

孫批胡刻文選

孫批胡刻文選

文選二

梁昭明太子撰

森學李富丞府錄事參軍亦崇賢館直學士巨李善注上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物色

宋玉風賦

潘安仁秋興賦

謝惠連雪賦

謝希逸月賦

鳥獸

賈誼鵬鳥賦

欄正平鸚鵡賦

張茂先鶴鶴賦

顏延年赭白馬賦并序

鮑明遠舞鶴賦

志

班孟堅幽通賦

張平子思女賦

張平子歸田賦一首

潘安仁閑居賦

哀傷

司馬長卿長門賦

向子期思舊賦

陸士衡歎逝賦

潘安仁懷舊賦

潘安仁寡婦賦

江文通恨賦

江文通別賦

論文

陸士衡文賦一首

音樂

王子淵洞簫賦一首

傅武仲舞賦一首

馬季長長笛賦一首

嵇叔夜琴賦一首

潘安仁笙賦一首

成公子安嘯賦一首

情

宋玉高唐賦一首

宋玉神女賦一首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一首

曹子建洛神賦一首

詩

補亡

東廣微補亡詩六首四言

述德

謝靈運述祖德二首五言

勸勵

韋孟諷諫一首四言

張茂先勵志一首四言

獻詩

曹子建上賁躬詩一首四言  
并表

曹子建應詔詩一首四言

潘安仁關中詩一首四言

公讌

曹子建公讌詩一首五言

王仲宣公讌詩一首五言

劉公幹公讌詩一首五言

應德理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一首五言

陸士衡皇太子讌夕圃宣猷堂有令賦詩一首四言

陸士龍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一首四言

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一首四言

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一首五言

范蔚宗樂遊應詔詩一首五言

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一首五言

顏延年應詔曲水讌詩一首四言

顏延年皇太子釋奠會詩一首四言

三希範侍讌樂遊苑送張徐州應詔詩一首五言

沈休文應詔樂遊錢白僧珍詩一首五言

祖錢

曹子建送應氏詩二首 五言

潘安仁金谷集作詩一首 五言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一首 五言

沈休文別范安成詩一首 五言

詠史

王仲宣詠史詩一首

左太冲詠史詩八首

盧子諒覽古詩一首

顏延年秋胡詩一首

鮑明遠詠史詩一首

百一

應休璉百一詩一首

遊仙

何敬祖遊仙詩一首

招隱

左太冲招隱詩二首

王康琚反招隱詩一首

遊覽

魏文帝芙蓉池作一首

謝叔源遊西池詩一首

謝靈運從遊京口北固應詔詩一首

謝靈運登池上樓詩一首

謝靈運遊赤石進帆海詩一首

孫子荆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一首 五言

謝宣遠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詩一首 五言

謝玄暉新亭渚別范零陵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三良詩一首

張景陽詠史詩一首

謝宣遠張子房詩一首

顏延年五君詠五首

盧子陽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郭景純遊仙詩七首

陸士衡招隱詩一首

殷仲文南州桓公九并作一首

謝惠連泛湖出樓中翫月詩一首

謝靈運曉出西射堂詩一首

謝靈運遊南亭詩一首

謝靈運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一首

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詩一首

謝靈運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詩一首

謝靈運從斤竹澗越嶺溪行詩一首

顏延年應詔觀北湖田收詩一首

顏延年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一首

顏延年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詩一首

鮑明遠行藥至城東橋詩一首

謝玄暉遊東田詩一首

江文通從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峯詩一首

沈休文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一首

沈休文宿東園詩一首

沈休文遊沈道士館詩一首

徐敬業古意酬到長史溉登瑤邪城詩一

詠懷

阮嗣宗詠懷詩十七首

謝惠連秋懷詩一首

歐陽堅石臨終詩一首

哀傷

嵇叔夜幽憤詩一首

曹子建七哀詩一首

王仲宣七哀詩二首

張孟陽七哀詩二首

潘安仁悼亡詩三首

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顏延年拜陵廟作一首

謝玄暉同謝諮議銅雀臺一首

任彥昇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

贈答

王仲宣贈蔡子篤一首

王仲宣贈士孫文始一首

王仲宣贈文叔良一首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劉公幹贈徐幹一首

劉公幹贈從弟三首

曹子建贈徐幹一首

曹子建贈丁儀一首

曹子建贈王粲一首

曹子建又贈丁儀王粲一首

曹子建贈白馬王彪一首

曹子建贈丁翼一首

嵇叔夜贈秀才入軍五首

司馬紹統贈山濤一首

張茂先荅何劭二首

何敬祖贈張華一首

陸士衡贈馮文熊遷并丘令一首

陸士衡荅賈謐一首 并序

陸士衡於承明作與士龍一首

陸士衡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陸士衡贈交趾太守顧公真一首

陸士衡贈從兄車騎一首

陸士衡荅張士然一首

陸士衡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陸士衡贈馮文巖一首

陸士衡又贈弟士龍一首

潘安仁為賈謐贈陸機一首

潘正叔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一首

潘正叔贈河陽一首

潘正叔贈侍御史王元貺一首

文選二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景善注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使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物色四時所觀之物色而為之賦又云有物有文曰物風行水上曰游易曰風行者汎也為能汎博萬物又云風者放也動

風賦氣放故曾子書曰陰陽偏則風物理志曰陰陽擊發氣也

宋玉賦賦見稱王逸楚辭序曰宋玉屈原弟子

楚襄王游於蘭臺之宮

說文曰殿風聲楚辭謂頃襄王曰王綰繖蘭臺徐廣曰靖臺也七見切宋玉景差侍有風殿然而至景差亦曰風殿殿兮木蕭蕭王迺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

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渾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通義曰陰陽散為風風氣無根也管子

所漂不避貴賤美惡今子獨以為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句來巢空穴來風枳句來巢

句也說文曰句曲也古疾切似摘屈曲也考工記曰摘曲為枳莊子曰枳棘得枳棘之句間振動掉掉又

鳥喜巢其中也其所託者然則風氣殊焉因字非也王曰夫風始安生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莊子

其大者曰蘋聊璞曰水萍也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春秋元命包曰陰陽起而為風侵淫漸進也土囊大

數大尺為風井上緣泰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也門曲飄忽湖滂激颺燥怒湖滂風擊物聲湖滂冰切燥怒如響

切恥恥雷聲迴穴錯迓恥侯萌切埤蒼曰眩眩風聲廣雅曰眩聲也十洲記曰方朔在北海上有風聲響迓

伐木梢殺林莽躁動也伐擊也漢書音義應至其將衰也被麗披衝孔動捷被麗披衝孔動捷也字林曰捷拒門也

散轉移聚解明貌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宮邱華葉而振氣說文曰邱與振古字通

於桂椒之間翱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廣雅曰菁華也獵蕙草離秦衡獵感也秦香草也衡杜衡也

出於隴西天梁新夷被黃楊留夷也易曰枯楊生稊玉弼曰稊者楊之秀也穉與黃同徒矣切迴覽五射君

眾芳然後倘伴中庭北上玉堂伴猶伴也躋子羅帷經于洞房迺得為大王之風也說文曰穉穉增軟即夕曰穉

容修態故其風中人狀直懣懣懣清涼增欬素問曰若汗出逢虛風其中人也楚詞曰穉穉增軟即夕曰穉

古切軟清涼冷愈病析醒清涼清冷清涼之貌也愈猶差也漢書曰穉穉增軟即夕曰穉

也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墮然起於窮巷之間墮窟窟揚塵窟窟然風起之貌

系北月文選 卷三 坡川朱氏藏本



與前對照極活  
只須如此更不  
贅一詞卻有無  
窮餘味

因秋與感於平  
真情惜不能如  
乘李慶之勇退  
耳然其詞旨可  
憐龍馬池魚胡  
自圍乃爾  
以二毛與感因  
秋而賦所謂感  
時之道蓋者此  
一篇本旨

蓮蓬興嗟託言  
歸志此賦所由  
作也  
以盛衰榮悴說  
起為一篇之冠  
落於秋字借九  
辨之詞說入

前半寫秋乃興

塊風野塵許慎曰燥突也淮南子曰揚  
勃鬱煩冤衝孔襲門勃鬱煩冤風迴旋之貌司  
動沙塊吹死灰塊非也

駭濁濁揚腐餘廣雅曰駭起也言風之來馳入濁濁之貌也樂揚腐腐之餘家切邪薄入窺牖至於室盧記孔子曰

故其風中人狀直慄鬱邑馭溫致濕煩濁之後字林曰濕濁也王途楚語注曰鬱邑於人身體令惡也馭溫

問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又曰中央生濕濕熱也中心慘怛生病造熱慘怛憂勞也慘錯感切方言曰担痛也素問黃帝

生於中脘為疹得目為蔑說文曰眇蔑病也呂氏春秋古字通曰結切賤充友切嗚嗚嗽獲死生不卒中風人曰

熱也士百切嗽也山角切聲類曰獲大喚也宏泰切獲與嘍古字通辛七忽切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潘安仁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十四年晉武帝太始十四年也左氏傳宋襄

將寓直于散騎之省戴聖曰晉書賈充也世謂曰桓石方既襄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黃中郎將省合在何處

有人答云無省當時殊近古問何以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叙云兼虎黃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云云

劉謙之徵紀云云欲復虎黃中郎將疑訪之僚屬咸莫能定宋軍劉菊之對昔潘岳秋興賦叙云兼虎黃中郎將

寓直於散騎之省以高閣連雲陽景罕曜言閣之高而且深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焉游處珥猶插也蔡邕獨

加附附蟬鄭少禮記注曰襲重衣也漢書曰班伯與王許遊處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皆酒呂氏春秋田

替曰若夫偃息之義則未聞也范曄後漢書曰王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胡快切上農

魏田父有耕於野者攝官承乏猥朝朝列左氏傳韓厥謂齊侯曰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者風興晏寢匪遑毛

曰不遑寢矣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塗翰操紙慨然而賦翰筆也說文曰慨太息也字

秋也故以秋興命篇興者記事於物其辭曰四時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

與私百代序鳴鳥鶯花時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託字林曰薛更別種上吏感冬索而春數兮嗟夏茂而秋落

賦曰萬物迴薄孔安國尚書傳曰索盡也又曰敷布也又曰已布而生雖末士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韓非曰慢末士之亂曲

末愁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為氣也王逸注曰寒氣也騷兮陰氣促急草木搖落葉葉墮也而變衰易體

秋也故以秋興命篇興者記事於物其辭曰四時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

秋也故以秋興命篇興者記事於物其辭曰四時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

秋也故以秋興命篇興者記事於物其辭曰四時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

秋也故以秋興命篇興者記事於物其辭曰四時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



感之由後半寫  
興乃因秋興感  
全在中間一轉  
得力  
寫秋處傲然動  
人此正為轉關  
處作勢耳

以始見二毛而  
興以遲暮之感  
與也一篇之關  
鍵在此一轉生  
出後半文字

忽念歸來此所  
謂興之所至也  
收得秋意為秋  
興二字之結

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盡野有歸燕隰有翔隼  
楚辭曰燕解其辭歸也為擊之鳥通呼曰隼一曰  
隼春化尾亦穀文子曰鷹隼未擊羣羣不得張 游氛朝與稿葉

夕殞  
杜預左氏傳注曰氣也鄭玄曰是西屏輕楚所釋織絳曰氏春秋曰冬不用蕙秋愛護也清有餘也高  
毛詩箋曰木葉落得風乃落 於是西屏輕楚所釋織絳曰氏春秋曰冬不用蕙秋愛護也清有餘也高

藉莞弱若御袷衣  
蒲子以為華席也又曰洽衣無絮也古洽切 庭樹槭以灑落兮勁風戾而吹帷  
賦木也 賦木也

之蟬嘒嘒而寒吟兮鴈飄飄而南飛  
毛詩曰鴈飛鴈鳴蟬鳴也古洽切 天晃朗以彌高兮日悠揚而浸微  
言晃朗而高明楚辭曰天高而氣清禮記曰仲秋殺氣浸涼也 何微陽之短晷覺涼夜之方末  
尚書曰日短星昴言晃朗而高明楚辭曰天高而氣清禮記曰仲秋殺氣浸涼也

景毛詩曰七月流火毛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  
王逸楚辭注曰耿介猶守度毛詩曰耿介 悟時歲之

道盡兮慨俛首而自省  
楚辭曰慨忽忽而道盡毛詩傳曰道終也廣雅曰道急也班固以承弁兮素髮殿以

垂領而影字林亦同  
楚辭曰垂領而影字林亦同 仰翠雉之逸軌兮攀雲漢以游騎登春臺之熙熙兮

金貂之烟烟  
詔曰戴金貂之飾常伯之職也董巴與服志曰侍中象金瑋附蟬為文貂尾為飾廣雅曰烟烟光

苟趣舍之殊塗兮庸詎識其躁靜  
曹詎知吾所謂知非不知非司馬彪曰庸詎何用也老子曰重為輕根靜為躁

一馬也郭象曰夫自是非非彼我之常情也故以馬喻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之非馬也此以喻指之  
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為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是非非若反覆相

死周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老子曰出生入死韓子曰人一行投趾於容跡兮殆不踐而獲底闕側足以及泉  
始於生而卒於死始於存而卒於亡

步雖猴狔而不履  
言人之行投趾於容跡之地近不踐而獲安若以足外為無用欲闕之及泉雖則捷若猴狔

大也人之所用無用耳然則則足而整之致黃泉尚有用乎惠子曰龜祀骨於宗祀兮思及身於綠水  
莊子曰莊子之於水也

往矣吾將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絃以高厲  
楚辭曰高厲也字林曰破破也 耕東臯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  
禮記曰

華深秋水之消消兮玩游儻之激激  
莊子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金人銘曰消消不壅將成江河莊子曰莊





此賦與小謝畧  
同更為輕倩畧  
無形似之語只  
寫月夜之情非  
為賦月也賦至  
此自居逸品

假陳王立局與  
雪賦同意端委  
多情致

怨道傷遠正為  
二歌伏筆法自  
好

前寫月之故實  
次入即景之語  
後言興感之情  
大意全在二歌  
見出由始升以  
及既沒前後自  
相照應也

寫月處只幾語  
遠乃以月夜風  
景多作旁綴以  
引入入勝

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

義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鴻安丘嚴平頌曰無營無欲滄海淵清

月賦之望舒諒文曰沈潛謂地高明謂天左

明柔克孔安國曰沈潛謂地高明謂天左

氏傳曰太叔曰子產云禮天之經地之義日以陽德月以陰靈

陽德消濟也若英若木之英也西冥昧谷也月盛於

之精擅扶光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

居也淮南子曰夾野之山有赤樹青葉桑又曰若木未有十日其華照下地高誘曰若木瑞有扶木九日居下故曰味

引兮兔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

自注曰朝臺天臺之台四星在織女東淮南子曰月者陰精之宗積成爲魄象兔形春秋元命苞曰月之爲言開也

元命苞曰太

歸藏曰昔常娥以不死之藥奔月論語曰皇皇后帝張泉觀象賦曰寥寥帝夜自注云帝夜謂太微宮也春秋

微為天庭

東方所謂之側匿側匿則王侯霸卿也月見東方曰朏而月見西方曰魄魄則王侯霸卿也

得所則謂之人君有謙沖不自盈大也禮記注曰月三日而成魄是月以禮有三禮也魄女六切賦大鳥勿馳芳

謝希逸

沈約宋書曰謝希逸字希逸年三十六歲曰憲子所著文章四百餘篇行於代

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

徐陳陳王應劉以起賦端也陳王昔種也應劉應場劉楨也魏文帝書

塵凝樹

言無復遊故綠若生而應劉一時俱逝孫卿子曰其為水也衣

小切爾

云曰病痛也恰察也家

迺清蘭路蕭桂苑

蕭桂苑有桂之苑楚懷王不怡中夜

弭蓋秋阪

王逸楚辭注曰騰馳也禮記曰季秋

月流天

長歌行曰昭昭乎沈吟齊章

命仲宣

此假王仲宣也毫筆毫也文賦曰

人爾雅曰

英華也郭璞曰漢書音義章曰

味道

情學孤奉明恩

臣聞沈潛

既義高明既經潛潛剛克沈

擅扶光

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

引兮兔

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

元命苞

曰太

歸藏曰

昔常娥以不死之藥奔月

微為天

庭

東方所

謂之側匿側匿則王侯霸卿也

得所則

謂之人君有謙沖不自盈大也

切多兩

然

澤則兩

也

雲斂天末

賦文曰雲雨止也西京賦曰

委照而

吳業

洞庭始

波木葉微脫

菊散芳

於山椒

流哀於

江瀨

若夫

氣霽地表

楚辭曰

白日出兮悠悠長門賦曰

望中庭

之藹藹若季秋之降霜

望中庭

之藹藹若季秋之降霜

望中庭

之藹藹若季秋之降霜

望中庭

之藹藹若季秋之降霜

望中庭

之藹藹若季秋之降霜

望中庭

之藹藹若季秋之降霜

望中庭

之藹藹若季秋之降霜

望中庭

之藹藹若季秋之降霜

望中庭

之藹藹若季秋之降霜

望中庭

之藹藹若季秋之降霜

望中庭

之藹藹若季秋之降霜

望中庭

之藹藹若季秋之降霜

望中庭

之藹藹若季秋之降霜

君玉切陳王而入悲歌正在起處著想找出行較之情

湖月長歌與前怨遠傷之意兩兩相應妙在合當時情事於不即不離之間先傷其遠次望其還託意美人亦懷賢念友之意

賦之有序佐例也然高厚神女等賦序即是賦以問答成文中間多用韻語如鵬鳥賦等序乃序作賦之緣由耳  
因鵬鳥以為賦非賦鵬鳥也與鵝鵠及鶴等類為作法自是不同須分別看只為吉凶死生字不能混脫故

列宿掩緜長河韜映楚辭曰若列宿之錯置說文曰縹紫朱飾冰淨觀飛觀也徐幹七喻曰連君王迺賦曰除殿陛也君王迺賦曰除殿陛也晨懼樂宴收妙舞弛清縣賦曰樂乘弛縣周禮曰大夏祀縣鄭步解也韋昭曰弛廢也去燭房即月殿芳酒登鳴琴薦若迺涼夜自淒風篁成韻篁竹叢生也風親懿莫從羈孤遊進觀美也稱鉞親也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鉞親杜預曰鉞草禽之夕聞聽朔管之秋引詩曰鶴鳴鶴也抱朴子曰蛟龍獨立而阜翁之響振也胡管羌笛於是絃桐練響音容選和絃桐琴也坪蒼曰練揮也練風始削桐為琴練絲為絃侯或箏賦曰察其徘徊房露惆悵陽阿防露蓋古曲也文賦曰霜防露與桑間又奏發揚阿部人聽之聲林虛籟淪池滅波此言風料息也聲林而籍管淪池而大波滅氣華名曰風賦曰幽林絕響巨

怨遠傷之意兩兩相應妙在合當時情事於不即不離之間先傷其遠次望其還託意美人亦懷賢念友之意  
長歌楚辭曰鬱結紆紆兮離愁而長翰王遠曰紆曲  
歸賦曰絕音塵於江介託影響平長渭淮南子曰臨風歎兮將焉歌川路長兮不可越楚辭曰臨風歌響未終  
道德之論譬如日月馳騁千里不能改其處也  
餘景就畢滿堂變容迥違如失說文曰滿堂飲酒莊子曰黃帝反歸問然若有所失也又稱歌曰月既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景兮賦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露人衣魏文帝善哉行曰露谷多悲風霜露露人衣陳王曰善迺命執事獻壽羞璧左氏傳原成叔曰敢私於執事史記曰平原君以千金為敬佩玉音復之無斃毛詩

金玉兩音尚書曰我有周無歌兩雅曰駁駁也  
鳥獸兩雅曰兩足而羽謂之禽四  
鵬鳥賦并序  
賈誼漢書曰賈誼洛陽人也年十八屬文稱於郎中河南太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後文

誼為長沙王傅漢書云誼為長沙王傅三年誼入誼舍止於坐隅鵬似鴉不祥鳥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曰有鳥小如雞體有王發母唐顯無三年有鵬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鵬似鴉不祥鳥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曰有鳥小如雞體有

出城鵬誼既以適居長沙誼曰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延為賦以自廣自廣自廣其辭曰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兩雅曰水歲在卯單闕徐庚子日斜兮鵬集于舍李斜曰日也止于坐隅兮貌甚閑暇閑暇也

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也萃集發書占之兮識言其度說文曰識驗也野鳥入室兮主人將去請問于

系比月川文星



連點道字乃所以知命而不憂也  
論理之文不入  
虛賢以其言之  
顯透也誰謂賦  
家不可說理字

全是寄托之詞  
分明為才人寫  
照正平豪氣不  
免有榮耀之感  
讀此賦不能不  
為之一篇大喜發  
端有此一篇  
能言識機為此  
鳥之所獨擅蓋  
既以能言而見  
為庶幾以識機  
而過禍是作賦  
者用意處  
美或作美  
前言其所由來  
中言其至有離  
羣之感後言其  
懷歸而遂與感  
思託命之思明

每生善曰鷓鴣子曰夸者死權自貴齊容殉名司馬彪莊  
子注曰夸虛名也孟康曰每貪也莊子曰貪生失  
娶休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地合其德天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  
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也孔子謂老聃曰形體若槁木似遺  
物而位於獨也鷓鴣子曰聖人指物又曰至人不遺動與道俱  
或感迫於嗜慾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文子曰得天地之道無為者  
馬仲尼問於顏回曰何謂坐忘回曰坐忘者忘其心也忘其心也  
寥廓忽忘元氣未分之貌廣雅曰寥乘流則逝兮得域則止孟康曰  
深也廓空也鷓鴣子曰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域則止孟康曰  
流以逝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鷓鴣子曰縱軀委命與時往來其  
泛乎若不繫之舟心平鷓鴣子曰泛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  
芥何足以疑鷓鴣子曰細故裂前美足以疑芥刺銀也

鷓鴣賦并序山海經曰黃山有鳥其狀如鴉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  
鸚鵡賦鸚鵡也注曰舌似小兒舌胸指前後各兩趾一作鸚鵡莫口切

禰正平名不欲殺之送劉表後復侮慢於表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長子射為  
曰禰先生客之衡視舉而作辭影甚麗後黃祖殺之時年二十六

時黃祖太子射亦賓客太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禰處士應劭風俗通曰處  
曰願先生客之衡視舉而作辭影甚麗後黃祖殺之時年二十六

明慧聰善羽族之可貴與引曰來儀集願先生為之賦使四坐成共榮觀不亦可乎  
觀燕處超然衡因為賦筆不停

綴文不加點其辭曰惟西域之靈鳥兮擬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兮合火德之明輝  
西域謂隴岷出此鳥

歸藏彭篋曰金水之物其色曰鸚鵡能言百鳥飛鳴月令章句曰天官五獸前有朱雀鸚鵡火之體也性辯慧而  
能言兮才聰明以識機禮記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王故其嬉游高峻栖峙幽深也時立也嬉樂飛不妄集翔必

擇林紺趾丹紫綠衣翠衿說文曰紺深也青而揚赤也采采麗容咬咬好音韓詩曰采采衣服薛君曰采采黃鳥也韻略曰隴  
同族於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皇而等美焉比德於眾禽於是美芳聲之遠暢偉靈表之可嘉命虞人於隴

抵詔伯益於流沙漢書音義應劭曰天水有大阪曰隴岷尚書帝曰益汝作朕  
羅雖綱維之備設終一目之所加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即無以得鳥也且其容止閑暇守植安停

閑暇王逸楚辭逼之不懼撫之不驚不懼定以知勇寧順從以速害不違逆以喪生毛詩序曰君  
注曰植志也

系比月文選卷二





味於自居故

賦只就比整齊

之耳用意處正

在反照以見筆

鳥之可危以目

不用字為眼目

招出微禽以

小立論於篇尾

前段言鴛鴦後

段言鴛鴦只就

序中意行之文

氣平淡無奇於

寄託中卻有遠

致

詳言眾鳥以為

意處也

取禽作三層一

鼎俎一維繫一

以形體具奇皆

以有用為累者

也

齊大小之見裁

本莊子為起處

之應

賦物之法亦兼

比與賦三義即

如鴛鴦是與鴛

鴛鴦是與鴛

白馬是賦總不

出乎六義之首

也亦可以類推

其餘矣

匹游列女傳姜后曰雖鳩之鳥翩翩然有以自樂也

鴛鴦也山海經曰景山多就鴛鴦色多力鴛鴦狀如鴛而大漢書音義應劭曰雄或凌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

天邊之地也楚辭曰載赤霄而翰舉足以沖天背距足以自衛三年不翼黃乃沖高舉也史記楚莊王曰中有鳥

以自守衛西京賦曰背距為刀鉞然皆負矰罽繳羽毛入貢何者有用於人也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

易曰天地造生萬物咸成又曰造化道也淮南子曰大夫無為與造化遊惟

鴛鴦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

北海若曰吾受氣於陰

切呼

毛弗施於器用肉弗登於俎味

左氏傳曰吾受氣於陰

置衝

樹蒙蒼

食曰

子曰

道順理

以招累

書曰

以形體具奇皆

以有用為累者

也

齊大小之見裁

本莊子為起處

之應

賦物之法亦兼

比與賦三義即

如鴛鴦是與鴛

鴛鴦是與鴛

白馬是賦總不

出乎六義之首

也亦可以類推

其餘矣

匹游列女傳姜后曰雖鳩之鳥翩翩然有以自樂也

鴛鴦也山海經曰景山多就鴛鴦色多力鴛鴦狀如鴛而大漢書音義應劭曰雄或凌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

天邊之地也楚辭曰載赤霄而翰舉足以沖天背距足以自衛三年不翼黃乃沖高舉也史記楚莊王曰中有鳥

以自守衛西京賦曰背距為刀鉞然皆負矰罽繳羽毛入貢何者有用於人也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

易曰天地造生萬物咸成又曰造化道也淮南子曰大夫無為與造化遊惟

鴛鴦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

北海若曰吾受氣於陰

切呼

毛弗施於器用肉弗登於俎味

左氏傳曰吾受氣於陰

置衝

樹蒙蒼

食曰

子曰

道順理

以招累

書曰

以形體具奇皆

以有用為累者

也

齊大小之見裁

本莊子為起處

之應

賦物之法亦兼

比與賦三義即

如鴛鴦是與鴛

鴛鴦是與鴛

白馬是賦總不

出乎六義之首

也亦可以類推

其餘矣

匹游列女傳姜后曰雖鳩之鳥翩翩然有以自樂也

鴛鴦也山海經曰景山多就鴛鴦色多力鴛鴦狀如鴛而大漢書音義應劭曰雄或凌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

天邊之地也楚辭曰載赤霄而翰舉足以沖天背距足以自衛三年不翼黃乃沖高舉也史記楚莊王曰中有鳥

以自守衛西京賦曰背距為刀鉞然皆負矰罽繳羽毛入貢何者有用於人也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

易曰天地造生萬物咸成又曰造化道也淮南子曰大夫無為與造化遊惟

鴛鴦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

北海若曰吾受氣於陰

切呼

毛弗施於器用肉弗登於俎味

左氏傳曰吾受氣於陰

置衝

樹蒙蒼

食曰

子曰

道順理

以招累

書曰

以形體具奇皆

以有用為累者

也

齊大小之見裁

本莊子為起處

之應

賦物之法亦兼

比與賦三義即

如鴛鴦是與鴛

鴛鴦是與鴛

白馬是賦總不

出乎六義之首

也亦可以類推

其餘矣

匹游列女傳姜后曰雖鳩之鳥翩翩然有以自樂也

鴛鴦也山海經曰景山多就鴛鴦色多力鴛鴦狀如鴛而大漢書音義應劭曰雄或凌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

天邊之地也楚辭曰載赤霄而翰舉足以沖天背距足以自衛三年不翼黃乃沖高舉也史記楚莊王曰中有鳥

以自守衛西京賦曰背距為刀鉞然皆負矰罽繳羽毛入貢何者有用於人也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

易曰天地造生萬物咸成又曰造化道也淮南子曰大夫無為與造化遊惟

鴛鴦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

北海若曰吾受氣於陰

切呼

毛弗施於器用肉弗登於俎味

左氏傳曰吾受氣於陰

置衝

樹蒙蒼

食曰

子曰

道順理

以招累

書曰

以形體具奇皆

以有用為累者

也

齊大小之見裁

本莊子為起處

之應

賦物之法亦兼

比與賦三義即

如鴛鴦是與鴛

鴛鴦是與鴛

白馬是賦總不

出乎六義之首

也亦可以類推

其餘矣

匹游列女傳姜后曰雖鳩之鳥翩翩然有以自樂也

鴛鴦也山海經曰景山多就鴛鴦色多力鴛鴦狀如鴛而大漢書音義應劭曰雄或凌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

天邊之地也楚辭曰載赤霄而翰舉足以沖天背距足以自衛三年不翼黃乃沖高舉也史記楚莊王曰中有鳥

以自守衛西京賦曰背距為刀鉞然皆負矰罽繳羽毛入貢何者有用於人也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

易曰天地造生萬物咸成又曰造化道也淮南子曰大夫無為與造化遊惟

鴛鴦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

北海若曰吾受氣於陰

切呼

毛弗施於器用肉弗登於俎味

左氏傳曰吾受氣於陰

置衝

樹蒙蒼

食曰

子曰

道順理

以招累

書曰

以形體具奇皆

以有用為累者

也

齊大小之見裁

本莊子為起處

之應

賦物之法亦兼

比與賦三義即

如鴛鴦是與鴛

鴛鴦是與鴛

白馬是賦總不

出乎六義之首

也亦可以類推

其餘矣

匹游列女傳姜后曰雖鳩之鳥翩翩然有以自樂也

鴛鴦也山海經曰景山多就鴛鴦色多力鴛鴦狀如鴛而大漢書音義應劭曰雄或凌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

天邊之地也楚辭曰載赤霄而翰舉足以沖天背距足以自衛三年不翼黃乃沖高舉也史記楚莊王曰中有鳥

以自守衛西京賦曰背距為刀鉞然皆負矰罽繳羽毛入貢何者有用於人也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

易曰天地造生萬物咸成又曰造化道也淮南子曰大夫無為與造化遊惟

鴛鴦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

北海若曰吾受氣於陰

切呼

毛弗施於器用肉弗登於俎味

左氏傳曰吾受氣於陰

置衝

樹蒙蒼

食曰

子曰

道順理

以招累

書曰

以形體具奇皆

以有用為累者

也

齊大小之見裁

本莊子為起處

之應

賦物之法亦兼

比與賦三義即

如鴛鴦是與鴛

鴛鴦是與鴛

白馬是賦總不

出乎六義之首

也亦可以類推

其餘矣

匹游列女傳姜后曰雖鳩之鳥翩翩然有以自樂也

鴛鴦也山海經曰景山多就鴛鴦色多力鴛鴦狀如鴛而大漢書音義應劭曰雄或凌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

天邊之地也楚辭曰載赤霄而翰舉足以沖天背距足以自衛三年不翼黃乃沖高舉也史記楚莊王曰中有鳥

以自守衛西京賦曰背距為刀鉞然皆負矰罽繳羽毛入貢何者有用於人也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

易曰天地造生萬物咸成又曰造化道也淮南子曰大夫無為與造化遊惟

鴛鴦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

北海若曰吾受氣於陰

切呼

毛弗施於器用肉弗登於俎味

左氏傳曰吾受氣於陰

置衝

樹蒙蒼

食曰

子曰

道順理

以招累

書曰

以形體具奇皆

以有用為累者

也

齊大小之見裁

本莊子為起處

之應

賦物之法亦兼

比與賦三義即

如鴛鴦是與鴛

鴛鴦是與鴛

白馬是賦總不

出乎六義之首

也亦可以類推

其餘矣

匹游列女傳姜后曰雖鳩之鳥翩翩然有以自樂也

鴛鴦也山海經曰景山多就鴛鴦色多力鴛鴦狀如鴛而大漢書音義應劭曰雄或凌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

天邊之地也楚辭曰載赤霄而翰舉足以沖天背距足以自衛三年不翼黃乃沖高舉也史記楚莊王曰中有鳥

以自守衛西京賦曰背距為刀鉞然皆負矰罽繳羽毛入貢何者有用於人也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

易曰天地造生萬物咸成又曰造化道也淮南子曰大夫無為與造化遊惟

鴛鴦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

北海若曰吾受氣於陰

切呼

毛弗施於器用肉弗登於俎味

左氏傳曰吾受氣於陰

置衝

樹蒙蒼

食曰

子曰

道順理

以招累

書曰

以形體具奇皆

以有用為累者

也

齊大小之見裁

本莊子為起處

之應

賦物之法亦兼

比與賦三義即

如鴛鴦是與鴛

鴛鴦是與鴛

白馬是賦總不

出乎六義之首

也亦可以類推

其餘矣

匹游列女傳姜后曰雖鳩之鳥翩翩然有以自樂也

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鱗鱗巢於蚊睫按大鵬彌乎天隅晏子春秋景公曰天下有極細者乎對曰有東海有通  
者命曰鵝鵝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餘短者不為不足鵝化而為鵝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  
安知大小之怒如莊子北海若曰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因其所  
楮白馬賦劉芳毛詩義證曰彭白雜  
毛曰駁形赤也即楮白也

顏延年

美絕倫絕倫時吳國內字劉仲以爲行軍參軍後爲秘書監太常平

賦曰覺之馬妙有安頓得其風骨合韻錄之旨故推名作

騷不稱力馬以龍名論語曰騷不稱其力上爲龍豈不以國尚威容軍賦音伏趨迅而已傳步乘與馬賦曰功

顯又曰文采其德式耀其威虞中丞昭君辭曰聯雲隱天山崩風盪河澳朔聲寒築如木實有騰光吐圖疇德

原嘶代駮頽頽尚書中依曰祥見即詩曰四牡有墉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于日櫻絳光出河龍馬銜甲赤文是

瑞聖之符焉綠色脰壇曰甲圖宋史曰稷備也黃伯仁龍馬賦曰或有奇貌絕定蓋爲聖德而生疇昔也

以語崇其靈世榮其至我高祖之造宋也德與彭越縣人後封宋王受晉禱五方率職四隩入貢禮記曰中國

方之人魏都賦曰樂率職貢尚書曰四隩既宅孔雲國曰四方祕寶盈於王府文駟列乎華廡周禮曰玉玩好

之宅可居四隩四方之體也漢書曰古者諸侯以時入貢

尚書曰宋人則以馬百駟贖華元漢舊儀有承華廡白身左乃有乘輿楮白特稟逸異少姿妙簡帝心用錫聖阜滿安仁

氏傳曰宋人則以馬百駟贖華元漢舊儀有承華廡白身左乃有乘輿楮白特稟逸異少姿妙簡帝心用錫聖阜夏侯湛

諫曰妙簡邦用錫見下文同馬廡莊子注曰稷備也黃伯仁龍馬賦曰或有奇貌絕定蓋爲聖德而生疇昔也

天方簡帝心用錫見下文同馬廡莊子注曰稷備也黃伯仁龍馬賦曰或有奇貌絕定蓋爲聖德而生疇昔也

衰而藝美不忒寂寥傳曰馬齒加長矣爾雅龍養兼年恩隱周渥賈逵國語注曰龍受也周書曰小人濯厚年

歲老氣彈斃于內棧伯樂曰我善治馬編之以阜棧也馬鹿曰枝若擗淋施之濕地也毛長詩傳曰人濯厚年

外傳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其御者此何馬也曰公家畜也疲而不任用故出之乃詔陪侍奉述中旨

方謂然嘆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任者不爲也東帛而曠之長楊賦曰自上不用故出之乃詔陪侍奉述中旨

末臣庸蔽敢同獻賦其辭曰崔瑗胡公碑曰唯

惟宋二十有二載盛烈光乎重葉宋文帝十七年也沈約宋書曰文帝諱義隆武帝第二武義粵其肅陳文教

迄已優洽羽獵賦曰武義動於南鄰尚書曰自武至文故曰重葉毛萇詩傳曰葉世也上國語訪國美於舊

史考方載於往牒兩都賦序曰國家之遺美西京賦曰學乎舊說文札釋曰昔帝軒陟位飛黃服阜春秋命

帝軒受圖雖授麻尚書曰涉陟帝位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於后唐庾錄赤文候曰東唐謂堯也庾錄曰

是飛黃服阜高誘曰飛黃如狐首左有角乘之壽三千歲也天馬歌曰天馬來從西極漢書曰武帝元鼎四年

于曰授也漢道亨而天驥呈才杜預左氏傳注曰亨通也天馬歌曰天馬來從西極漢書曰武帝元鼎四年

已見上注漢道亨而天驥呈才馬生淫注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武帝時遭刑也田儼煌煌界數於

水虜習及之代上人持勒得取得其異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作天馬後魏德樹而澤馬効質

說文曰楛盛也魏志曰文帝黃初中於伊逸倫之妙足自前代而間出公孫劄贊曰並榮光於瑞典登郊歌

上黨得澤馬魏都賦曰澤馬千阜

首段言馬之由來以宋德說起見譬德瑞聖之行先序歷代興王並得神馬以效馳驅應序中騰光二句意









有此一折生出  
許多波瀾正在  
盤桓處頓跌耳

中後引古以評  
論之從昔字貫  
下大抵以窮達  
死生由乎天命  
而倚伏無論亦  
確然有一定之  
故惟知道者為  
能定命也

此倚伏者言之  
似乎無定而若  
有一定者存定  
之者其誰耶

以孔氏為宗前

家曰登山遠望見深谷攬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曰越勿墜曹大家曰言夢臨深谷欲墜見神待葛來授我物韋昭曰音昕寤而仰思兮

心矇矓猶未察曹大家曰物昕晨日明也言其吉曰黃神貌而靡質兮儀遺識以臆對應劭曰黃黃帝也作占夢

所質問依其遺識文以智聽為對也日乘高而還神兮道遐通而不迷曹大家曰遐遇也迷惑之象也葛絲絲

於穆木兮詠南風以為綏曹大家曰詩周南國風曰南有樛木葛藟纍纍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祗曹大

曰備備小心如臨于谷此皆敬慎之戒也曹大家曰孟勉也曹進也過及楚辭曰時不可兮再得承靈訓其虛

子孟晉以迨羣兮辰倏忽其不再孟何也曹大家曰孟勉也曹進也過及楚辭曰時不可兮再得承靈訓其虛

徐芳矜盤桓而且俟曹大家曰靈神靈也虛徐狐疑也矜立也盤桓不進惟天地之無窮兮鮮生民之晦在曹

家曰鮮少也晦士幾也言天地無窮極民在其間上壽一紛屯運與蹇連兮何艱多而智寡漢書音黃曰世

曹大家曰屯蹇皆難也周易上聖進而後拔兮雖群黎之所禦曹大家曰連繩也禦止也曹大家曰連繩也

曰也如遭劫又曰往蹇來連上聖進而後拔兮雖群黎之所禦康煥并湯囚夏臺文王拘羑里孔子畏罪在陳

自絕糧皆餓斃難然後自放張晏曰豈衆人之所能預昔衛叔之御音訝昆兮昆為寇而喪子國奈何文公遂衛

侯而立叔武叔武立治及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終殺叔音訝昆兮昆為寇而喪子國奈何文公遂衛

對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之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預其終始誰能預知其始終吉凶也雅造怨而

先賞芒子繇惠而被戮漢書曰六年春正月上巳日封功臣二十餘人上居南宮皆後道人外受諸將往往偶語仇

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為不足徧封而恐以過失誅故相謀謀反上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羣臣共

知堅矣於是封雍齒為什方侯臣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數害我張良曰今急先封雍齒羣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

賢豈相庇哉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為項王漢王曰丁公為臣不忠遂斬之栗取弔于道所也吉兮

王膺慶於所感應劭曰孝景栗栗男為太子栗妃母乃廢太子素諱江而栗子愈愈立以夏死又曰

皇太后令母叛迴亢其若茲兮北叟頗識其倚伏曹大家曰叛亂也迴邪也亢僻也禍福相及韓詩曰謀備迴亢









用意甚善極長  
篇之能事  
孤立寡合此與  
感之由所以不  
可一世而欲遠  
舉  
說到守義安貧  
作一小頓下乃  
言其故以引  
起下堂之詞為  
通篇提挈  
俗尚如此而已  
如彼何以自安  
所以欲謀之卜  
筮也此與之意  
全微離騷温卷  
禮義等語已為  
一見始終不失  
乎此

肥遯之象乃全  
篇大局如象山

謂之入元善也長也入世者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會計履歷恒精歲大臨鹿降庭堅他客叔達言此  
八人齊居廣淵明也蓋試天下之民謂之入世尚書曰高宗夢得說德百工管求諸野得諸傅巖  
及高祖也良善曰楚辭曰蒨我後時將無及何孤行之楚楚兮子不羣而介立行楚楚也楚辭曰既博驚駑之特  
不遇也 且獲譴于羣弟兮營金勝而後信 善曰尚書曰武王既罷管叔乃流言於國曰公將弗利於孺子秋大孰未稷天大雷  
雷覆也 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 善曰楚辭曰獨便情而煩毒焉 爲法也尚書曰蒸民乃無自斃而後傷之冒其  
迷惑兮羌孰可爲言己 善曰楚辭曰獨便情而煩毒焉 爲法也尚書曰蒸民乃無自斃而後傷之冒其  
執事 願竭力以守誼兮雖貧窮而不改 善曰楚辭曰獨便情而煩毒焉 爲法也尚書曰蒸民乃無自斃而後傷之冒其  
執事 願竭力以守誼兮雖貧窮而不改 善曰楚辭曰獨便情而煩毒焉 爲法也尚書曰蒸民乃無自斃而後傷之冒其  
執事 願竭力以守誼兮雖貧窮而不改 善曰楚辭曰獨便情而煩毒焉 爲法也尚書曰蒸民乃無自斃而後傷之冒其

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 願日披瀝兮日披瀝也周易曰无平不波廣雅曰被邪也 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 鄭  
曰惟思也善曰楚辭曰惟天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航知也善曰賈逵曰抑止也孫卿子曰倫合苟容以持祿周書  
無欲兮笑以于媚兮非余心之所嘗 干求也嘗行也善曰楚辭曰 襲溫恭之蔽衣兮被禮義之繡裳 襲衣也蔽衣也五色  
航衣至止 辭真亮以爲聲兮雜伎藝以爲珩 珩猶文也聲所以帶佩也手伎之伎體才曰藝珩瑯也善曰說文曰珩文也又曰  
中者說文曰珩所行也從玉行聲字林曰珩珩玉所以節行大 昭綠藻與明珠兮璜聲遠而彌長 綠文也璜聲也璜文也又曰璜聲  
戴禮曰下車以珩玉爲度上有雙鴻下有雙鴻與衡音義同 昭綠藻與明珠兮璜聲遠而彌長 綠文也璜聲也璜文也又曰璜聲  
若君佩玉尊卑有序及泰以承組連 淹棲遲以恣欲兮耀靈忽其西藏 耀靈日也善曰毛詩曰衛門之下可以棲遲賦志曰古  
結於綠綉之綾漢承秦制用而弗改 淹棲遲以恣欲兮耀靈忽其西藏 耀靈日也善曰毛詩曰衛門之下可以棲遲賦志曰古  
而華子兮鷓鴣鳴而不芳 鷓鴣鳥名也以秋分鳴善曰楚辭曰鷓鴣鳴兮北華子也鷓鴣鳴之先鳴使夫未明耀靈不若日  
爲鳥 異二年之三秀兮道白露之爲霜 說文曰道也善曰楚辭曰三秀於空閭王連曰三秀謂芝草也毛詩曰時稟重而代序兮  
可與乎比仇咨姤嫫之難竝兮想依韓以流三楚 說文曰流也善曰楚辭曰時稟重而代序兮 可與乎比仇咨姤嫫之難竝兮想依韓以流三楚  
流去如 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彰 漸進也善曰楚辭曰漸冉而無成 心猶豫而狐疑兮即岐趾而臆情 即說也岐山名也  
曰欲從靈氣之吉占守心猶豫而狐疑蓋子 文君爲我端著兮利飛遁以保名 文君文王也遁到名也上九曰飛遁無不利謂去而避  
曰日文王之治也仕者世懷德力於勿 文君爲我端著兮利飛遁以保名 文君文王也遁到名也上九曰飛遁無不利謂去而避

徐比明刻文選 卷二 十一



木之夢與卜  
筮相連為後文  
伏案

由東至南由南  
至西兼及東南  
西南以為所經  
之處也其所經  
至皆窮極荒遠  
而言之  
篇中故實多取  
莊列准正山海  
經等書正以寓  
言非可核實論

中野為中道之  
象此處入黃靈  
訪命一段為前  
後極紐反覆引  
喻大似幽通賦  
筆法  
此段反覆言之  
專拈命字每引  
古人以證之要  
歸於天道後仁  
之意與前後相  
關合

兮存重華乎南都重華舜也善曰尚書曰重華協于帝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山多黃金其下多銀鑿帝之二女是常游江川漣沅之側交游瀟湘之淵在九疑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相擊曰開沙水淵也

也善曰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葬二妃從也鄭方曰離騷謂湘人也九疑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相擊曰開沙水淵也

流目眺夫衡阿兮衡阿衡山也觀有黎之圯墳記奇也善曰九疑國矣善曰馮衍志賦序曰遊情于南流曰入望左氏傳昭

痛火正之無懷兮火正祝融也善曰楚辭曰託山阪以孤魂託寄也善曰楚辭曰愁鬱鬱以慕遠兮慕遠慕也善曰楚辭曰

揚芒熛而絳天兮熛火也善曰淮南子曰水沓沓而涌濤濤風也善曰楚辭曰光芒也熛火飛也揚雄冀州賦曰

能乎留茲能乎留也善曰淮南子曰顧余而歎息兮顧余顧也善曰淮南子曰欲往乎西嬉西嬉西也善曰淮南子曰

於廣都兮廣都廣野也善曰淮南子曰撫若華而躋躋躋躋躋也善曰淮南子曰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華照下地也善曰淮南子曰

超軒轅於西海兮超軒轅也善曰淮南子曰跨汪氏之龍魚跨汪氏也善曰淮南子曰聞此國之千歲兮聞此國也善曰淮南子曰

曾焉足以娛余曾焉足以也善曰淮南子曰國在解山之際國在解山也善曰淮南子曰不經者八百

台行而虎身台行而虎身也善曰淮南子曰執鉞歎神化而蟬蛻執鉞歎神化也善曰淮南子曰月精粹而為徒月精粹而為徒也善曰淮南子曰

曰絕流以亂郭野絕流以亂郭野也善曰淮南子曰曰白明高誘注曰金靈曰故曰白明楚辭曰行中野而散之台音夷

歸兮悵徜徉而延佇歸兮悵徜徉也善曰淮南子曰黃帝葬於西海桐山神未東歸也應劭曰上郡涇陽縣有黃帝冢也

戒女戒女也善曰淮南子曰其狀如精郭璞注曰說者云精水名也毛萇詩傳曰君子好逵善曰山經曰比諸河林

也牛哀病而成虎兮牛哀病而成虎也善曰淮南子曰雖逢昆其必噬雖逢昆其必噬也善曰淮南子曰六籍闕而不書六籍闕而不書也善曰淮南子曰

兮雖司命其不瞞兮雖司命其不瞞也善曰淮南子曰司命其不瞞也善曰淮南子曰

蜀禪而引咎蜀禪而引咎也善曰淮南子曰斃命兮斃命也善曰淮南子曰雖逢昆其必噬雖逢昆其必噬也善曰淮南子曰

斃命兮斃命也善曰淮南子曰雖逢昆其必噬雖逢昆其必噬也善曰淮南子曰

斃命兮斃命也善曰淮南子曰雖逢昆其必噬雖逢昆其必噬也善曰淮南子曰

斃命兮斃命也善曰淮南子曰雖逢昆其必噬雖逢昆其必噬也善曰淮南子曰

斃命兮斃命也善曰淮南子曰雖逢昆其必噬雖逢昆其必噬也善曰淮南子曰

斃命兮斃命也善曰淮南子曰雖逢昆其必噬雖逢昆其必噬也善曰淮南子曰

斃命兮斃命也善曰淮南子曰雖逢昆其必噬雖逢昆其必噬也善曰淮南子曰

斃命兮斃命也善曰淮南子曰雖逢昆其必噬雖逢昆其必噬也善曰淮南子曰

斃命兮斃命也善曰淮南子曰雖逢昆其必噬雖逢昆其必噬也善曰淮南子曰

斃命兮斃命也善曰淮南子曰雖逢昆其必噬雖逢昆其必噬也善曰淮南子曰

斃命兮斃命也善曰淮南子曰雖逢昆其必噬雖逢昆其必噬也善曰淮南子曰

斃命兮斃命也善曰淮南子曰雖逢昆其必噬雖逢昆其必噬也善曰淮南子曰

斃命兮斃命也善曰淮南子曰雖逢昆其必噬雖逢昆其必噬也善曰淮南子曰

斃命兮斃命也善曰淮南子曰雖逢昆其必噬雖逢昆其必噬也善曰淮南子曰

斃命兮斃命也善曰淮南子曰雖逢昆其必噬雖逢昆其必噬也善曰淮南子曰

斃命兮斃命也善曰淮南子曰雖逢昆其必噬雖逢昆其必噬也善曰淮南子曰

斃命兮斃命也善曰淮南子曰雖逢昆其必噬雖逢昆其必噬也善曰淮南子曰



信一舍七度三二十 魏顆亮以從洽兮鬼元回以斃秦 善曰左氏傳曰初魏武子有嬖妾武子有疾命顆曰必

夜夢曰余乃所嫁婦人之父也傳宣公十五年秋七月秦相公伐晉次于輔氏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祛杜回踵而隨故魏

敗秦師者專由魏嬖妾之父也他年魏武子武子即嬖也亦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晉地使魏顆娶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也以魏嬖妾

之子平穎嫁之魏嬖妾之病病則情願歸魏魏嬖妾死魏嬖妾之病病則情願歸魏魏嬖妾死魏嬖妾之病病則情願歸魏魏嬖妾死魏嬖妾之病病則情願歸魏

此處為前後承 接頓挫入妙有 此一大段落下 便覺展舒徐妥 此段言雙近風 以揚聲之意從 北周與迅風相 闢入王母昆 邱之路

將比度而宣遊 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宣徧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 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汨而不流 返區中之隘隘兮

將比度而宣遊 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宣徧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 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汨而不流 返區中之隘隘兮

將比度而宣遊 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宣徧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 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汨而不流 返區中之隘隘兮

將比度而宣遊 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宣徧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 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汨而不流 返區中之隘隘兮

將比度而宣遊 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宣徧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 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汨而不流 返區中之隘隘兮

將比度而宣遊 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宣徧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 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汨而不流 返區中之隘隘兮

將比度而宣遊 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宣徧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 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汨而不流 返區中之隘隘兮

將比度而宣遊 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宣徧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 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汨而不流 返區中之隘隘兮

將比度而宣遊 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宣徧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 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汨而不流 返區中之隘隘兮

將比度而宣遊 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宣徧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 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汨而不流 返區中之隘隘兮

將比度而宣遊 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宣徧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 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汨而不流 返區中之隘隘兮

將比度而宣遊 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宣徧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 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汨而不流 返區中之隘隘兮

將比度而宣遊 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宣徧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 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汨而不流 返區中之隘隘兮

將比度而宣遊 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宣徧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 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汨而不流 返區中之隘隘兮

將比度而宣遊 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宣徧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 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汨而不流 返區中之隘隘兮

將比度而宣遊 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宣徧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 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汨而不流 返區中之隘隘兮

將比度而宣遊 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宣徧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 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汨而不流 返區中之隘隘兮

將比度而宣遊 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宣徧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 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汨而不流 返區中之隘隘兮

將比度而宣遊 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宣徧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 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汨而不流 返區中之隘隘兮

將比度而宣遊 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宣徧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 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汨而不流 返區中之隘隘兮

將比度而宣遊 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宣徧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 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汨而不流 返區中之隘隘兮

將比度而宣遊 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宣徧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 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汨而不流 返區中之隘隘兮

將比度而宣遊 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宣徧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 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汨而不流 返區中之隘隘兮

將比度而宣遊 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宣徧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 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汨而不流 返區中之隘隘兮

將比度而宣遊 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宣徧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 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汨而不流 返區中之隘隘兮

將比度而宣遊 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宣徧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 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汨而不流 返區中之隘隘兮

將比度而宣遊 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宣徧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 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汨而不流 返區中之隘隘兮

將比度而宣遊 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宣徧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 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汨而不流 返區中之隘隘兮





自強不魯則五  
暗可蹈窮高極  
遠於此止矣反  
而求之於己自  
是此賦中用意  
已至帝廷忽作  
傲戒之語此用  
意所在反己自  
惟於此項下一  
轉

忽作曼聲入成  
促節以為拔領  
之勢音節變化

浩蕩無涯一念  
汝轉此即歸母  
氏而後盡之意  
在術視舊鄉得  
力思歸二字沾  
應即顧本之思  
即母氏所在也

珞之捷艾兮右素威以司鉦  
長離朱鳥也安屬也水衡宮名也善曰司馬如大天賦曰長離後高麗九澤白長離朱鳥也禮記曰前長離使拂羽兮後委衡乎方冥  
後少武又曰鳴鳩拂其羽家語季康子曰吾聞女實爲水正此節者其星也主節物能致風氣也易曰鴻雁旅旅也曰浮  
兮懲渙忍而爲清渙忍也懲也懲也清也涉清霄而外遐兮浮蟻蟻而上行蟻蟻也雲兮展  
豐豐兮豐豐也豐豐也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其揚靈焱也焱也風言聲而下至我曰益埃風而上征  
雲靈也風言聲而下至我曰益埃風而上征

洩洩以彤彤彤彤也考治亂於律均兮意建始而思終律也律二律均所均聲也律二律均所均聲也律二律均所均聲也  
念哉念哉也建始也史記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晉法本素女無文字今本有之尚書曰帝念哉既防溢而靖志兮迫我暇以翔翔  
靖靜也迨及也廣雅曰翔翔浮游也善曰字林出紫宮之蕭蕭兮集太微之閭闈天三公後中宮四星一星正紀餘三星後宮之屬也  
環宮也又曰太微星十二字林曰閭闈閭閭也天賦曰閭闈其家郭閭音仰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將將善曰春秋元命

死天鸞威弧之拔刺兮射蟠冢之封狼狼下有四星名也拔刺也建圍車之暮暮兮獵青林之芒芒善曰閭車畢星也青林天苑也河  
此山之精上爲星名封狼下有四星名也拔刺也建圍車之暮暮兮獵青林之芒芒善曰閭車畢星也青林天苑也河  
狼拔謂割切刺力達切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礴善曰望書曰羽林天軍西爲星名也伐星名也磅礴磅礴也  
河鼓謂之牽牛今制人呼牽牛星爲橋鼓擔者荷也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善曰漢書曰羽林天軍西爲星名也湯湯水貌也善曰樂緯曰

倚招搖攝提以低徊剡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綱繆適皇善曰漢書曰羽林天軍西爲星名也適皇也  
劉流繞繞也漢書曰攝提直斗柄所指以乘時節故曰攝提也善曰天賦曰適皇也適皇也適皇也適皇也  
原此網易號鑿要曰齊人謂生子曰晚善曰恨寒驅氣之雜沓叢穎颯以方驟善曰衆多之貌  
貌也天矯自縱然貌也破曉也連卷長曲貌晚也萬萬雜沓叢穎颯以方驟善曰衆多之貌  
鏡浮象即仿切也楚辭曰沛國象而爛漫麗靡非藐以迭邁善曰衆多之貌  
電之淫裔淫裔也淫也凌虛電說善曰淫辭曰凌驚雷駭駭電兮踰龐鴻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善曰倒景也  
天度龐鴻擊前未均曰飛鴻未分之象也楚辭曰貫倒景而高厲龐鴻切鴻過也宕冥也宕冥也宕冥也  
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景皆倒在下楚辭曰瓊張衡而高厲龐鴻切鴻過也宕冥也宕冥也宕冥也  
天外紛歌歌倚天外據開陽而頰眠兮臨舊鄉之暗藹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六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悄悄

系北月列文選卷二十四



與感  
前叙歸田之由  
中叙歸田之景  
物末叙歸田之  
所感而為結此  
篇之外為結此  
起處見不得志  
之樂結歸榮辱  
兩志亦是為解  
釋之辭此一為  
之用意也

一序婉折入情  
以拙字為主賦  
中亦以拙字起  
結章法老到詞  
氣數段自饒森  
秀之致  
閑居其巧宦之  
事故以拙字立  
柱也一篇大意  
從此寫出

敘事簡到一頓  
得力拙字一頓  
筆法敏妙有飛  
舞之致矣

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禮曰令月吉日原隰鬱茂百草滋榮王雝鼓翼鷦鷯哀鳴雝鳩也於焉逍遙聊以  
娛情雅曰逍遙適豫也爾乃龍吟方澤虎嘯山上言龍吟虎嘯春秋元命苞曰杓星高則仰飛織繳俯  
釣長流觸矢而斃貪餌吞鈎觸矢射也吞鈎釣也楚落雲間之逸禽懸淵沈之鱖鮪列子曰魯何以獨爾為鱖  
遊之至樂雖日久而忘劬遊無書曰感老氏之遺誠將迴駕乎蓬廬呼吸精神田園令人心發狂劉向雅琴賦曰詩書建  
中之巖石彈五絃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五絃琴也禮記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鄭玄注曰南風長養之風也毛詩曰南風  
孔子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賈逵國語注曰軌法也鄭玄苟縱心於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班固漢書述賈誼故  
有樞劉德曰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張晏曰尔榮尔辱如辭也

閑居賦 并序閑居賦者此蓋取於禮篇

潘安仁

丘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西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漢書汲黯傳曰黯如  
首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班固司馬遷贊曰遷有良史之才李陵書曰能不慨然史記太史公曰始善巧  
班固曰安文善巧故每讀其傳而泣漢書司馬安黯姊子也與長孺同傳為人詭倭善事上下故四至九卿之謂  
黯於減切字林曰倭在不得志詩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京賦曰小必有之大有宜然顧常以為主之生也非至聖無  
軌微妙方通者鄭又古之善為士者微妙方通無常道事無軌度廣雅曰軌述也老子曰善行無轍跡則空功立事效當年之用  
漢書平當書曰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延壽與梁爽書曰功効也也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脩辭誠以居業周易曰履信思順又曰君子進德  
曰烈士殉名立立功立事也杜預注曰功効也

業僕少竊鄉曲之譽燕丹子曰夏扶曰土無鄉曲也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為郎臧榮緒晉書曰  
魯公命司空轉太尉兼贈太宰謚武公又曰岳嗣冠太尉舉秀才爾雅曰忝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炎字安為  
辱也命謂軍命之爾雅曰命告也凡尊者之言曰命等經曰則君人其曰速事世祖武皇帝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炎字安為

河陽懷令臧榮緒晉書曰岳出河陽令懷尚書郎廷尉臧榮緒晉書岳嗣冠二邑勤於政績調補尚書郎遷廷尉父為公  
事官漢書曰宣帝初置廷尉左右平秩比六百石平秩比六百石平秩比六百石平秩比六百石平秩比六百石

今天子諒闇之際天子惠帝也諒闇今謂山盧領奏傳主簿府主誅除名為民臧榮緒晉書岳嗣冠二邑勤於政績調補尚書郎遷廷尉父為公  
除長安令何休公羊傳曰俄者須史之問也漢書選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禮記曰子于弱冠論

孔安國之始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入徙官謂舉秀才為郎河陽令岳嗣冠今尚書郎廷尉平曰士而知天命  
職謂選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也進階謂從僕令為尚書郎也免謂任廷尉官漢書曰岳嗣冠二邑勤於政績調補尚書郎遷廷尉父為公

射平以公事免選博士以去官免也三遷謂廷尉平頭領奏傳主簿及選博士也除名謂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為民也一不拜  
職謂選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也進階謂從僕令為尚書郎也免謂任廷尉官漢書曰岳嗣冠二邑勤於政績調補尚書郎遷廷尉父為公

雅曰功普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謂拙於用多論衡曰博覽古今稱為過人臧榮緒晉書曰岳嗣冠二邑勤於政績調補尚書郎遷廷尉父為公  
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効也周易曰不出於庭知通塞也稱多則吾豈敢言拙

係比月文選

卷二









佳處全在一序  
本中賦持就此  
以韻之耳極簡  
淡之致自成一  
格

一序清酒不羈  
亦極有動人處  
尤得力在日薄  
度淵數句愴然  
感懷

前則並稱二子  
後則獨寫稽琴  
章法亦有不羈  
之妙

秦雜秀秀于期  
所載有不可名  
言之詞

生之厄託之  
運遇所感深矣  
因琴聲接鳴笛  
有雲行水流之  
致

感嘆之由在一  
叙中說出而逝  
者如斯亦天地  
自然之運耳故  
以養生遺聲結  
之文境曲折有  
入理之處

本見與感之由

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者秀劉靈之徒呂安字仲博東平人也其人並有不羈之才郭陽上梁孝王書曰使然嵇志遠

而踈巨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詩才而人安虛無清人辭而子之釋靈既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

鍾會自有龍太叔遂從安邊郡道書與康昔李暹入秦及關而獻雲云夫權勢之迫取下獄康理之俱之釋靈既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

事也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國語曰先人執此方言曰就終也文士傳曰嵇康臨死顏色不變謂臨曰向以琴求不兒曰

淒然淮浦之泣復冷也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夏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

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祖論語曰行命也出鄭子曰將命傳辭者鄭方毛詩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屋國

空廬二子謂呂安嵇康也風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毛詩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周見周墟盡為禾

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宋詩孔子謂魯哀公曰君何視視極補其器昔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大而長吟蔡人也年少時為郡

悼嵇生之求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運遇五行運轉遇人所遇之吉凶也領會言人

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廣平夷齊文曰援翰辭弔以舒懷兮毛詩曰我心寫兮

歎逝賦一首 并序  
陸士衡 馬騰 晉書曰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少為牙門將軍吳平太傅傅綽既為祭酒轉太子洗馬後成都王穎以機為司

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論語曰父要不忘平生之或凋落已盡或僅有存者何休曰僅言也貴遠國余年方四

十而懿親戚屬士多存寡左氏傳富辰曰兄弟交密友亦不半在近也長笛賦曰密友近賓或所曾共遊一塗同



點一哀字領起  
為一賦頓挫照  
應之所在  
首言逝者乃造  
化之常然人所  
不免引以流為  
比何等警動

次段感言逝者  
見其可哀即序  
中所言之意而  
暢發之也

因逝者之可悲  
而自歎此生之  
難侍入數字之  
意

後段暢發數字  
分作兩層先言  
其情之可哀後  
言情累之當後  
也為後半之章  
法

前言祖禰後及  
後生前後自成  
脈絡

伊天地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伊惟也升降謂天地氣上上而也禮記曰地氣上齊天氣下降而日望空以駿驅節循虛而  
驚言立驚言猶驚也言日月望空驟立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能執言不能執持得長年也素問雷公曰請問短時飄  
忽其不再老楚辭曰時不可兮再得思夕賦曰辰倏忽其不對瓊蕊之無徵瓊蕊言朝霞也西京賦曰恨  
而含朝霞毛萇詩傳曰把舞也把音揮舞音俱望日曉晚言日將暮也對瓊蕊之無徵上恨朝霞之難把也西京賦曰  
代也故毛詩曰誰謂宋遠致于望之鄭方曰跋足則可望見之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高誘淮南子曰日方出相  
企與跋同字林曰企舉踵也賈逵國語註曰惜痛也戴職也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高誘淮南子曰日方出相  
而為世人冉冉而行暮呼為暮暮言人之年老也楚辭曰冉冉其華而逝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言  
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物成亨鄭方禮記注曰素故也譬日及之在條恒雖盡而弗寤言命之行逝略乎日及雖至  
下能故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野每春其必華喻人何世而弗新無朝而遺露喻世何人之能故言經終  
權柳木權郭璞注曰別二名似李樹葉朝之木枝或謂之呼及雖不寤其可悲心惆焉而自傷惆雅曰亮造化之若茲吾安  
取夫久長兩雅曰亮信也淮南子曰痛靈根之夙隕怨具爾之多喪靈根指禍也具爾兄弟也南朝賦曰固靈根於夏葉  
爾謂進之也王與族入燕兄弟悼堂構之墮瘁堂構謂堂前構也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感而  
之親無遂無近王與族入燕兄弟悼堂構之墮瘁堂構謂堂前構也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感而  
不忘咨余今之方殆何視天之茫茫兩雅曰咨嗟也茫茫謂茫茫也傷懷悽其多念戚貌瘁而訛歡  
蒼頡篇曰率憂也率與粹古字通篇曰率少也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形而外情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為言毛詩曰自居  
充堂而衍字行連駕而比軒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充滿於堂盈衍於字何往而或冥邈而既盡或寥  
廓而僅半半平聲協韻說文曰冥窮信松茂而相悅嗟芝焚而蕙歎毛詩曰如松之茂淮南子曰山歎之以上順荀性命  
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晉人之性命無從不殊瞻前軌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難此路即車覆後車戒格四體而深悼  
懼茲形之將然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毒娛情而寡方怨感目之多顏廣雅曰毒痛也歸田賦曰聊以娛情方術也多顏  
也諒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獲怡兩雅曰尋平生於響像覽前物而懷之夫響以應聲像以寫形合形聲像立故尋  
步寒林以悽惻翫春翹而有思魏彪感麟詩觸萬類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言春秋與往同然存上異時河圖  
吳質書曰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迫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史記在子胥曰日暮塗親落洛而日稀友靡靡  
節同質書曰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迫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史記在子胥曰日暮塗親落洛而日稀友靡靡  
愈索貌索協韻所格切顧舊要於遺存得十於千百之內十一者謂通千百而計之十分而得其十一言亡多而  
存寡也久要楚辭曰久要樂墳心其如志哀緣情而來宅居也薛君韓詩章句曰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為安我  
荆欲老死與汝為客也說文曰契約也論語子曰後生可畏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然後弭節安懷妙思天造楚辭曰夕弭節于北渚王逸曰弭安也論衡曰

伊天地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伊惟也升降謂天地氣上上而也禮記曰地氣上齊天氣下降而日望空以駿驅節循虛而  
驚言立驚言猶驚也言日月望空驟立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能執言不能執持得長年也素問雷公曰請問短時飄  
忽其不再老楚辭曰時不可兮再得思夕賦曰辰倏忽其不對瓊蕊之無徵瓊蕊言朝霞也西京賦曰恨  
而含朝霞毛萇詩傳曰把舞也把音揮舞音俱望日曉晚言日將暮也對瓊蕊之無徵上恨朝霞之難把也西京賦曰  
代也故毛詩曰誰謂宋遠致于望之鄭方曰跋足則可望見之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高誘淮南子曰日方出相  
企與跋同字林曰企舉踵也賈逵國語註曰惜痛也戴職也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高誘淮南子曰日方出相  
而為世人冉冉而行暮呼為暮暮言人之年老也楚辭曰冉冉其華而逝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言  
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物成亨鄭方禮記注曰素故也譬日及之在條恒雖盡而弗寤言命之行逝略乎日及雖至  
下能故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野每春其必華喻人何世而弗新無朝而遺露喻世何人之能故言經終  
權柳木權郭璞注曰別二名似李樹葉朝之木枝或謂之呼及雖不寤其可悲心惆焉而自傷惆雅曰亮造化之若茲吾安  
取夫久長兩雅曰亮信也淮南子曰痛靈根之夙隕怨具爾之多喪靈根指禍也具爾兄弟也南朝賦曰固靈根於夏葉  
爾謂進之也王與族入燕兄弟悼堂構之墮瘁堂構謂堂前構也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感而  
之親無遂無近王與族入燕兄弟悼堂構之墮瘁堂構謂堂前構也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感而  
不忘咨余今之方殆何視天之茫茫兩雅曰咨嗟也茫茫謂茫茫也傷懷悽其多念戚貌瘁而訛歡  
蒼頡篇曰率憂也率與粹古字通篇曰率少也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形而外情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為言毛詩曰自居  
充堂而衍字行連駕而比軒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充滿於堂盈衍於字何往而或冥邈而既盡或寥  
廓而僅半半平聲協韻說文曰冥窮信松茂而相悅嗟芝焚而蕙歎毛詩曰如松之茂淮南子曰山歎之以上順荀性命  
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晉人之性命無從不殊瞻前軌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難此路即車覆後車戒格四體而深悼  
懼茲形之將然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毒娛情而寡方怨感目之多顏廣雅曰毒痛也歸田賦曰聊以娛情方術也多顏  
也諒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獲怡兩雅曰尋平生於響像覽前物而懷之夫響以應聲像以寫形合形聲像立故尋  
步寒林以悽惻翫春翹而有思魏彪感麟詩觸萬類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言春秋與往同然存上異時河圖  
吳質書曰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迫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史記在子胥曰日暮塗親落洛而日稀友靡靡  
節同質書曰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迫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史記在子胥曰日暮塗親落洛而日稀友靡靡  
愈索貌索協韻所格切顧舊要於遺存得十於千百之內十一者謂通千百而計之十分而得其十一言亡多而  
存寡也久要楚辭曰久要樂墳心其如志哀緣情而來宅居也薛君韓詩章句曰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為安我  
荆欲老死與汝為客也說文曰契約也論語子曰後生可畏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然後弭節安懷妙思天造楚辭曰夕弭節于北渚王逸曰弭安也論衡曰

伊天地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伊惟也升降謂天地氣上上而也禮記曰地氣上齊天氣下降而日望空以駿驅節循虛而  
驚言立驚言猶驚也言日月望空驟立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能執言不能執持得長年也素問雷公曰請問短時飄  
忽其不再老楚辭曰時不可兮再得思夕賦曰辰倏忽其不對瓊蕊之無徵瓊蕊言朝霞也西京賦曰恨  
而含朝霞毛萇詩傳曰把舞也把音揮舞音俱望日曉晚言日將暮也對瓊蕊之無徵上恨朝霞之難把也西京賦曰  
代也故毛詩曰誰謂宋遠致于望之鄭方曰跋足則可望見之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高誘淮南子曰日方出相  
企與跋同字林曰企舉踵也賈逵國語註曰惜痛也戴職也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高誘淮南子曰日方出相  
而為世人冉冉而行暮呼為暮暮言人之年老也楚辭曰冉冉其華而逝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言  
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物成亨鄭方禮記注曰素故也譬日及之在條恒雖盡而弗寤言命之行逝略乎日及雖至  
下能故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野每春其必華喻人何世而弗新無朝而遺露喻世何人之能故言經終  
權柳木權郭璞注曰別二名似李樹葉朝之木枝或謂之呼及雖不寤其可悲心惆焉而自傷惆雅曰亮造化之若茲吾安  
取夫久長兩雅曰亮信也淮南子曰痛靈根之夙隕怨具爾之多喪靈根指禍也具爾兄弟也南朝賦曰固靈根於夏葉  
爾謂進之也王與族入燕兄弟悼堂構之墮瘁堂構謂堂前構也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感而  
之親無遂無近王與族入燕兄弟悼堂構之墮瘁堂構謂堂前構也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感而  
不忘咨余今之方殆何視天之茫茫兩雅曰咨嗟也茫茫謂茫茫也傷懷悽其多念戚貌瘁而訛歡  
蒼頡篇曰率憂也率與粹古字通篇曰率少也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形而外情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為言毛詩曰自居  
充堂而衍字行連駕而比軒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充滿於堂盈衍於字何往而或冥邈而既盡或寥  
廓而僅半半平聲協韻說文曰冥窮信松茂而相悅嗟芝焚而蕙歎毛詩曰如松之茂淮南子曰山歎之以上順荀性命  
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晉人之性命無從不殊瞻前軌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難此路即車覆後車戒格四體而深悼  
懼茲形之將然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毒娛情而寡方怨感目之多顏廣雅曰毒痛也歸田賦曰聊以娛情方術也多顏  
也諒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獲怡兩雅曰尋平生於響像覽前物而懷之夫響以應聲像以寫形合形聲像立故尋  
步寒林以悽惻翫春翹而有思魏彪感麟詩觸萬類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言春秋與往同然存上異時河圖  
吳質書曰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迫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史記在子胥曰日暮塗親落洛而日稀友靡靡  
節同質書曰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迫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史記在子胥曰日暮塗親落洛而日稀友靡靡  
愈索貌索協韻所格切顧舊要於遺存得十於千百之內十一者謂通千百而計之十分而得其十一言亡多而  
存寡也久要楚辭曰久要樂墳心其如志哀緣情而來宅居也薛君韓詩章句曰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為安我  
荆欲老死與汝為客也說文曰契約也論語子曰後生可畏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然後弭節安懷妙思天造楚辭曰夕弭節于北渚王逸曰弭安也論衡曰

伊天地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伊惟也升降謂天地氣上上而也禮記曰地氣上齊天氣下降而日望空以駿驅節循虛而  
驚言立驚言猶驚也言日月望空驟立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能執言不能執持得長年也素問雷公曰請問短時飄  
忽其不再老楚辭曰時不可兮再得思夕賦曰辰倏忽其不對瓊蕊之無徵瓊蕊言朝霞也西京賦曰恨  
而含朝霞毛萇詩傳曰把舞也把音揮舞音俱望日曉晚言日將暮也對瓊蕊之無徵上恨朝霞之難把也西京賦曰  
代也故毛詩曰誰謂宋遠致于望之鄭方曰跋足則可望見之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高誘淮南子曰日方出相  
企與跋同字林曰企舉踵也賈逵國語註曰惜痛也戴職也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高誘淮南子曰日方出相  
而為世人冉冉而行暮呼為暮暮言人之年老也楚辭曰冉冉其華而逝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言  
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物成亨鄭方禮記注曰素故也譬日及之在條恒雖盡而弗寤言命之行逝略乎日及雖至  
下能故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野每春其必華喻人何世而弗新無朝而遺露喻世何人之能故言經終  
權柳木權郭璞注曰別二名似李樹葉朝之木枝或謂之呼及雖不寤其可悲心惆焉而自傷惆雅曰亮造化之若茲吾安  
取夫久長兩雅曰亮信也淮南子曰痛靈根之夙隕怨具爾之多喪靈根指禍也具爾兄弟也南朝賦曰固靈根於夏葉  
爾謂進之也王與族入燕兄弟悼堂構之墮瘁堂構謂堂前構也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感而  
之親無遂無近王與族入燕兄弟悼堂構之墮瘁堂構謂堂前構也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感而  
不忘咨余今之方殆何視天之茫茫兩雅曰咨嗟也茫茫謂茫茫也傷懷悽其多念戚貌瘁而訛歡  
蒼頡篇曰率憂也率與粹古字通篇曰率少也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形而外情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為言毛詩曰自居  
充堂而衍字行連駕而比軒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充滿於堂盈衍於字何往而或冥邈而既盡或寥  
廓而僅半半平聲協韻說文曰冥窮信松茂而相悅嗟芝焚而蕙歎毛詩曰如松之茂淮南子曰山歎之以上順荀性命  
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晉人之性命無從不殊瞻前軌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難此路即車覆後車戒格四體而深悼  
懼茲形之將然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毒娛情而寡方怨感目之多顏廣雅曰毒痛也歸田賦曰聊以娛情方術也多顏  
也諒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獲怡兩雅曰尋平生於響像覽前物而懷之夫響以應聲像以寫形合形聲像立故尋  
步寒林以悽惻翫春翹而有思魏彪感麟詩觸萬類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言春秋與往同然存上異時河圖  
吳質書曰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迫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史記在子胥曰日暮塗親落洛而日稀友靡靡  
節同質書曰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迫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史記在子胥曰日暮塗親落洛而日稀友靡靡  
愈索貌索協韻所格切顧舊要於遺存得十於千百之內十一者謂通千百而計之十分而得其十一言亡多而  
存寡也久要楚辭曰久要樂墳心其如志哀緣情而來宅居也薛君韓詩章句曰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為安我  
荆欲老死與汝為客也說文曰契約也論語子曰後生可畏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然後弭節安懷妙思天造楚辭曰夕弭節于北渚王逸曰弭安也論衡曰

伊天地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伊惟也升降謂天地氣上上而也禮記曰地氣上齊天氣下降而日望空以駿驅節循虛而  
驚言立驚言猶驚也言日月望空驟立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能執言不能執持得長年也素問雷公曰請問短時飄  
忽其不再老楚辭曰時不可兮再得思夕賦曰辰倏忽其不對瓊蕊之無徵瓊蕊言朝霞也西京賦曰恨  
而含朝霞毛萇詩傳曰把舞也把音揮舞音俱望日曉晚言日將暮也對瓊蕊之無徵上恨朝霞之難把也西京賦曰  
代也故毛詩曰誰謂宋遠致于望之鄭方曰跋足則可望見之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高誘淮南子曰日方出相  
企與跋同字林曰企舉踵也賈逵國語註曰惜痛也戴職也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高誘淮南子曰日方出相  
而為世人冉冉而行暮呼為暮暮言人之年老也楚辭曰冉冉其華而逝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言  
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物成亨鄭方禮記注曰素故也譬日及之在條恒雖盡而弗寤言命之行逝略乎日及雖至  
下能故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野每春其必華喻人何世而弗新無朝而遺露喻世何人之能故言經終  
權柳木權郭璞注曰別二名似李樹葉朝之木枝或謂之呼及雖不寤其可悲心惆焉而自傷惆雅曰亮造化之若茲吾安  
取夫久長兩雅曰亮信也淮南子曰痛靈根之夙隕怨具爾之多喪靈根指禍也具爾兄弟也南朝賦曰固靈根於夏葉  
爾謂進之也王與族入燕兄弟悼堂構之墮瘁堂構謂堂前構也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感而  
之親無遂無近王與族入燕兄弟悼堂構之墮瘁堂構謂堂前構也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感而  
不忘咨余今之方殆何視天之茫茫兩雅曰咨嗟也茫茫謂茫茫也傷懷悽其多念戚貌瘁而訛歡  
蒼頡篇曰率憂也率與粹古字通篇曰率少也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形而外情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為言毛詩曰自居  
充堂而衍字行連駕而比軒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充滿於堂盈衍於字何往而或冥邈而既盡或寥  
廓而僅半半平聲協韻說文曰冥窮信松茂而相悅嗟芝焚而蕙歎毛詩曰如松之茂淮南子曰山歎之以上順荀性命  
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晉人之性命無從不殊瞻前軌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難此路即車覆後車戒格四體而深悼  
懼茲形之將然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毒娛情而寡方怨感目之多顏廣雅曰毒痛也歸田賦曰聊以娛情方術也多顏  
也諒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獲怡兩雅曰尋平生於響像覽前物而懷之夫響以應聲像以寫形合形聲像立故尋  
步寒林以悽惻翫春翹而有思魏彪感麟詩觸萬類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言春秋與往同然存上異時河圖  
吳質書曰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迫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史記在子胥曰日暮塗親落洛而日稀友靡靡  
節同質書曰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迫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史記在子胥曰日暮塗親落洛而日稀友靡靡  
愈索貌索協韻所格切顧舊要於遺存得十於千百之內十一者謂通千百而計之十分而得其十一言亡多而  
存寡也久要楚辭曰久要樂墳心其如志哀緣情而來宅居也薛君韓詩章句曰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為安我  
荆欲老死與汝為客也說文曰契約也論語子曰後生可畏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然後弭節安懷妙思天造楚辭曰夕弭節于北渚王逸曰弭安也論衡曰

伊天地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伊惟也升降謂天地氣上上而也禮記曰地氣上齊天氣下降而日望空以駿驅節循虛而  
驚言立驚言猶驚也言日月望空驟立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能執言不能執持得長年也素問雷公曰請問短時飄  
忽其不再老楚辭曰時不可兮再得思夕賦曰辰倏忽其不對瓊蕊之無徵瓊蕊言朝霞也西京賦曰恨  
而含朝霞毛萇詩傳曰把舞也把音揮舞音俱望日曉晚言日將暮也對瓊蕊之無徵上恨朝霞之難把也西京賦曰  
代也故毛詩曰誰謂宋遠致于望之鄭方曰跋足則可望見之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高誘淮南子曰日方出相  
企與跋同字林曰企舉踵也賈逵國語註曰惜痛也戴職也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高誘淮南子曰日方出相  
而為世人冉冉而行暮呼為暮暮言人之年老也楚辭曰冉冉其華而逝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言  
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物成亨鄭方禮記注曰素故也譬日及之在條恒雖盡而弗寤言命之行逝略乎日及雖至  
下能故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野每春其必華喻人何世而弗新無朝而遺露喻世何人之能故言經終  
權柳木權郭璞注曰別二名似李樹葉朝之木枝或謂之呼及雖不寤其可悲心惆焉而自傷惆雅曰亮造化之若茲吾安  
取夫久長兩雅曰亮信也淮南子曰痛靈根之夙隕怨具爾之多喪靈根指禍也具爾兄弟也南朝賦曰固靈根於夏葉  
爾謂進之也王與族入燕兄弟悼堂構之墮瘁堂構謂堂前構也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感而  
之親無遂無近王與族入燕兄弟悼堂構之墮瘁堂構謂堂前構也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感而  
不忘咨余今之方殆何視天之茫茫兩雅曰咨嗟也茫茫謂茫茫也傷懷悽其多念戚貌瘁而訛歡  
蒼頡篇曰率憂也率與粹古字通篇曰率少也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形而外情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為言毛詩曰自居  
充堂而衍字行連駕而比軒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充滿於堂盈衍於字何往而或冥邈而既盡或寥  
廓而僅半半平聲協韻說文曰冥窮信松茂而相悅嗟芝焚而蕙歎毛詩曰如松之茂淮南子曰山歎之以上順荀性命  
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晉人之性命無從不殊瞻前軌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難此路即車覆後車戒格四體而深悼  
懼茲形之將然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毒娛情而寡方怨感目之多顏廣雅曰毒痛也歸田賦曰聊以娛情方術也多顏  
也諒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獲怡兩雅曰尋平生於響像覽前物而懷之夫響以應聲像以寫形合形聲像立故尋  
步寒林以悽惻翫春翹而有思魏彪感麟詩觸萬類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言春秋與往同然存上異時河圖  
吳質書曰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迫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史記在子胥曰日暮塗親落洛而日稀友靡靡  
節同質書曰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迫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史記在子胥曰日暮塗親落洛而日稀友靡靡  
愈索貌索協韻所格切顧舊要於遺存得十於千百之內十一者謂通千百而計之十分而得其十一言亡多而  
存寡也久要楚辭曰久要樂墳心其如志哀緣情而來宅居也薛君韓詩章句曰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為安我  
荆欲老死與汝為客也說文曰契約也論語子曰後生可畏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然後弭節安懷妙思天造楚辭曰夕弭節于北渚王逸曰弭安也論衡曰

未敢救攝天道  
見哀情之不必  
逝者如斯特其  
跡也是從哀字  
出脫以結之

精浮神淪忽在世表 表外也言精神不實 寤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 痛覺也大暮猶長夜也原夫生死之理雖則短有殊終則同歸一揆言覺則理則死  
者何足矜早夭者何傷也繆然伯悅歌曰大暮安可晨寐猶死也古詩曰潛寐黃泉下  
指彼日之方陰豈茲情之足覺 言既短之則彼終日之方陰豈茲情之足覺  
亂也 言亂也 感秋華於衰木 痺零露於豐草 在殷憂而弗違 夫何古乎 識道 言識道也  
憂乎言未識也毛詩曰零露團兮又在彼豐草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憂 言識道也  
憂毛詩曰遺去也法言曰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觀其誠道不察知有 言識道也  
養也遺棄也周易曰天地之解心累於末迹聊優遊以娛老 未迹喻老言解世俗之心累於末迹聊優遊以娛老  
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位解心累於末迹聊優遊以娛老 未迹喻老言解世俗之心累於末迹聊優遊以娛老  
樂六者累德者也累猶負也優遊已見上  
文班固漢書述曰疏克有終散金銀老

懷舊賦一首 謂思於親善者懷思也

潘安仁

余十三而獲見于父友東武戴侯楊君 戴榮緒晉書曰岳父此琅邪內史潘岳楊瑩碑曰始見知名遂申之以婚姻  
有名譽為學所知漢書曰官皇帝知名者賈誼之山公表法曰楊學夫適潘岳岳而道元公嗣亦隆親之愛 賈誼之山公表法曰楊學夫適潘岳岳而道元公嗣亦隆親之愛  
左氏傳晉曰相絕秦曰相好勳力同心申之為婚姻爾雅曰婿之父母相謂為昏姻 左氏傳晉曰相絕秦曰相好勳力同心申之為婚姻爾雅曰婿之父母相謂為昏姻  
本中大父公昭晉字嗣射聲司馬巨擘之注魏志志引劉劭 本中大父公昭晉字嗣射聲司馬巨擘之注魏志志引劉劭  
傳曰楊堅字寧州刺史子譯字源次源字公弼 傳曰楊堅字寧州刺史子譯字源次源字公弼  
不幸短命父子凋殞 論語哀公問孔子弟子孰為好學孔子曰顏淵曰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云余既有  
私艱且尋役于外 私艱謂家難也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 不歷嵩上之山者九年于茲矣 陸機洛陽記曰嵩高今而經

焉慨然懷舊而賦之曰 啓開陽而朝邁 濟清洛以徑渡 洛陽記曰大典在開陽門外應劭漢官儀曰開陽門始成未有名  
楚辭曰不能復陵波以徑渡 楚辭曰不能復陵波以徑渡 晨風淒以激冷 夕雪暘以掩路 夜有一柱來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去光武使視之  
輪蹄之軒王逸楚辭注曰朝支輸木也廣雅 輪蹄之軒王逸楚辭注曰朝支輸木也廣雅 塗艱屯其難進 日晚晚而將暮 周易曰屯難矣  
七溪曰仰歸雲遊遊前瞻太室傍眺嵩上 山南經曰太室之山郭璞曰即中嶽嵩高山也今在陽城縣西漢書曰太室嵩高也戴延之  
或人問之曰嵩清涼山 西征記曰嵩上高山一山而東謂太室西謂少室也嵩高也小號曰嵩傳曰亮在河川流  
亮對曰有嵩高山去太室七十里此是嵩書說河南南郡國經曰嵩上在縣西南十五里 亮對曰有嵩高山去太室七十里此是嵩書說河南南郡國經曰嵩上在縣西南十五里 東武託焉建榮 啓暗時 東武託焉建榮 啓暗時  
注曰嵩嚴巖雙表列行列行 欒欒之於基 巖巖之於基 巖巖之於基 巖巖之於基 注曰嵩嚴巖雙表列行列行 欒欒之於基 巖巖之於基 巖巖之於基 巖巖之於基

既與慕於戴侯亦悼元而哀嗣 墳壘豐而接籠 栢森森以攢植 古樂府詩曰還臺故壘鬱何處壘唯曰壘重也說文曰  
鄭方周禮注曰植根生之 鄭方周禮注曰植根生之 何逝沒之相尋 曾舊草之未異 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則不哭  
屬森森 一作除榛莠再聲 清塵 毛詩曰清塵也楚辭曰清塵也 名余以國士 眷余以嘉姻 史記陳轅子智伯以國士  
親歡攜手以借老庶 報德之有鄰 毛詩曰君子信老德論語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今九載而一來 空館閱其無

人周易曰爾其開其陳 菱被于堂 除舊圖化而為新 鄭玄禮記注曰宿草陳也方 步庭無以徘徊 涕泣流而霑 毛詩曰履舄沾濡書曰劉獨鬱結其  
巾 平于文曰結詩曰側目此望 宵展轉而不寐 驟長數以達晨 毛詩曰履舄沾濡書曰劉獨鬱結其

以今昔兩層寫  
出自哀感  
前卷道此空館  
次第應然

從一路行役接  
出俯仰之思自  
覺愈涼無限  
前半叙燒後半  
叙情詞簡而意  
盡矣

誰語聊綴思於斯文

寡婦賦

序其寡婦之意故有賦焉少而無夫曰寡

潘安仁

樂安任子咸

其妻曰任子咸之妻也子咸死安仁

雖兄弟之愛無以如也

不幸弱冠而終

弟受天幸

其妻又善娘也

良友既何痛知之

友生孫卿子曰夫人必相俾良友而友之

其妻又善娘也

孤女藐焉始孩

孤女藐焉始孩

孤女藐焉始孩

斯亦生民之至艱而荼毒之極哀也

斯亦生民之至艱而荼毒之極哀也

斯亦生民之至艱而荼毒之極哀也

嗟乎生之不造

嗟乎生之不造

嗟乎生之不造

行芳爰奉頌於高族

行芳爰奉頌於高族

行芳爰奉頌於高族

順芳供洒掃以彌載

順芳供洒掃以彌載

順芳供洒掃以彌載

彼詩人之攸歎

彼詩人之攸歎

彼詩人之攸歎

榮華靡其始

榮華靡其始

榮華靡其始

何遭命之奇薄

何遭命之奇薄

何遭命之奇薄

夫之早墮者

夫之早墮者

夫之早墮者

夫之早墮者

夫之早墮者

夫之早墮者

夫之早墮者

夫之早墮者

夫之早墮者

夫之早墮者

夫之早墮者

夫之早墮者

夫之早墮者

夫之早墮者

夫之早墮者

夫之早墮者

夫之早墮者

夫之早墮者

夫之早墮者

夫之早墮者

夫之早墮者

夫之早墮者

夫之早墮者

夫之早墮者

夫之早墮者

夫之早墮者

夫之早墮者

夫之早墮者

夫之早墮者

夫之早墮者

夫之早墮者

夫之早墮者

夫之早墮者

此代寡婦以賦

其情備極哀

潘黃門善於

情非特悼亡

意也即代人

詞亦自然懇

若此

落落數語其

之可哀已甚

中從此落想

而

出自自然警

動

首叙未寡亡

前少喪父母

人而所父又

更可悲矣然

少

庶之節

庶之節

庶之節

庶之節

庶之節

此月則文選

卷二

十九



東晉使節令人  
悲感真善於言  
歸結大節所在  
一筆新絕不多  
作一語見冰霜  
凜然

文通恨別兩賦  
以逐段鋪叙自  
成一格詞尚鮮  
華而意歸穩協  
真不愧歸段丈  
章也

總起總收中間  
分段平叙皆寫  
伏恨而死的意  
一起筆法全在  
僕本恨人落想  
感亦深至落筆  
處亦令人心驚  
不已  
古來言恨不止  
古人特求極著  
者言之耳秦帝  
趙王一與朝之  
天子一失意之  
諸侯生降明妃  
一名將生降一  
美人遠嫁敬通  
中散一抱遺世  
之才一異遭際

目想魏太祖祭橋亭文曰奉虛坐兮肅清想空宇兮曠朗魏亦廓孤立兮顧影獨言兮聽響楚辭曰舉抱影而獨倚  
影為儔顧影兮傷摧聽響兮增哀遙逝兮逾遠緬邈兮長乖國語聲牙曰舉舉奔鄰猶然四節流兮忽代序歲去暮  
兮日西頹楚辭曰日月忽其不淹春與秋兮代序毛詩曰倚闥而望霜被庭兮風入室夜既分兮星漢迴有故琴者魏文帝雜詩曰天漢  
迴夢良人兮來遊若閨闈兮洞開王逸曰倚闥而望門也但驚悟兮無聞超愀兮慟懷方音曰但痛也惜覺也莊子慟  
懷兮奈何言陟兮山阿陸倕曰大墓門兮肅肅脩壟兮岷岷謂之墓墓門有棘方音曰無墳之閒或謂言為壘孤鳥嚶兮悲鳴長松蒼翠振  
柯兮振條廣雅曰振動也哀鬱結兮交集淚橫流兮滂池自傷賦曰雙淚下兮橫流毛詩曰涕泗滂沱踏恭姜兮明誓  
詠柏舟兮清歌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終歸骨兮山足存憑託兮餘華班婕妤自傷賦曰願歸骨要吾  
君兮同穴之死矢兮靡佗文常詩曰願投骨於山足報恩養於下庭毛詩曰穀則異置死則同穴又曰晝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  
也言至已之死信無佗心之至

恨賦意謂古人不稱其  
情實猶恨而死也

江文通

思精城前後二集並行於世卒贈禮泉侯諡憲子宋桂陽王  
舉秀才與為豫章王記室中為金紫光祿大夫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綱雅曰試用也毛詩曰野有蔓草左氏傳秦伯謂秦穆曰中壽爾寡  
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列女傳趙婕妤更女歌直念古者伏恨而死至如秦帝拔劍諸侯西馳說苑曰秦始皇太后不謹  
初而坐戰國策蘇軻代曰伏軾而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禮記曰書同軌華山為城紫淵為池過秦論曰披華為城因河為池上  
單方架雷鼉以為梁巡海右以送日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紀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伐剋大起九師旦魂斷宮車晚出  
史記王濬謂范曄曰宮車一出晏駕是事之不可知三也韋昭曰凡初稱為晏駕者臣子若乃趙王既虜遷於房陵淮南子曰趙王遷  
山水之謂閭者莫不噴涕高誘曰風俗通曰天子夜寢早作夜有萬機今忽聞崩則為萬鳥若乃趙王既虜遷於房陵淮南子曰趙王遷  
趙王乘杜預杜預房陵傳注曰中山水之謂歌也薄暮心動昧且神興美辭曰薄暮雷電高唐賦曰使別豔姬與美女喪金輿  
及王乘之金輿鑣衡以載其飾玉乘玉轂也置酒欲飲悲來填膺漢書曰上置酒油宮鄭千秋萬歲為難勝謂戰國策樊王  
宜於萬歲千秋之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究漢書武帝天祚二年李陵為騎都尉領三千人出居延至浚稽山與拔劍擊漢書曰  
併天下等為皇帝羣臣飲平功賦或笑呼拔劍擊柱弔影歎魏曹子建表曰形影相弔弔弔弔子情往上郡留鴈門漢書有上郡鴈裂帛繫誓誓還漢恩  
漢書曰常惠教漢使謂單于曰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帛文曰蘇武在單于所無恙朝露溢至握手何言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王逸曰溘也史記蘇武  
朝露溢至握手何言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王逸曰溘也史記蘇武  
朝露溢至握手何言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王逸曰溘也史記蘇武  
朝露溢至握手何言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王逸曰溘也史記蘇武

系北月... 卷二











此言作文體制不一辭意二語為作文之要詞如取材意如良匠巧拙之所憑乎意之所運也

數體之變亦各隨體之所宜者耳詞達而理索本字為末段張本物相雜故曰文有體由於意因意而有言因言而有聲有言有聲而文體辨矣

此一大段詳訓會意連詞之妙分列言之究悉於毫芒之間極文家之能事兩美或至於相妨片亦可以效法者故去留當審而立意消警倚麗之作恐蹈陳言孤峭之思恐難為繼所以脩詞之不易也秀句可存全文本構事以言此正見文章全美之難其耳

粟物之形無一定之量紛紜揮霍形難為狀紛紜亂復揮霍狀西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為匠衆辭俱湊若程才效後取捨也淮南子曰斟酌萬殊斟酌萬殊紛紜揮霍形難為狀京賦曰跳九劍之揮霍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為匠衆辭俱湊若程才效後取捨

而朗暢須以奏述功美以辭為主故後遊遊辭窮論以評議誠否以而朗暢而朗暢須以奏述功美以辭為主故後遊遊辭窮論以評議誠否以而朗暢須以奏述功美以辭為主故後遊遊辭窮論以評議誠否以

可益其言其意盡而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以文辭馬也言為馬因警策而彌駁以喻文資片言而益明也夫駕之法以策

常首之所緯文之綺麗者總編相成一節既佳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掃徘徊猶徘徊也言思心牢落而無偶掃之意







歸到舊學之感

灑其靡靡兮時橫潰以陽遂孔安國曰書傳曰破及也淋灑不絕然靡靡聲之細好也橫潰步決貌陽遂清通貌言其聲武哀憤憤之可懷兮

良醪醞而有味情詞也中心悄悄說文曰憂煩怡也愛觀字林曰故貪饕者聽之而廉隅兮狼戾者聞之而不對國曰貪饕急腹體曰

把梁之妻不能為其氣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鐘聲乎若太山須臾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若流水子期死伯

無五倫之親非所歸乃其夫之從於其城下而哭之內誠哀也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公擊子道名也鄭少注謂魯公二

十九年齊侯伐魯也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左氏傳曰師曠得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太師字也曠字子師曠也琴師曰

省齊已世吾亦死而所報琴而鼓之曲然自報水而死也夫死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師曠嚴春不敢寬其巧兮浸淫叔子遠其類家語曰孔子學

獨處至夜暴風雨至屋壞墮人趨而至叔子頌之而使傳富於平曰心不盡相屋而維之自為遺德不吝矣趙孟文記曰堯子丹朱不肖舜子商

瞽頑朱均鳩復惠兮桀跽南博備以頌頌亦不復復惠後燕覽也桀夏桀也師曠死也莊子曰施及三王天下大駭矣下有樂師上有

曾史漢書曾也字子回博申博也宋詳其始陸機復育贊曰吹參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貴楚辭曰吹參差兮時奏狡弄則

仿徨翔翔仿徨仿伴也或留而不行或行而不留言確上無小曲也悼悵瀾漫亡耦失疇堯切從開單切瀾漫分散也上林賦曰瀾漫蓬

蓬薄索合杳罔象相求薄迫也索求也合杳重杳也罔象虛無罔象然也故知音者樂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偉之故聞其悲

感化入神

三句一韻先緩

後促向法自變

結歸蕭復

感化入神

三句一韻先緩

後促向法自變

結歸蕭復

感化入神

三句一韻先緩

後促向法自變

結歸蕭復

感化入神

三句一韻先緩

後促向法自變

結歸蕭復

感化入神

三句一韻先緩

後促向法自變

結歸蕭復

感化入神

三句一韻先緩

後促向法自變

結歸蕭復

聲則莫不愴然累歎擊涕救淚說文曰擊拭也匹粉切廣雅曰其奏數娛則莫不憚漫行凱阿那服腰者已憚漫衍凱阿那服腰者已

聲則莫不愴然累歎擊涕救淚說文曰擊拭也匹粉切廣雅曰其奏數娛則莫不憚漫行凱阿那服腰者已憚漫衍凱阿那服腰者已

聲則莫不愴然累歎擊涕救淚說文曰擊拭也匹粉切廣雅曰其奏數娛則莫不憚漫行凱阿那服腰者已憚漫衍凱阿那服腰者已

聲則莫不愴然累歎擊涕救淚說文曰擊拭也匹粉切廣雅曰其奏數娛則莫不憚漫行凱阿那服腰者已憚漫衍凱阿那服腰者已

聲則莫不愴然累歎擊涕救淚說文曰擊拭也匹粉切廣雅曰其奏數娛則莫不憚漫行凱阿那服腰者已憚漫衍凱阿那服腰者已

聲則莫不愴然累歎擊涕救淚說文曰擊拭也匹粉切廣雅曰其奏數娛則莫不憚漫行凱阿那服腰者已憚漫衍凱阿那服腰者已

聲則莫不愴然累歎擊涕救淚說文曰擊拭也匹粉切廣雅曰其奏數娛則莫不憚漫行凱阿那服腰者已憚漫衍凱阿那服腰者已

聲則莫不愴然累歎擊涕救淚說文曰擊拭也匹粉切廣雅曰其奏數娛則莫不憚漫行凱阿那服腰者已憚漫衍凱阿那服腰者已

聲則莫不愴然累歎擊涕救淚說文曰擊拭也匹粉切廣雅曰其奏數娛則莫不憚漫行凱阿那服腰者已憚漫衍凱阿那服腰者已

聲則莫不愴然累歎擊涕救淚說文曰擊拭也匹粉切廣雅曰其奏數娛則莫不憚漫行凱阿那服腰者已憚漫衍凱阿那服腰者已

聲則莫不愴然累歎擊涕救淚說文曰擊拭也匹粉切廣雅曰其奏數娛則莫不憚漫行凱阿那服腰者已憚漫衍凱阿那服腰者已

聲則莫不愴然累歎擊涕救淚說文曰擊拭也匹粉切廣雅曰其奏數娛則莫不憚漫行凱阿那服腰者已憚漫衍凱阿那服腰者已

聲則莫不愴然累歎擊涕救淚說文曰擊拭也匹粉切廣雅曰其奏數娛則莫不憚漫行凱阿那服腰者已憚漫衍凱阿那服腰者已

聲則莫不愴然累歎擊涕救淚說文曰擊拭也匹粉切廣雅曰其奏數娛則莫不憚漫行凱阿那服腰者已憚漫衍凱阿那服腰者已

聲則莫不愴然累歎擊涕救淚說文曰擊拭也匹粉切廣雅曰其奏數娛則莫不憚漫行凱阿那服腰者已憚漫衍凱阿那服腰者已

聲則莫不愴然累歎擊涕救淚說文曰擊拭也匹粉切廣雅曰其奏數娛則莫不憚漫行凱阿那服腰者已憚漫衍凱阿那服腰者已

聲則莫不愴然累歎擊涕救淚說文曰擊拭也匹粉切廣雅曰其奏數娛則莫不憚漫行凱阿那服腰者已憚漫衍凱阿那服腰者已

聲則莫不愴然累歎擊涕救淚說文曰擊拭也匹粉切廣雅曰其奏數娛則莫不憚漫行凱阿那服腰者已憚漫衍凱阿那服腰者已

聲則莫不愴然累歎擊涕救淚說文曰擊拭也匹粉切廣雅曰其奏數娛則莫不憚漫行凱阿那服腰者已憚漫衍凱阿那服腰者已

聲則莫不愴然累歎擊涕救淚說文曰擊拭也匹粉切廣雅曰其奏數娛則莫不憚漫行凱阿那服腰者已憚漫衍凱阿那服腰者已

聲則莫不愴然累歎擊涕救淚說文曰擊拭也匹粉切廣雅曰其奏數娛則莫不憚漫行凱阿那服腰者已憚漫衍凱阿那服腰者已

聲則莫不愴然累歎擊涕救淚說文曰擊拭也匹粉切廣雅曰其奏數娛則莫不憚漫行凱阿那服腰者已憚漫衍凱阿那服腰者已

聲則莫不愴然累歎擊涕救淚說文曰擊拭也匹粉切廣雅曰其奏數娛則莫不憚漫行凱阿那服腰者已憚漫衍凱阿那服腰者已

聲則莫不愴然累歎擊涕救淚說文曰擊拭也匹粉切廣雅曰其奏數娛則莫不憚漫行凱阿那服腰者已憚漫衍凱阿那服腰者已

哀憤憤之可懷兮

國曰貪饕急腹體曰

把梁之妻不能為其氣

無五倫之親

十九年齊侯伐魯也

省齊已世吾亦死

獨處至夜暴風雨

瞽頑朱均鳩復惠

曾史漢書曾也

仿徨翔翔

蓬薄索合杳罔象

聲則莫不愴然

聲則莫不愴然

聲則莫不愴然

聲則莫不愴然

聲則莫不愴然

聲則莫不愴然

聲則莫不愴然

聲則莫不愴然

聲則莫不愴然

聲則莫不愴然

聲則莫不愴然

聲則莫不愴然

聲則莫不愴然



















伏筆為結

落到彈琴

叙琴聲先初調  
起  
入正聲

一曲之終  
彈琴之地  
彈琴之時  
正知琴德

箕山之餘輝高士傳曰堯讓位於許由由辭曰鶴鳴在深林不過一枝個氣節況不過滿腹隱乎清澤琴韻不已於是過於中岳潁水之陽  
請屬天下於夫子美斯獄之引敬心慷慨以志歸  
音軒轅黃帝也暮老童於颯偶欽泰容之高吟山海經曰颯山神童居之其音常如鐘磬音郭璞曰童老童也顧頡之  
音軒轅黃帝也暮老童於颯偶欽泰容之高吟山海經曰颯山神童居之其音常如鐘磬音郭璞曰童老童也顧頡之  
音軒轅黃帝也暮老童於颯偶欽泰容之高吟山海經曰颯山神童居之其音常如鐘磬音郭璞曰童老童也顧頡之

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  
之明察鍼末於百步之外快慎子為海濱者知市匠石不顧其馬虎曰匠石也字魯  
密謂均鍊會謂鍊鑄其鑄會也袁詒謂鍊鑄其鑄會也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孟子曰離黃帝時人黃離子離其女味離妻索子能  
密謂均鍊會謂鍊鑄其鑄會也袁詒謂鍊鑄其鑄會也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孟子曰離黃帝時人黃離子離其女味離妻索子能

絃以園客之絲淮南子曰園客若鍾山之玉以布生桑蠶焉時有好友夜至自稱我與君作妻道室鑿鑿得百頭繭皆如黃樹繭六十日乃盡  
詔則俱去莫知所如淮南子曰園客若鍾山之玉以布生桑蠶焉時有好友夜至自稱我與君作妻道室鑿鑿得百頭繭皆如黃樹繭六十日乃盡  
之玉許慎曰鍾山北陸無日之地出美玉愛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  
絃則俱去莫知所如淮南子曰園客若鍾山之玉以布生桑蠶焉時有好友夜至自稱我與君作妻道室鑿鑿得百頭繭皆如黃樹繭六十日乃盡

也也華容灼爍發米揚明何其麗也說文曰揚明也伶倫比律田連採張漢書曰黃帝使伶倫而吹之為黃鐘之宮制  
也也華容灼爍發米揚明何其麗也說文曰揚明也伶倫比律田連採張漢書曰黃帝使伶倫而吹之為黃鐘之宮制

也也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蹀躞碌碌美聲將興廣雅曰蹀躞無常也碌碌固以和相而足就矣廣雅曰和通  
也也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蹀躞碌碌美聲將興廣雅曰蹀躞無常也碌碌固以和相而足就矣廣雅曰和通

也也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淮南子曰師曠奏白雪而神倉下白雪五十砂琴樂曲未詳情子曰昔術公之嘗於濮水之上宿夜有鼓新  
也也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淮南子曰師曠奏白雪而神倉下白雪五十砂琴樂曲未詳情子曰昔術公之嘗於濮水之上宿夜有鼓新

也也高遊馳岌岌以相屬楚辭注曰岌岌盛貌沛騰選而競趣翕韓睡而繁縟韓睡韓睡韓睡韓睡狀若崇山  
也也高遊馳岌岌以相屬楚辭注曰岌岌盛貌沛騰選而競趣翕韓睡而繁縟韓睡韓睡韓睡韓睡狀若崇山

也也又象流波浩芳湯湯鬱兮我我列子曰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子期曰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子期曰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  
也也又象流波浩芳湯湯鬱兮我我列子曰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子期曰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子期曰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

係比月列文







應起處

結還德字  
應前作結

此賦合衆體之  
長有脫化前人  
處頗有秀色而  
氣不逮前其故  
可想

格局與琴笛詩  
賦卷同起處獨  
變亦善脫換  
撇去一層  
詳言筆製

先出吹笙之人

漢卓見之聘之橘柚張衡南都感天地以致和况岐行之衆類禮記曰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應地此則樂者天之和也洞蕭賦曰游文弄珠於漢卓之曲賦曰游文弄珠於漢卓之曲感天地以致和况岐行之衆類禮記曰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應地此則樂者天之和也洞蕭賦曰游文弄珠於漢卓之曲

笙賦

周禮笙師掌教笙鄭衆曰笙十三簧爾雅曰大笙謂之簧郭璞曰列管匏中施簧管皆曰笙者太然之氣象物之生也

潘安仁

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河汾二水名也漢書曰汾水出汾陽北山又曰河東郡聞善熟故為笙曲沃者尤善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篠

焉漢書魯國有鄒縣有汶陽縣社預曰汶水大山出萊蕪若乃絲蔓紛敷之麗浸潤靈液之滋隅隈夷險之勢禽鳥

翔集之嬉鄭玄曰毛詩箋曰竹謂曰德出魯郡雀爲笙也固衆作者之所詳余可得而略之也賈逵國語注徒觀其制器也則審洪纖面

短長周禮曰審曲而勢以飾五材鄭司設宮分羽經徵列商泄之反謚厭焉乃揚鄭玄毛詩箋

猶按也於類切切管攢羅而表列音要妙而含清各守一以司應統大魁以為笙言其管各守一聲也

鳳皇寫皇翼以挿羽摹鸞首以厲聲列管以象鳳翼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如鳥斯企翺翺岐岐

山勢翻翻字林翻翻初起也岐岐明珠在味若銜若垂郭璞爾雅注曰脩槲內辟餘蕭外透脩槲長管也

田犒擺鯉參差駢田果也犒擺不齊也揚音歷駢於是乃有始泰終約前榮後萃激憤於今賤求懷乎故貴

杜預左氏傳注曰秦奮也約憤孔子曰激憤厲之志始栢子新論琴道曰雍門周見孟嘗君孟嘗君曰衆滿堂而

飲酒獨向隅以掩淚蓋掩也古或於天下嘗一堂之上向有滿堂飲酒有一人獨索然向隅則一堂之人皆不樂韓詩

爲之悽愴心傷樂馬援鳴笙而將吹先嗚噓以理氣言將欲吹笙中先嗚而理氣也說文曰嗚咽也又曰嗚氣氣悟也嗚

雍容以安暇中佛鬱以佛惛惛不安說終鬼義以蹇愕又颯涕謂正周浪孟以惆悵若欲絕而復肆

浪孟皆失志之貌又云孟浪虛誕鬱不說說終鬼義以蹇愕又颯涕謂正周浪孟以惆悵若欲絕而復肆

親或說文曰罔盛光也罔切音音與文同罔盛光也罔切汎汎氾豔雲晬岌岌汎汎氾豔雲晬岌岌

靡也或既往不反或已出復入徘徊布濩渙衍葦蕞舞既蹈而中輟節將撫而弗及言以笙聲爲主故舞

歌者將撫節樂聲發而盡室歡悲音奏而列坐泣相對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林舞不能自禁搗纖翻以震幽

簧越上箏而通下管搗拍也也收協拍兩管也其形類羽故曰震動也周易曰震動應吹喟以往來隨抑揚以虛滿翕虛及

也呂氏春秋曰伶倫制十二簧說文曰簧籥也徒東切





元朔六年衛青將六將軍絕幕應劭曰幕匈奴之邊界傳橫沙土曰幕今案決幕是也西域傳曰難脫國以銀為錢文為騎馬  
 幕為人面如澤曰幕音提音昭曰幕錢也然則漢界傳橫沙土曰幕今案決幕是也西域傳曰難脫國以銀為錢文為騎馬  
 度沙漠是也猶今人呼帳幔亦曰幕可俟字讀義  
 無矣今書或作漢音謂同說文曰漢北方流沙  
 故能因形創聲隨事造曲應物無窮機發聲響速佛鬱衍流譚

雲屬拂拂勿勿淮南子曰通古之風氣以貫譚萬物  
 春王述曰飛廉風伯也毛詩曰大風有也南箕動於穹蒼清颺振乎喬木毛詩曰韓南有箕春秋經曰丹旌其行離于  
 木散滯積而播揚蕩埃藹之濁納賈鄭玄傳禮曰播散也風賦曰駭淵濁揚厲錄說文曰灑亂也  
 和移淫風之穢俗禮記曰夫禮樂行乎陰陽又曰移陽若乃遊崇岡陵景山臨巖則望流川坐盤石漱清泉  
 蕩口也禮記曰夫禮樂行乎陰陽又曰移陽若乃遊崇岡陵景山臨巖則望流川坐盤石漱清泉

藉皋蘭之荷靡蔭脩竹之蟬蛩楚辭曰蘭皋兮澤浦路崇岡陵景山臨巖則望流川坐盤石漱清泉  
 舒蓄思之悵憤奮久結之纏絲論語子曰不憤不啓不發不達  
 若夫假象金革擬則陶匏孔安國尚書傳曰象法也禮記

若夫假象金革擬則陶匏孔安國尚書傳曰象法也禮記  
 則嚴霜夏凋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鳴條列子曰鄭師文學琴於師襄師襄曰  
 音曹發徵則隆冬熙蒸騁羽則嚴霜夏凋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鳴條

行而不流止而不滯隨口吻而發揚假芳氣而遠逝音要妙而流響聲激曜而清厲  
 而絕世杜預左氏傳注曰尤異也越詔夏與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衛樂助聲儀曰黃帝樂曰咸  
 于時縣駒結舌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孟于

來儀而拊翼尚書棗曰於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至極晉書阮籍字嗣宗東留附錄曰

情外染也色之別名事於末本故居於發

系北月別文星 卷二



此段言草衆會  
乃是觀劍與上  
文自別不然便  
重復矣

接入人事以觀  
王一篇之要

會花長與葉開生自相覆蓋也雙樹樹樹也垂房花作房生也房樹實也  
會交相也網技枝曲下垂也毛詩曰其桐其椅梓梧爲構榭曰向榭布如鳥翼然言播西則南北可知其枝也綠葉紫葉丹  
水波瀾蕩然也東西施翼荷狻豐沛東西施翼者謂樹枝曰向榭布如鳥翼然言播西則南北可知其枝也綠葉紫葉丹  
草白蒂古猶房也纖條悲鳴聲似竿籟音濁相和五變四會左氏傳晏子曰先王和五聲也清濁大小以相濟也吹小枝  
生變或方謂之音四會四懸真  
會也又云應四夷之樂聲相會也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言上謂聲能迴轉人腸傷氣人傷聲曰酸鼻  
而無父謂之孤寒心謂戰慄也酸鼻聲高心酸  
山上高處未至盤岸躡帆陳礎礎李商隱詩曰盤岸日噴帆山說猶襪已見上林賦言振聲若石險峻傾崎嵒墮  
也痔瘡也巖岬參差從橫相迫李商隱詩曰盤岸日噴帆山說猶襪已見上林賦言振聲若石險峻傾崎嵒墮  
也痔瘡也交加累積重疊增益加石之勢在巖岬上重益其高狀若砥柱在巫山下岸在巫山下者以砥柱山然  
又當山之孔穴也卻

仰視山顛蕭何千千炒耀虹蜺說文曰俗望山谷平青也上平俯視峭壁寥寥冥冥廣雅曰峭壁深空貌冥冥  
見其底虛聞松聲言山下杳遠不  
謂傾側之勢懸險之處人所懼  
見心自戰懼足下流汗而出也悠悠忽忽悵悵自失悵悵忽忽迷迷貌言人神惚惚然迷迷或不知所  
動驚也言無有實育之斷不能爲男五實夏合決斷之士今見此樹  
故對此而驚恐卒愕異物不知所出言卒然後有驚愕之異物從旁而出不知所  
從縱縱莘莘若生於鬼若出於神莘莘其毛長曰莘莘衆多也莘莘切字或作莘莘往來貌若出於神  
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請  
離載菁廣雅曰菁華青荃射干揭車苞并見本草菁一名烏菴今江東爲蕪澤生記爲射  
離載菁一名烏菴今江東爲蕪澤生記爲射薄草靡靡臨延天天越香掩掩

高巢發越掩掩同時發也掩同也衆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鳴相號  
鴻鳴于飛哀鳴激放王鳴鸛黃正冥楚鳩婦歸垂雞  
胡生切思婦亦鳥名也地理志曰夷通嶺北過仁里有嶺山故老相傳  
云昔有婦登北山絕望愁思而死因爲多雀離未詳高巢果老也  
當年遨遊一本云當年更唱迭和曲隨流曲由  
鳴有同歌曲故言曲隨有方之士羨門高谿史記曰方士皆掩口社預至氏傳注曰方法術也史記曰秦始皇使燕人盧生  
形辭銷化子充上成鬱林公樂聚穀蓋亦方士也未詳所見又鬱然如人盛多如林  
高谿門高二入進純儀精瑤室進謂祭也精祭也爲方書曰  
有領宮璇室高諱曰以玉飾宮也醮諸神禮太一醮亦太一也而上說祭也傳祝已具言辭已畢王乃乘王輿駟合螭垂旒  
旌旒合諧絀大紵而雅聲流冽風過而增悲哀傳祝已具言辭已畢王乃乘王輿駟合螭垂旒  
於是一篇之要

人憚悵悵懷骨息增欷並悲傷貌骨息氣也增欷也憚力甚切快力計切切於是乃縱獵者正趾如星傳言羽獵銜枝無聲  
相傳言語備告衆

人憚悵悵懷骨息增欷並悲傷貌骨息氣也增欷也憚力甚切快力計切切於是乃縱獵者正趾如星傳言羽獵銜枝無聲  
相傳言語備告衆

人憚悵悵懷骨息增欷並悲傷貌骨息氣也增欷也憚力甚切快力計切切於是乃縱獵者正趾如星傳言羽獵銜枝無聲  
相傳言語備告衆

人憚悵悵懷骨息增欷並悲傷貌骨息氣也增欷也憚力甚切快力計切切於是乃縱獵者正趾如星傳言羽獵銜枝無聲  
相傳言語備告衆

人憚悵悵懷骨息增欷並悲傷貌骨息氣也增欷也憚力甚切快力計切切於是乃縱獵者正趾如星傳言羽獵銜枝無聲  
相傳言語備告衆

人憚悵悵懷骨息增欷並悲傷貌骨息氣也增欷也憚力甚切快力計切切於是乃縱獵者正趾如星傳言羽獵銜枝無聲  
相傳言語備告衆

思憂四語為一  
篇歸宿此風人  
之道皆頌中有  
規並登云賦者  
古詩之流信哉

此賦與前篇相  
次如相如之子  
虛上林子雲之  
長揚羽獵雲合  
看乃見抑揚頓  
挫之妙也  
體態服飾此段  
已備後乃賦其  
性情特守之端  
嚴也  
七言之祖

曰羽林騎士張晏曰以應靈寶羽周禮街衛氏軍旅田弓弩不發罪罕不傾涉淋淋馳萃萃  
後今鄭志以為校止言詭譎誰也枚發如街橫街之  
韻音平 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何節奄忽蹄足灑血何問辭也言何節奄忽之間而驟而驅也邪生亦可食說文  
欲往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毛長詩節簡輿方服建雲旆蛇為旌翠為蓋冬王水水色黑故衣黑服簡輿  
里而逝蓋發蒙往自會素問黃帝曰安蒙解惑未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輔已不逮此又陳諫於王也  
竅通鬱精神察滯秋文曰凡人九竅五臟惡之精氣者五臟之使候呂氏春  
延年益壽千萬歲

神女賦一首 并序

宋玉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果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曰其  
夢若何王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補曰賦時也恍惚不自覺也 目色鬢髮若有見見婦  
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方不樂悵然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王曰狀何如也如有可記識也髮鬢  
鬢也見玉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瓊姿瑋態不可勝贊黃明也其始來也  
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所說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毛詩曰日出皎兮毛長  
美貌橫生睡方如華温乎如瑩王詩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又曰尚之以瓊瑩乎而注瓊瑩瑩石似  
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綺綺續盛文章日續以紫色赤胡橫切極服妙采照萬方振繡衣被袿裳劉熙釋  
謂之袿襪不短纖不長說文曰襪衣厚軟如恭切步商裔芳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遊龍乘雲翔翥被服倏薄裝喬喬長詩傳曰婉  
美貌方言曰媚美也他卧切說文曰悅好也與脫同他外切又悅可也言薄裝正相堪可沐蘭澤含若芳性適宜侍旁順序調心腸噴旁宜侍王旁早柔弱也王曰  
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

夫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澤陽神女得陰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鄒

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後子曰毛嬙先施天下之故也衣之以皮袿則見者皆近之既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

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尚近看既美復宜遠望孰誰也私心獨悅樂之無量交希恩踈不可盡暢他人莫親王贊其

狀其狀義義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好也毛長詩傳曰妹美也禮記曰溫潤而澤仁也

其精即方瞭多美而可觀字林曰瞭明也鄭方周禮眉聯娟以蛾揚方朱唇的其若丹

志解泰而體閑既姁嬋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間言志解泰而體閑既姁嬋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間

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珊珊聲也翼放縱貌如鳥之翼望

望余帷而延

望余帷而延

望余帷而延



王止慕其色玉乃進規於義發乎情止乎禮義風人遠音不可不正於此守禮之邪心也流蕩之主意在此

通篇分前後兩半前用諧詞後多諷語相為映發

視兮若流波之將瀾流波目視貌言舉目延奮長袖以正袵兮立躑躅而不安  
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原本也其意欲似近而心實不欲也  
鄭玄毛詩箋懷貞宜元之絮清兮卒與我兮相難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

神獨亨而未結兮塊然恍以無端含然諾其不分兮喟揚音而哀歎頰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精神也結目高狀也

容頰顧女師命太傅師傳可必歸書音義曰婦人年五十許序曰尊師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

失據毛萇詩傳聞然而暝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大夫官也登徒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戰國策曰孟嘗君至楚玉為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

又性好色閑靜也麗美也微妙也公羊傳曰定哀多微辭論語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曰體貌閑麗所受

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遺自解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王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莊子曰鵝姑射之山有雪如東素齒如含貝莊子曰將軍齒如

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觀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為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

臣少曾遠遊周覽九土足歷五都九土九州之土五都五方之都出咸陽熙邯鄲從容鄭衛溱洧之間溱洧也廣雅曰從容舉動也毛詩曰溱洧兮溱洧兮

一篇鑄結在禮  
義上從諧戲中  
說得極壯正所  
謂微詞以顯也

此賦全仿高唐  
神女之事亦耳  
才遇合之喻耳  
向來詮解只是  
痴人說夢  
感甄事絕不見  
正史當屬齊東  
之談不必深辨  
自知其偽也

中分四段逐層  
脫卸一片神行

名消于軌水

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鷓鴣鳴啾啾羣女出桑  
毛詩曰倉庚啾啾又曰十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  
冷不待飾裝巨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祛  
此郊即鄭衛之郊毛詩曰攬子祛又曰遵大路兮攬子祛  
者此本鄭詩故稱以攬動 贈以芳華辭甚妙折芳華之華以贈之欲贈芳華恐不受故先與妙辭以進之復稱詩曰寤  
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謂折芳華之花以贈之欲贈芳華恐不受故先與妙辭以進之復稱詩曰寤  
春風兮發鮮榮絮齋侯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司馬彪注漢書于虛賦曰復谷也顏師古注復音伏寤覺  
音聲如此謂贈以芳華欲結恩情而女不受毛詩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鄭女曰則己之生不如不生無生恨之辭也  
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  
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微辭謂向所陳辭甚妙者若即折登徒  
好色故不退

洛神賦一首

并序漢書音義如淳曰宓妃  
宓氏之女溺死洛水為神

曹子建

帝曰魏東阿王漢末求甄逸女甄不嫁太祖曰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晝思夜想廢寢與食黃初中入朝  
帝許植後王植金帶相見之不見與泣時已為郭后讒死余遂悟因令太子留宴飲仍以枕齊植植還  
將今與曹王遂用為枕席情交集章常辭能具為郭后以據塞口今被髮羞將此取嵌重朝君王爾言託遂不復  
見勝遂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爲洛神賦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  
黃初文帝五年號京師洛陽也洛川洛水之川也洛水出洛山濟度也

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

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辭曰

余從京域言歸東藩  
魏志曰黃初三年立植為鄴城王四年徙封雍仁其年朝京師又文紀曰黃初三年行幸許又曰四年三

迺稅駕乎蘅皋林駟乎芝田  
蘅杜蘅也阜澤也嵩高山記曰山上神容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

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觀之麗人于巖之畔  
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則君王所見無迺是乎

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遊龍  
遊龍乘雲翔翾翾然若鴻雁之驚婉婉然如遊龍之升榮

暉秋菊華茂春松  
朱穆謏金賦曰比光榮髮鬢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

太陽升朝霞  
正歷曰大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濃纖得衷脩短合度

素削衣已見魏都賦登徒子好色賦  
楚辭曰小鬢秀項若鮮卑說文曰項頸也司馬芳澤無

延頸秀項皓質呈露  
楚辭曰小鬢秀項若鮮卑說文曰項頸也司馬芳澤無

延頸秀項皓質呈露  
楚辭曰小鬢秀項若鮮卑說文曰項頸也司馬芳澤無

加鉛華弗御楚辭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鉛華粉也博物志曰燒鉛成胡雲鬢我我脩眉聯娟毛詩曰鬢髮如雲神女娟

如雲也脩長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睐靨輔承權神女賦曰美人頰其精朗皓齒曰靨輔承骨也環姿豔

逸儀靜體閑神女賦曰環姿瑋態又曰志解泰而體香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骨像應圖柔弱也綽寬也神

圖應畫圍也披羅衣之璀璨兮珥瑤珠之華瑤瑤珠瑤衣聲山海經曰沃人之國爰有瑤珠瑤郭璞曰名玉也又曰

首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司馬彪續漢書曰太皇后花勝上為金鳳以翡翠名曰皇后步搖寶白珠其目玉也又曰

曳霧綃之輕裾繁欒定情詩曰何以消霧憂足下雙步綃輕綃也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躕於山隅於是忽焉縱體

以邀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之采旄又曰旌車旌旌旗攘皓腕於神詩兮采湍瀨之女芝爾雅曰岸上曰

而通辭毛詩曰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脩羌習禮而明詩抗瓊瑤以和子兮拍潛

淵而為期要屈也佳人信脩整習禮謂立德明詩謂善言辭古人拍水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

之弃言兮悵猶豫而狐疑神山傳曰切山一山出遊於江濱逢鄭交甫交甫不知何人也目而挑之女遂解佩與之交甫

恐人來害之每預上樹久久無度復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焉曰龍西俗謂犬子隨人收和顏而靜志

方申禮防以自持韓詩曰靜審也於是洛靈感焉從倚傍徨賦注曰建自防持也謝靈運山居

疎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除去揚求也邊讓章華臺賦曰縱輕軀以踐椒塗之郁烈步衡薄而流芳薄言芳

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游女有游女不可求觀注漢上見上文毛詩曰歎匏瓜之無匹兮詠牽牛之獨處

史記曰四星在危南匏瓜牽牛為犧牲其比織女天女也天官星占曰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牽牛一名天鼓

塵非謂此為非神也淮南子曰聖人異也揚輕桂之猗靡兮翳脩袖以延佇體迅飛鳧忽若神陵波微步羅幃生

期若往若還轉盼流精光潤玉顏神女賦曰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神女賦曰吐華容婀娜令我忘冷張衡之七韻曰

那宜顧杜鵑夜祝曰懷季女使不嗔嗔鳥不可切婉如可切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主遠地辭注曰屏翳兩師名虞喜志林曰韋昭云屏翳雷師喜云兩

非之川后河伯也已見上文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馮夷女媧並騰文魚以警衆鳴玉鸞以借逝馮夷也文魚有翅能飛

駕字皆過上潮又曰將騰見上文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履於莊魏春秋命歷序曰有神人在耳紫雲車出谷口博物志曰雲



堂處子無營無欲論語曾子曰堂處乎張也處子處士也也見鷗鮮侔晨葩莫之點辱孝經鉤命決曰名毀行廢玷辱先人王逸楚辭注曰

華黍時和歲豐亘黍稷也子夏序曰華黍

黜黜重雲輯輯和風黜黜重雲不明貌徒威切輯輯風聲和也毛詩曰黍稷方華

下田宜稻黍稷靡田不播九穀斯豐尚書曰播厥黍稷周曆大小三農生九穀鄭

下不殖苾苾其稼參參其穡苾苾多貌參參長貌穡田穡也廣雅曰穡田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由庚也庚道也言物並得從陰陽道理而生

安於化故草木遂性木遂性也

而零茂隨四時也獸在于草魚躍順流

四時遞謝八風代角遞謝八風代角

五夏不迷六氣無易五夏不迷六氣無易

瞻彼崇仁其林藹藹植物斯高藹藹茂盛貌植物

方輿回回洪覆淮南子曰以天為蓋以地為輿

其性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恢恢大圓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儀也言萬物之生各由其道得其所儀也

蕭蕭君子由儀率性蕭蕭也蕭蕭敬也郭璞曰謂道

平林毛詩曰依彼平林有集鸛鳴濯鱗鼓翼振振其音

慮王彌曰一以貫之不慮而盡也莊子老聃曰至人之於德也若天之自高

述德

系七月刊文星

卷二

功德德意存居

功德德意存居



經營彫飾之迹  
述祖德中即叙  
出商周以米治  
亂之由接入秦  
與漢極妙

推出有漢之興  
落到封禁會傳  
精神一片

歸重在望其後  
過正是忠安之  
頃呼我王靈絕  
以黃髮自前收  
往全篇

蕭蕭我祖國自多章  
應劭曰左氏傳曰在商為家宰氏杜  
蕭衣朱黻四牡龍旂  
善曰應劭曰蕭衣衣上畫為斧形而下白與黑為采龍旂旗上畫龍為之朱黻上廣一尺下廣三尺長三尺  
勳績惟光  
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豳革為商伯逃至于有周歷世同  
王叔周未王  
應劭曰周禮受諸潤絕秦季氏  
劉兆曰旁言曰  
善曰諸善曰諸王已見西征賦  
我邦既絕厥政斯逸  
應劭曰自絕秦季氏之後政教逸漏不由王者臣贊曰王叔聽譖是絕我邦  
王室  
善曰與由古字通  
庶尹羣后靡扶靡衛  
善曰庶尹古曰庶尹庶官之長也羣后諸侯也善曰尚書曰  
我祖斯微選于彭城  
善曰彭城漢書曰彭城縣  
悠悠媿秦上天不寧  
乃眷南顧授漢于京  
應劭曰

漢故萬國乃命厥弟  
善曰元王也元  
建侯于楚俾我小臣惟傳  
是輔於矜元王恭儉靜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矜  
惠此黎  
民納彼輔  
弼享國漸世垂烈于後  
應劭曰元王立二十七年而薨垂遺  
迺及夷王克奉厥緒  
善曰夷王名辟  
不承惟王統祀  
故言不承統祀  
慕統宗祀也  
左左右陪臣斯惟皇士  
詩曰思皇多士皇士美士也  
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  
古曰  
惟亦思也言不思念敬慎如履薄冰之義用繼祖考  
之業也善曰守其當曹係其仕履履冰是見易婦賦  
邦事是廢逸游是娛大馬悠悠是放是驅  
應劭曰放放馬馳與馬也務些焉獸  
忽此稼苗蒸民以匱我王以媮  
善曰媮媮大馬悠悠然逸也媮與媮同樂也  
所引匪德所親匪俊  
唯固是恢唯諛是信  
顏師古  
言也  
諭諭諂夫諂諂黃髮  
善曰諭諭諂夫諂諂黃髮老人髮落更生黃者  
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縱  
逸  
應劭曰藐遠也善曰藐遠也言疏遠忠賢之補遺情欲縱逸遊也  
臣媿後顯祖輕此刑黜  
善曰尚書曰  
嗟嗟我王漢之睦親  
善曰睦密也言服屬近善  
曾不夙夜以休令聞  
善曰尚書曰  
穆穆天子照臨下土  
善曰毛詩曰明明上天昭

明明羣司執憲靡顧  
善曰羣司執憲靡顧也言執天子  
正遐由近殆其茲怙  
善曰此謂此親也言欲近遠人先從近  
曷不斯思匪思監嗣其罔則  
善曰言王不思監鏡之彌彌其逸爰爰其國  
善曰曷不斯思  
應劭曰曷不斯思  
親如王怙恃漢成不節慎以披發於嗟嗟我王  
善曰曷不斯思  
致冰匪霜致墜匪媢  
善曰致冰無不究由微霜致墜非一日之寒也昔  
瞻惟我王時靡不練  
善曰時是也練無不委練  
與國救顛執違悔過  
善曰言欲此其邦國救其  
追思黃髮秦繆以霸  
善曰秦繆公伐鄭為晉所敗而歸乃作秦歲月其  
祖年其逮者  
善曰祖年其逮者  
於赫君子庶顯于後  
善曰君子庶顯于後  
我

勵志首  
此詩茂先自勸勵學  
張茂先





有此一段文氣  
激昂

受封之由

獲罪少由

蕭斌曰蒙聖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造市死之義感猶思也毛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遺死爾雅曰遺遠也主之渥恩文子曰昔者中黃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試文曰披面應也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曾子曰君子朝有過夕改則朝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忍垢苟全則犯詩人

胡顏之讓即上胡不遺死之義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胡義也此詩謂伏惟陛下應劭曰陛升堂之階玉者必有執兵斥故呼在階而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漢書曰孝文帝德厚侔天施暢春風澤如時雨也若稱賦下問下侍者執事皆此類也

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呂氏春秋曰甘露時雨不私一物是以上下蕃從下上其均乎如一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紛請索綏七子均養者鳴鳩之仁也毛詩曰鳴鳩在桑其子七芣毛萸曰鳴鳩之仁也論衡曰父母之

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矜憐也論衡曰不察乎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敢自棄者也左氏傳士貞伯曰鄭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耆末無執珪之望黃耆珪者古之諸侯所執周禮曰上公之禮執珪圭諸侯之禮執信不圖聖詔猥垂齒召不齒孔安國曰三年之後乃齒錄之至止之日馳

心輦轂毛詩曰至止肅肅胡廣漢官解詁注僻處西館未奉闕庭闕庭神靈踊躍之懷瞻望反側毛詩曰踊躍用及又反側不勝大馬戀主之情史記丞相翟直曰謹拜表并獻詩二篇詞旨淺末不足采覽實露下情冒願以

聞臣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漢書吉義張晏曰人臣上書當昧犯死罪而言也

責躬詩音四言

於穆顯考時惟武皇毛詩曰於穆清廟禮記曰王立七廟曰顯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毛詩序曰文王受命作周

不也傳發明帝頌表曰朱旗所拂九土披攘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天朱旗翳日登彼天子好色賦曰方化滂流體天統物寧濟蒸民

荒服來王廣雅曰方道也謂道德之化也蔡邕陳覽曰超商越周與唐比蹤唐虞禪讓故云超越篤生我皇奕世載

聰我皇文帝也毛詩曰萬生武王武則肅烈文則時雍毛詩曰相土烈烈毛詩曰相土契孫也鄭方曰戚武之受

禪于漢君臨萬邦魏受漢禪已見魏都賦尚書曰萬邦既化率由舊則毛詩曰不愆不忘率由

國爾雅曰命也尊君命謂之命左氏傳晉辰生此王國帝曰爾侯君茲育土毛詩曰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爾雅曰命也尊君命謂之命左氏傳晉辰生此王國帝曰爾侯君茲育土毛詩曰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王曰受茲清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毛詩曰奄有龜蒙毛萸曰奄也尚書曰青州海濱廣斥孔安國

旗章有叙尚書曰車服以庸國語曰為車服旗章以旌之毛詩曰庭燎有輝禮記曰舉掛時綱動亂國經

濟多土尚書曰得又在官尚書曰伊余小子恃寵驕盈毛詩曰閔予小子班固漢書舉掛時綱動亂國經

改封事跡

加爵之事

責躬之實

願以賄罪

結意悲切

幼舟使者有司請治罪帝國有典刑我削我黜植集曰博士等議可削爵士免為庶人尚

以太后故聚爵安鄉侯魏志曰有司請罰植罪廣雅曰將欲也周易曰實子戴棘毛長詩傳曰宜致明明天子時惟篤類

也其可改封書毛詩曰遂下干理鄭少禮記注曰理治微之官徵禮曰率導也

不味其罪永錫爾類鄭少曰長以與汝之族類注曰及曰不忍我刑暴之朝肆能肆諸市朝杜預注曰肆市刑也

彼執憲哀子小臣章五調諫詩曰明明天子令問不已又曰及曰不忍我刑暴之朝肆能肆諸市朝杜預注曰肆市刑也

城蜀東部書充州之境尚安鄉印綬股肱弗置有君無臣尚書大傳曰荒淫之闕誰弇予身章五調諫詩曰

充州植亮曰行至延津受安鄉印綬股肱弗置有君無臣尚書大傳曰荒淫之闕誰弇予身章五調諫詩曰

作諷號亮僕夫于彼冀方植集曰詔云知到延津遂復來出獵表曰臣自招罪豐從居京師待罪南宮然植雖封安

禮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毛其詩鄭侯伯住冀州也時魏都鄴冀州之境也一云謂魏以魏為京師蒙恩得還也植求晉業

也尚書五子之歌曰惟彼河唐有此冀方嗟余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表曰雖免大珠得歸本國毛詩曰

曲成萬物而不遺冠我方冕要我朱紱周禮曰王之五冕皆方冕木表毛詩曰朱芾斯皇弗與絃同禮記曰

我榮我華揚雄侍中疏曰光華必有德德必有爵侯佩山方而朱紱經綬也禮志曰朱紱光大仰齒金璽

俯執聖策左氏傳曰有榮華必有德德必有爵侯佩山方而朱紱經綬也禮志曰朱紱光大仰齒金璽

惟馬咨我小子頑凶是嬰說文曰逝慙陵墓存愧闕庭匪敢傲德寔恩是恃威靈加足以沒齒

五世來厥四子請德論曰聖德隆盛外覆論語子曰昊天罔極生命不圖言生之天壽不可預謀也毛詩

子曰分於道謂之命嘗懼顛沛抱罪黃墟論語曰顛沛必於是黃墟高誘曰泉下有墟山願蒙矢石建旗東獄

毛詩傳曰苟不圖嘗懼顛沛抱罪黃墟論語曰顛沛必於是黃墟高誘曰泉下有墟山願蒙矢石建旗東獄

建詩曰我心常惴惴思從從太山鎮吳之境子曰上際九天下契黃墟高誘曰泉下有墟山願蒙矢石建旗東獄

免矣論語子曰見危授命亦可以與成人甘赴江湖奮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左氏傳曰天啓

顏如渴如飢禮記思也念豈當有志毛詩曰憂心烈烈載載憂渴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記

于韋謂木景公曰天高聽卑爾雅曰皇君也又曰肯可也陸固說東平王蒼曰懸陰照微之明信曰吳之聽

應詔詩一首四言

肅承明詔應會皇都爾雅曰肅敬也東都賦曰下明詔也星陳風駕秣馬脂車毛詩曰星風駕又曰言

命彼掌徒肅我征旅鄭方禮也注朝發騫臺夕宿蘭若騫臺蘭若者以美吉之漢宮闈名曰長安有芒芒原

隰祁祁士女毛詩曰宅粲祁祁經彼公田樂我稷黍毛詩曰爾我公田又曰愛有樛木重陰匪息毛詩曰南有樛

木不可休息雖有糗糧飢不遑食毛詩曰乃裹糗糧毛詩曰我糗糧食也音侯望城不過面色不遊鄭方禮注

僕夫誓策平路是由周禮注曰僕夫正策鄭方禮曰驕驕揚鏢漂沫廣雅曰驕驕座也舞賦沫流風翼衡輕雲

本意在此

歸重在此

分章叙曲折  
有情周旋得體  
可以逼西京而  
定推傑作

頓挫  
應不素肆  
叙事中功罪分  
明兼入議論絕  
妙文法

承蓋甘泉賦曰風從南而扶輿涉澗之濱綠山之隈孔安國尚書傳曰隈遵彼河濱詩曰在河之

日滿西濟關谷或降或外關南伊關谷即大谷也騾驂倦路再寢再與再興詩曰再興

前驅舉燧後乘抗旌毛詩曰伯也執殳王前驅西京雜記曰周勃之輪不輟運鑿無廢聲毛詩

愛既皇帝室稅此西壩毛詩曰召伯所稅毛長日嘉詔未賜朝觀莫從毛長詩傳曰觀見也

俯惟關庭門插也長懷永慕憂心如醒楚辭曰情懷而長懷也嘉詔未賜朝觀莫從毛長詩傳曰觀見也

開中詩一首四言岳上詩表曰詔曰爾自作爾詩蘇軾詩林對前後兩屈坐詠調下獄齊萬年編戶隸屬

於皇時晉受命既固毛詩曰於皇時周又曰天立厥配受命三祖在天聖皇紹祚高祖文帝號曰宣帝追號曰

德博化光刑簡枉錯周易曰善世而不代德博而化而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

微火不戒延我寶庫其一王鷹晉書曰惠帝之寶蠢爾戎狄狡焉思肆楊諸公讚曰此地盧

岳牧慮殊威懷理二尚書曰戎狄事諸侯威懷而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

相栢梁征高牙乃建西實毛詩曰梁王形為征西大將軍

虎視眈眈威彼好時晉紀

繼之夏侯卿士政輿人謂之子產若死誰其嗣之又曰楚伐吳子魚死楚師繼之毛詩曰皇清焞土

處列營寨時其四王隱忠烈欲遣討氏乃建威將軍謝承後漢書曰西夷蠢動茲雄共興

承平漢書師丹曰守有完郭戰無全兵孫子兵法曰凡用鋒交卒奔孰免孟明韓左氏傳曰孟明

飛檄秦郊告敗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應劭曰以雞毛系賊繩武

周殉師令身膏氏斧年為亂處仰天嘆曰古

秦事戎邊有警輒露插刃以激急之意也左氏傳曰王師敗績

周殉師令身膏氏斧年為亂處仰天嘆曰古

秦事戎邊有警輒露插刃以激急之意也左氏傳曰王師敗績

秦事戎邊有警輒露插刃以激急之意也左氏傳曰王師敗績

秦事戎邊有警輒露插刃以激急之意也左氏傳曰王師敗績

秦事戎邊有警輒露插刃以激急之意也左氏傳曰王師敗績

著眼在兵敗民困一段見關中之可憫所以叙事較詳志

再命專征

論孟觀功過

者將受命鑿凶門必出蓋有進無退我為大臣以身人之云亡貞節克舉

違命投界朝土庶人從北平廣雅曰違背也毛詩曰王履晉書曰盧雅諫論此方也

哀此黎元無罪無辜傳曰黎元也高誘戰國策注曰元元善也毛詩曰無罪無辜

天子是矜肝古食良晏寢孔安國尚書傳曰矜恤也左氏傳伍舍主憂臣勞執不祗懷史記范雎曰自聞

死周書曰君憂曰勞主辱且愧無獻納尸素以甚發者賈人但有賈朴而無治國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

逝開中氏及諸將殿退乃遣禮也昔檣誓將軍封上谷郡公及親奉成規稜威遐厲皆實別傳曰成規與書廣

以萬計兵固詭道先聲後實言勸揚聲合於詭道也司馬兵法曰兵者詭道故能聞之有司以萬為一

誅萬有司以之為觀一紂之不善我未之必有司折之木也論語子貢曰紂之不善我未之有司以萬為一

感德諛彰甲吉其十觀虛明誅之之功論篇曰龜過也虛龜變彰其義一耳在交相避東觀漢記曰金城龍

西甲南勒炮種羌反出塞外說文曰水出西河美稷縣故羌人因水為姓漢沖帝時雍門不啓陳汧危逼

羌蒲城如歸化是其先也左氏傳曰晉人滅赤狄甲氏杜預注曰甲氏赤狄別種

左氏傳曰申息之北門不啓觀遂虎奮感恩輸力左氏傳晉書曰孟軻身當大敵功蓋一時重圍克解危城載

色守中典書曰藪從中亭北出何重韻錄二萬八以鐵之宛爾解班固取恭豈曰無過功亦不測

詩曰處若源泉深不可測情固萬端于何不有范莊後漢書劉焉曰麥故萬端

年終初夏民職上言朝氏帥齊萬年及孟觀至大戰數十生送焉日納其降曰泉其首二日皆語辭也

首於木疇真可掩孰偽可久即明觀言為真駁言為偽爾雅曰疇孰誰也楚辭曰射虛偽之可長

蔽爾訟謂有司考驗之也五刑之法律司蒙蔽其辭周禮曰司當乃明實否則證空其言當告之明空以事其

漢邦其十二此論駁也東觀漢記曰護羌校尉林奉使有奸諂降諸林林欲以為功劫奏言大豪後鎮岸兒頗吾復誦林

漢邦林言其第一豪問車轍林對前後兩屈林以誣誣誣獄上不忍誅免官後涪州刺史秦林賊罪後收繫用林

漢邦林言其第一豪問車轍林對前後兩屈林以誣誣誣獄上不忍誅免官後涪州刺史秦林賊罪後收繫用林

漢邦林言其第一豪問車轍林對前後兩屈林以誣誣誣獄上不忍誅免官後涪州刺史秦林賊罪後收繫用林

漢邦林言其第一豪問車轍林對前後兩屈林以誣誣誣獄上不忍誅免官後涪州刺史秦林賊罪後收繫用林

漢邦林言其第一豪問車轍林對前後兩屈林以誣誣誣獄上不忍誅免官後涪州刺史秦林賊罪後收繫用林

監丞死 周人之詩寔曰采薇北難獫狁西患昆夷毛詩序曰采薇遺戍役也文王西有昆夷之患此有獫狁

斯民我心傷悲故言之日也毛詩曰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斯民如何荼毒于秦毛詩曰生風如何尚書曰不師旅

既如饑饉是因論語子曰加之之以饑饉疫癘淫行荆棘成榛元康七年正月周處死七月雍州疫大旱關中飢米斛

行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絳陽之粟浮于渭濱十五謂運絳陽之粟以賑關中也漢書河東郡有絳縣

耳曰余從狄明天子視民如傷滑曰國之興也文氏傳傷申命羣司保爾封疆詩曰明明羣司左氏傳

知聲曰而帥偏靡暴于眾無陵于強誠羣司也言無以眾而暴寡無以強而陵弱韓子曰

陽其十六謂開中民也羣司既整寡弱免於陵暴也皆羣義如從春陽詩曰嵩陽其琛毛詩曰端端

公讌 公讌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 贈答雜詩于建在仲宣

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公子謂文帝時武帝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

也楚辭曰宣遊兮列宿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朱華芙蓉也毛詩曰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飈接丹輅

輕輦隨風移解朝日容徒飄飄放志意千秋長若斯古詩曰薄袖放情志戰國策

公讌詩一首 五言 吳天降豐澤百卉挺葳蕤爾雅曰夏為昊天毛詩曰百卉具腍宇林曰卉草總名涼風撤蒸暑清雲却

炎暉孔安國論語注曰撤去也蒸熱氣也南方為高會君子堂並坐蔭華榭漢書曰漢王置酒高會毛詩曰

華榭孔安國尚書嘉肴充圓方旨酒盈金罍毛詩曰嘉肴腍臍南都賦曰珍羞環玕充溢管絃發徵音曲度清且悲

傳曰徵美也合坐同所樂但翹杯行遲毛詩曰旨酒思柔又曰我妹酌彼金罍管絃發徵音曲度清且悲

待誰漢書曰田蚡卒飲極權而去含情謂合其歡情而見眷良不翅疏守分豈能違本望已時常分豈敢違

越乎過多也論語摘裏聖進識曰徐行守分思哉不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授左氏傳正當曰毛詩曰樂只君

子福履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壽魏魏魏主人謂太祖也論語子曰魏魏乎惟天克符周公公業奕世不可追

日周公曰願翼武王用事居多奕世已見上文此詩侍曹操誦

公讌詩一首 五言

陳王此篇猶有

公讌詩不易公

以其照頌體不

得自由也

劉公幹 魏志曰東平劉楨字公幹少有志太祖辟丞相掾屬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命楨出拜坐中皆依楨獨不視太祖問之收楨或死楨依者文賦數十篇卒

永日行遊戲懼樂猶未央 永日長日也尚書曰且以永日 遺思在夕夜相與復翺翔

秦嘉贈婦詩曰遠馳妙款 遠馳妙款 輦車飛素蓋從者盈路傍 古詩曰日出東南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

草上則為象木之珍風俗 清川過石渠流波為雷防 周禮曰以防水水射於四壩 芙蓉散其華齒齒溢金塘

毛萋詩曰河上乎翔翔 通曰太山松鬱鬱蒼蒼 靈臺鳥宿水裔仁獸遊飛梁 假美名以言之楚辭曰蛟何為兮

華也金塘猶金堤也 靈臺鳥宿水裔仁獸遊飛梁 假美名以言之 楚辭曰蛟何為兮

平未始聞歌之安能詳 毛萋詩傳曰投翰長歎意綺麗不可忘 翰筆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一首 五言魏志曰建安十六年五月天子命公世子至為五官中郎將

應德璉 魏志曰汝南應璩字德璉太祖辟為丞相掾屬後為五官將文學卒

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 為鴈子飛家毛詩曰鳴鴈在梁載其言我寒

門來將就衡陽棲 淮南子曰北城之山曰寒門高誘曰精美所在故曰寒門往春翔北土今冬交南淮

鴻鵠春北而秋 遠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頹 高臺辭曰我欲負之毛衣推頹

珠璣沙石何能中 自謂簡珠璣賈人也沙石喻羈小也淮南子曰周之 欲因雲雨會濯翼陵高梯

曰風雨感魚龍仁義動君子 范曄後漢書郭滂上疏曰披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階 漢書曰左馬頰滂

雲雨之濕澤高梯喻尊位也 賈逵圍論注曰梯猶階也 和顏既以暢乃肯顧 細微 贈詩見存慰小子非所宜

無歸 不醉無歸 凡百敬爾位以副飢渴懷 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飢渴待賢

皇太子宴少圃宣猷堂有令賦詩一首 四言王隱晉書曰愷懷太子遜字熙祖惠帝即位立為皇太子揚修期涇陽記曰東宮之北曰少圃 自昔哲王先天

三正迭紹洪聖啓運 三正夏曆周也周建丁為正月夏建寅為正月商建丑為正月 自昔哲王先天

而順尚書曰在昔堯先哲王 易曰大人者先天下而憂乎人 羣辟崇替降及近古 國語曰吾聞君子惟獨居

曰近古以來未嘗有也 黃暉既渝素靈承祐 魏志曰黃暉為金行曰素干寶搜神記曰驅推五德

五年十節帝時有黃星見於建宋之分野 遼東奏施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燕清之間其錄

德王當洛陽金於西方 乃春斯顧祚之宅土 毛詩曰以土而命之氏尚書曰降丘宅土 三后始基

素靈爾雅曰渝發也 祐福也 乃春斯顧祚之宅土 毛詩曰以土而命之氏尚書曰降丘宅土 三后始基

武王承 三后謂宣景文也世武世祖武皇帝也國語曰承基 協風傍駭天啓仰澄 國語曰虞帝能聽協風以

音象筆數然無甚出色處

以此興起便能脫去公極恒起

和也廣雅曰駭起也說文曰暴淳曜六合皇慶攸與國諱史伯對鄭桓公曰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自彼河

汾奄齊七政晉以齊七政攻孔安國曰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也時文惟晉世篤其聖周禮思泉氏量銘曰

尚書曰世篤忠貞毛萇詩傳曰篤厚也欽翼昊天對揚成命尚書曰欽若昊天毛萇詩傳曰翼敬也毛詩九

區克咸讎歌以詠劉勰驛都太守箴曰大漢遺周化洽九區尚皇上纂隆經教引道皇上帝受命二后受之

能弘道于化既豐在工載考鄭少日考成也俯釐庶績仰荒大造尚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孔安

于西也杜預曰造成也儀刑祖宗妥綏天保毛詩曰儀刑文王篤生我后克明克秀茂德淵沖

又曰克明克類體輝重光承規景數尚書曰昔先君文王武王重光爾雅曰景大也尚茂德淵沖

天姿王裕尚書曰有夏先后方懋厥德家語齊大夫子與見孔子曰今知海淵之為大數字書曰冲虛也桓

臣邈彼荒遐法氏傳子產曰魏之姿所以絕人遠者也應劭漢官儀曰太子有玉質廣雅曰裕容也葛爾小

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洛陽門匪願伊始惟命之嘉左氏傳周子曰孤始願

大將軍謙會被命作詩一首四言魏榮緒晉書曰成都王穎字嘉慶趙

陸士龍為吳王都下令出字俊嚴有惠政機被收并收雲

皇皇帝祐誕隆駿命毛詩曰皇皇后帝又曰誕聖帝不易毛萇曰駿大也四祖正家天祿保定

也周易曰正家而天下定尚書曰天睿哲惟晉昔有明聖尚書曰明作哲睿作如彼日月萬景攸正其一尚書

祿永終保定即天俯定爾已見上文睿哲惟晉昔有明聖尚書曰明作哲睿作如彼日月萬景攸正其一尚書

考若日月之照臨傳方歌詩曰日巍巍明聖道隆自天從而隆毛詩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則明分爽觀象

洞方孝經曰則天之明孔安國尚書傳曰爽明也陵風協紀絕輝照淵淵言廣雅曰升降於辰極光炎絕遠下照淵

光曰皇德協極注曰極北辰也對神書曰末肅雍往播福祿來其二毛詩曰肅雍顯相杜預左氏傳注曰

在昔姦臣稱亂柴微姦臣謂趙王倫也法言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尚書曰敢行誦亂柴微神風潛

駭有赫茲威毛詩曰皇矣上林靈旗樹旆如電斯揮日泉賦曰樹靈旗楚辭曰靈旗致天之居于河之沂

皇輿凱歸其三趙王倫廢帝於金墉城敗倫於温帝復還故曰再集毛詩曰天顏網既振品物咸秩

也辰啓重光協風應律國語曰次序三辰貫也協風已見上文應律應律而重也函夏無塵海外有謐

也辰啓重光協風應律國語曰次序三辰貫也協風已見上文應律應律而重也函夏無塵海外有謐

也辰啓重光協風應律國語曰次序三辰貫也協風已見上文應律應律而重也函夏無塵海外有謐

也辰啓重光協風應律國語曰次序三辰貫也協風已見上文應律應律而重也函夏無塵海外有謐

也辰啓重光協風應律國語曰次序三辰貫也協風已見上文應律應律而重也函夏無塵海外有謐

也辰啓重光協風應律國語曰次序三辰貫也協風已見上文應律應律而重也函夏無塵海外有謐

也辰啓重光協風應律國語曰次序三辰貫也協風已見上文應律應律而重也函夏無塵海外有謐

也辰啓重光協風應律國語曰次序三辰貫也協風已見上文應律應律而重也函夏無塵海外有謐

也辰啓重光協風應律國語曰次序三辰貫也協風已見上文應律應律而重也函夏無塵海外有謐

也辰啓重光協風應律國語曰次序三辰貫也協風已見上文應律應律而重也函夏無塵海外有謐

也辰啓重光協風應律國語曰次序三辰貫也協風已見上文應律應律而重也函夏無塵海外有謐

其四揚雄河東賦曰由夏之大漢東觀漢記曰祭彤為遼東太芒芒宇宙天地交泰左氏傳曰芒芒禹跡南  
守朔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毛詩曰海外有藿爾雅曰謫靜也  
天地交泰曰王在華堂式宴嘉會毛詩曰王在靈囿也嘉會足以合禮夕暉峻朗翠雲崇靄毛詩曰見上  
服藻垂帶夫服藻火毛詩曰彼都人士垂帶而厲  
顏下風毛詩曰薄言采之載考已見上文漢書傳不疑  
而德潤寡施已唯約于禮斯豐魏文帝典論曰君子謹乎約以引乎  
也毛詩曰宋錫難老  
又曰如南山之壽

晉武帝華林園集詩首  
華林園在城內東比隅魏明帝起名芳林園齊王芳改爲  
華林干寶晉紀曰泰始四年二月上幸芳林園與羣臣宴賦詩觀志孫盛晉

陽秋曰散騎常侍應貞詩最美

應吉甫  
文章志曰應貞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晉武帝高祖軍

悠悠太上良之厥初毛詩傳曰悠悠遠貌太上太古也老子曰太上不知有皇極肇建彝倫攸敷尚書曰  
極又曰天子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典五德更運膺籙受符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春秣命應序曰五德之運同  
倫攸敷孔安國曰皇大極中也  
準曰天子受符以辛曰立號  
陶唐既謝天歷在虞陶上有堯城堯嘗居之故號陶唐氏天歷天之歷數也巳  
見上文虞於時上帝乃顧惟眷矣安國尚書傳曰時其一說文解字云陶白再成也在齊陰夏書曰東至陶巳  
謂舜也  
隆徽張步曰皇天神漢聖哲應期尚書位以龍飛文以虎變周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夕澤滂流仁風潛伏  
刑澤聖恩也曹子建黃初詩曰區內宅心方隅回面居心也刺秦美新曰回面內舞雩雩然天垂其象地曜  
化滂流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

其文周見其形聖人則之韓詩外傳曰天見其象鳳鳴朝陽龍翔景雲毛詩曰鳳鳴矣于彼高岡格  
朝陽孝經授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景雲嘉禾重穎蕙莢載芬孝經授神契曰王者德至地則嘉禾  
出徐梁之曰一名慶雲文子曰景雲光潤嘉禾重穎蕙莢載芬生東嶽嘉禾生於朝陽縣嘉禾不生一莖  
九瑞田儉子曰堯爲天子率土咸序人胥悅欣幸土之積莫非王臣恢恢皇度穆穆聖容按說而不失禮  
莫康生于庭爲帝成歷

記曰天言思其順貌思其恭在視斯明在聽斯聰高書曰必從貌曰恭視曰明聽曰聰注曰是則可從恭恭  
恭言登庸以德明試以功又曰明試以功事服以禮其恭惟何味且丕顯左氏傳鼎之銘曰無理不經  
思忠登庸以德明試以功又曰明試以功事服以禮其恭惟何味且丕顯左氏傳鼎之銘曰無理不經

無義不踐行捨其華言去其辯禮記曰理發乎外而象莫不順鄭玄曰理謂言行也陸賈新論曰義者德之經  
捷給則數爲人所遊心至虛同規易簡緜老書曰遊心于寂莫老子曰致虛極無以輔言亂言爲政辯捷也口  
增故云去其辯

下之理得矣六府孔修九有斯靖府孔修毛詩曰奄有九州澤靡不被化罔不加聲教南暨西漸流沙

易從簡易而天六府孔修九有斯靖府孔修毛詩曰奄有九州澤靡不被化罔不加聲教南暨西漸流沙

易從簡易而天六府孔修九有斯靖府孔修毛詩曰奄有九州澤靡不被化罔不加聲教南暨西漸流沙

易從簡易而天六府孔修九有斯靖府孔修毛詩曰奄有九州澤靡不被化罔不加聲教南暨西漸流沙

易從簡易而天六府孔修九有斯靖府孔修毛詩曰奄有九州澤靡不被化罔不加聲教南暨西漸流沙

易從簡易而天六府孔修九有斯靖府孔修毛詩曰奄有九州澤靡不被化罔不加聲教南暨西漸流沙

易從簡易而天六府孔修九有斯靖府孔修毛詩曰奄有九州澤靡不被化罔不加聲教南暨西漸流沙

易從簡易而天六府孔修九有斯靖府孔修毛詩曰奄有九州澤靡不被化罔不加聲教南暨西漸流沙

易從簡易而天六府孔修九有斯靖府孔修毛詩曰奄有九州澤靡不被化罔不加聲教南暨西漸流沙

易從簡易而天六府孔修九有斯靖府孔修毛詩曰奄有九州澤靡不被化罔不加聲教南暨西漸流沙



尚書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幽人肆險遠國志遐毛萇詩傳曰幽遠也長揚賦曰越裳重譯充我皇象

其六尚書大傳曰成王之時越裳重譯而來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使之不遇故我列辟赫赫虎臣

重三譯而朝也鄭步曰欲其轉相曉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充滿也典引曰盛哉皇家

臣列特毛詩曰蓬厥虎引曰德內和五品外威四賓五品謂五常也又曰四備言燕私又序曰不能錫命以禮尚

職以任邦國毛詩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備言錫命羽蓋朱輪書大傳曰古諸侯之於天子賜其車

服號曰命諸侯鄭少儀禮注曰命加爵服之名賚宴好會不常厥數禮記曰秦王告趙王欲為好會數猶神

子虛賦曰建羽蓋揚桴書曰乘朱輪者十人賚宴好會不常厥數禮記曰秦王告趙王欲為好會數猶神

心所受不言而喻范曄後漢書鄧禹上疏曰聖鑒定於神心孟子曰於時肆射弓矢斯御呂氏春秋曰天子

弓矢斯張毛發彼五的有酒斯飲禮記曰發彼有的以祈爾壽毛萇曰的射質也鄭少儀禮注曰天子

氏傳注曰文武之道厥猷未墜道未墜於地也在昔先王射御茲器示武懼荒過亦為失矢者器也

為用之過亦凡厥羣后無懈于位其九毛詩曰不備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首今相承以為舊準沈約宋書曰孔靖字季恭宋臺初建以為尚書

令讓不受辭事東歸高祖賦之戲馬臺百寮咸賦詩以述其美

謝宣遠宋書七志曰謝瞻字宣遠東郡人也幼能屬文宋黃門郎以弟明權貴求

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禮記曰孟秋之月涼風至又曰仲秋之月涼風至又曰孟秋之月涼風至又曰孟秋之月涼風至

工繁林收陽彩密苑解華叢巢幕無留鷲遵渚有來鴻左氏傳曰吳公子札聘于上國簡于戚聞孫林

夫子孫文子也毛詩曰鷲飛遵輕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華育而不長王逸曰商風西風也秋氣起則西

雅禮記曰九月之節鴻雁來賓聖心眷嘉節揚暨及行官孫卿子曰良至也東觀漢記曰濟陽有武帝行宮四遊露

芳醴中堂起絲桐儀禮曰自酒令芳西京賦曰從中堂之養坐史記曰樂琴見春威

窮楚辭曰日出暘谷拂于扶桑逝矣將歸容養素克有終歸客謂晴也楚康幽憤詩曰養素全真王隱晉

君于有終古班固漢書述臨流怨莫從歡心歎飛蓬言己幸於時役未果言歸流流念鄉已結莫周易曰謙亨

曰疏克有終散金煖老臨流怨莫從歡心歎飛蓬言己幸於時役未果言歸流流念鄉已結莫周易曰謙亨

適值寡人有權心商君書曰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

樂遊應詔詩首官城北三里晉時藥園也少好學焉

范蔚宗沈約宋書曰范蔚宗字蔚宗順陽人也少好學焉

崇盛歸朝闕虛寂在川岑方靜也山梁協孔性黃屋非堯心論語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何晏曰言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何晏曰言

如此起使自迥  
然不同

起局後錄通篇  
亦綺麗相稱  
閣文章自非寒  
儉可比

之梁也漢書曰紀信乃乘王車... 許由故非洗心所悅... 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 下流雲起行蓋晨風引鑿音原... 黃圃曰蒲池觀在城外漢書成紀... 輔長無供帳之勞張晏曰帳帷帳也... 無近尋 蘇雅曰啼視也王... 機應嘉賦曰悲來日之探已謝丹... 苦短恨頻年之方促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一首 五言

謝靈運

季秋邊朔苦旅鷹違霜雪 列子曰禽獸之習違寒就溫... 癩病也今本亦作肥字非 良辰感聖心雲旗舉節 行兩禮曰吉日... 宮蘭厄獻時哲 魏文帝書曰從者鳴笳以啓路... 宴光有孚和樂隆所缺 薛君韓詩蘭之生應則曰厄... 不聞而使其自也司馬彪曰在察也有寬也... 脫冠謝朝列 廣雅曰送仕也尚書曰至于海隅... 豈伊川途念宿心愧將別 必有塗焉趙壹報羊... 美亡園道喟焉傷薄劣 王肅曰彼美孟孟周易曰... 應詔燕曲水作詩一首 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寅... 顏延年

道隱末形治彰既亂 老子曰大象無形又曰道隱無名... 能名也太古經曰亂不極則治 帝迹懸衡皇流共貫... 以不羣臣也長揚賦曰逮至孝文隨惟王創物永錫洪筭... 風乘流毛詩序曰周家也厚仁及草木漢書曰五祚融世... 漢星聚于東井此高祖受命之符當以義取天下祚融世... 天臨海鏡 正位上謂文帝也漢書薄昭書曰如天之... 軒駕時未肅文囂降照臨

許由故非洗心所悅... 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 下流雲起行蓋晨風引鑿音原... 黃圃曰蒲池觀在城外漢書成紀... 輔長無供帳之勞張晏曰帳帷帳也... 無近尋 蘇雅曰啼視也王... 機應嘉賦曰悲來日之探已謝丹... 苦短恨頻年之方促



敏德西都賦曰講論乎六藝左氏傳范宣子曰其次立言

曰以文交浚明也禮記曰先王修道以達義極乎情論曰學者既多

覺顧惟後昆其一言大義漸垂永瞻先賢之意顧思後昆以正之孟子伊尹曰天

尹子曰天地之道莫見其所以長物而物長聖人時屯必亨運家則正周易曰屯元亨利貞

之道亦然漢書曰危義繼天而王為百王先首

曰周易曰蒙亨利貞王假開武術闡揚文令安國曰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復武修文孔

其二尚書曰庶邦庶事懋康高士傳孔子問項橐曰居何在曰萬流屋是虞庠飾館

也注曰聖之圖書也炳流匹也雜書曰秦失金鑄鄭至戴仁而行抱義而與毛詩曰

膚圖孔聖之圖書也炳流匹也雜書曰秦失金鑄鄭至戴仁而行抱義而與毛詩曰

丹傳為答謂謂楚子曰求懷仁懷仁集抱智厲至

諸侯而慶至杜預曰德也踵門陳書躡躡獻器陳列其書而進之也史記曰履

曰河間獻王修學好古或有先祖躡躡獻器陳列其書而進之也史記曰履

儲聿光往記禮記曰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子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寢門外

色變行不正履王季復然然後乃復初漢書球也思皇世哲體元作嗣天而作

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孔安國尚書傳曰聿也思皇世哲體元作嗣天而作

資此風知降從經志資猶藉也毛詩曰維夙知而暮邊彼前文規周矩值其四

當正殿虛筵司分簡也左氏傳鄭子曰女鳥氏司分者也爾雅曰簡擇也尚

尚尚有席禮記曰席間函文鄭方曰函容也侍言稱辭停史東筆記曰有善

巫疑疑丞也禮記曰虞夏商有師保有疑丞

筆事芳妙識幾音王載有述其五周易曰知幾其神乎尚書曰熙帝之載王肅

神議芳諫非庸聽所善孔安國尚書

傳曰肆諫也鄭方毛詩箋曰訊言也

薦歌笙周易曰觀留而不薦王假曰可觀者莫盛乎宗廟宗廟之司昭事是肅

尚書成王曰黍稷獻終艷吉即宮廣燕獻終艷也尚書曰乃卜三龜一襲吉孔

非聲明德惟馨獻終艷吉即宮廣燕獻終艷也尚書曰乃卜三龜一襲吉孔

懸簞周禮曰宿懸於柞階其南鍾然則金也

曰美士有乾酒澄端服整弁其七禮記曰酒清於酒而不飲飲而不敢食

六卿也周禮曰典命掌諸侯之五儀其衣服禮儀各取其命之數

服以明人爾雅曰東西牆謂都莊雲動野旭風馳爾雅曰伯夷起而相儀

兩集雜倫周伍漢超哉邈荷其入鄭玄禮記注曰倫比也說文曰伍相參清暉在天容光必照

裝並至倫周伍漢超哉邈荷其入鄭玄禮記注曰倫比也說文曰伍相參清暉在天容光必照



非後人所能及者此所以為建安風韻

前首言去路之荒涼次首言離懷之難極以山川一句收轉前首大情一片奮奮翼起

全用老莊之言自是晉人習氣存此以備一體耳

一路平衍只結味四語厚有餘

步登北芒坡遙望洛陽山北芒巴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說文曰寂無人聲也獻帝紀曰車駕至洛陽宮室盡燒垣牆皆頓摧荆棘上參天漢孟子曰泰山之高參天入雲不見舊耆老但覩新少年東觀漢記馬援側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東觀漢記馬援所立國語曰田疇荒遊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風俗通曰南燕賈遊曰一牛為疇遊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風俗通曰南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火念我平常居氣結不能言古詩曰悲與親友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李陵與蘇武書曰兼名清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莊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朝露願得展熾熒我友之朝夕毛詩曰熾熒之末又曰我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爾雅曰昵近也漢書中饋

豈獨薄賓飲不盡觴周易曰在中饋王稱曰婦人職中饋儀禮有愛至塗苦深豈不愧中腸言思受若情深之極漢書杜鄴說王音曰愛至者其求詳鄭玄注禮記曰病愧謂罪若也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長毛詩曰山川阻且長願為比翼鳥施翮起高翔古詩曰願奮奮翼起高飛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首 五言

孫子荆峻與楚舊好起為參軍梁簡軍師馬為馮翊太守卒

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李陵與蘇武詩曰欲因晨風發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傾城三命皆有極咄

嗟安可保蔡生經黃帝曰嗟嗟二十中壽百年下積久十難方禮記曰嗟嗟嘆之辭莫大於殤子彭聃猶為

天莊子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天抑聖則夫以形相對則大山不獨大於秋毫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有過於秋毫也若性不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

故曰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矣秋毫為大則天下無小矣無壽無天

是以地姑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生於不費天地而榮顯已足列仙傳曰彭祖彭賢大夫歷夏至商未壽年七十

或言二吉凶如糾纏憂喜相紛繞漢書言自義應助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纏索相附會也披列禦索也纏又曰

憂喜聚門吉凶同域神女天地為我爐萬物一何小言天地為爐萬物居其間一何微小言不達人垂大

觀誠此苦不早此謂愛生也達人觀死生若一故戒此愛生苦不早言能早乖離即長衢惆悵盈

懷抱楚辭曰惆悵兮私自憐王孫離孰能察其心鑒之以蒼昊齊契在今朝守之與偕老毛詩曰契大約也

金谷集作詩首

王生和鼎寶石子鎮海沂石崇金谷謂之金谷水東南流經石崇故居親友各言邁中心悵有違毛詩曰邁

詩以敘中懷應助漢官儀曰太尉司空司徒長史陳驛碑曰佐三台助鼎親友各言邁中心悵有違

何道遲遲何以叙離思攜手游郊畿曹子建雜詩曰朝發晉京陽夕次金谷澗日水草交為澗

阻峻阪路威夷七發曰威絕區兮臨臨綠池汎淡淡青柳何依依東京賦曰綠水滢滢澗與淡同韓詩曰

盛澗泉龍鱗瀾激波連珠揮爾雅曰澗泉正出正出湧出也鄒元水經注曰允街谷水前庭樹沙棠後園植焉

登隆坻毛詩曰坻水中之高地女醴染朱顏但想杯行遲既醉章華臺賦曰敬公聽詩曰但想杯行遲

撫靈鼓蕭管清且悲楚辭曰揚杼兮撫鼓毛詩曰蕭管備舉王仲宣公聽詩曰管絃發微音度清且悲

春道生萬物榮論語曰哉仲宣公聽詩曰管絃發微音度清且悲春榮誰不慕歲寒良獨希周易陰符太公曰

建老後知如柄之後凋史記蘇秦謂齊王曰此弃仇讎而得石交者又臧滿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

為中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德時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誠之何日不與之岳於是始知不免後取石崇同日

取岳石先送市亦不相和後岳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耶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也岳金谷集詩乃成其識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為琅邪太守孫秀時為小吏給岳岳在秀不與也

王撫軍使西陽集別時為豫章太守更被徵還東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王弘為豫州之西陽新蔡諸軍事

軍送至淦口南樓作略時為豫章太守謝靈運詩曰

祇召旋北京守官反南服傳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南服南方五服也方舟新舊知對筵曠明牧爾雅曰大

樓凡筵類篇曰疎曠也舊知度也明牧王撫軍也舉觴矜飲餞指途念出宿劉琨答盧諶詩序曰舉觴對膝

士衛雅弟詩曰來晨無定端別畧有成速頽陽照通津夕陰暖平陸楚辭曰榜人理行艦軒軒命歸僕張

拍塗賦注曰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舡長也書曰嚮先代體軀之使分手東城闐發擢西江喚說文曰

也爾雅曰喚禮也郭璞離會雖相親逝川豈往復華而復會雖有相親之理但逝川之流豈有往復之義嗟年命

誰謂情可書盡言非尺牘周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尺牘也呂氏春秋曰離則後合合則後離離或為離非也

鄰里相送方山詩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靈運為永嘉郡丹陽郡國經曰方山在謝靈運

祇得出皇邑相期態越越越所莅之職也王充論衡曰去罷州投曹子建詩曰清晨發皇邑毛萇詩傳曰

流潮懷舊不能發吳志曰更增朝華然纜維船索析析就裴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為憂王仲宣公聽

待誰古詩曰積痾謝生慮寡欲罕所關說文曰少思寡欲資此永幽棲豈伊年歲別郭璞山海經曰各勉日新志音塵

慰寂茂周易曰新其德陸機思歸賦曰寂寂茂茂作介

新亭渚別范雲陵詩一首

五言十洲記曰丹陽郡新亭在中興望吳

舊亭也梁書曰范雲齊世為齊陵都內史

謝宣遠







前寫喧鬧後寫寂寥文法自佳

琴瑟水笙笙 寂寂楊子宅門無御相與 說文曰寂寂無人聲也漢書楊雄自寥寥空宇中所講在空虛寥深也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 廣雅曰皓明也傳方三都賦曰白日舒靈景於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 正紫宮於未央相覽鹽鐵論曰梓匠營 我我高門內藹藹皆主侯 廣雅曰我我容也我與城同古字通漢書鮑宣曰豈徒

荆軻飲燕酒酣氣益振 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 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 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眇眇四海豪右何足陳 臣瓚漢書注曰鮑縣也張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 史記或說主父宦曰太橫主父宦曰臣歸髮游學四十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謂骨肉之親薄輕鄙之買臣困收樵伉儷不安宅 漢書曰朱買臣家貧常衣新舊衣以給食擔柴薪行且讀書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 說文曰習習翫飛也聘冠子曰籠中之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 言士之居窮巷若鳥之在籠中也風 出門無通路荆棘塞中塗 王仲宣七哀詩曰出門無所見孔叢子之無綠計策棄不收塊若枯

此收出遇合之難所以願為達士 針菜不收良園不可為矣榮華難久即成功亦不居也以達士之所以得免不若潘院之買稿

結語更覺佳絕

平叙無生氣去  
太冲遠矣

華咄嗟復彫枯史記曰蘇秦乃西至秦說惠王王方誅尚禁表辭士費用乃東之趙趙說六國蘇秦為從約長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又曰李斯西入秦說秦王後秦王以斯為客卿又相二世下東史蘇就五刑莊子曰其疾也悅仰之聞文子曰身有榮華心有憔悴著頰篇曰咄嗟也說文曰咄驚也王弼周易注曰憂切咄咄倉憤切飲河期滿腹足不願餘巢林棲一枝可為達士模莊子曰鶴鶴巢林不過一丁憂切咄咄倉憤切

詠史一首

張景陽魏代少時晉書曰張陽字景陽載弟也兄弟並守道不競以屬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漢書劉向後為黃門侍郎因詎疾遂絕人事終於家毛詩曰仲山甫出祖鄰女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尚書大傳曰木命為土不得朱軒登鐵鐵曰

遺榮忽如無鍾會有遺榮賦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未絕一丘倉頡篇曰管筭也所以持

生行人為隕涕賢哉此丈夫漢書楊宣上書曰行道之人為之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韓康伯周易注曰

老也詩曰蟋蟀在堂歲華其暮仲夏謂四坐賓多財為累患廣文曰顧選海人也古詩四坐莫不歎漢書曰

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

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饌東都門外送車數百兩辭訣而去道路觀者曰賢

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輓歸鄉里日令家共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

謂其且弟老入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頌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賈其志愚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損其志

老人即以閑暇時為廣言此詩廣曰吾豈老詩不念子孫幾及君時頌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賈其志愚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損其志

可乎於是族老人悅服皆以壽終累勳宗族共贊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流清風史記堯仲

連與燕將書曰業與三咄此蟬晁客君紳宜見書詠文曰咄相謂也蔡邕獨斷曰太尉已下冠惠文侍中加

王爭流名與天壤俱晁客君紳宜見書詠文曰咄相謂也蔡邕獨斷曰太尉已下冠惠文侍中加

覽古一首五言

盧子諒徐廣晉紀曰盧諒字子諒魏人也有才理顯宗朝為散騎常侍段末波嘗

趙氏有和璧天下無蔡邕琴操曰趙明光者趙王大夫也昭王得瑤氏璧欲以真於趙主於秦人來求市

厥價徒空言史記曰趙惠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與之將見責不與恐致患簡才備行

李圖令國命全秦史曰趙王得秦書令與大將軍廉頗趙王曰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價或作償與之將見責不與恐致患簡才備行

氏傳燭之武謂秦伯曰行李之往來供其乏困杜預蘭生在下位繆子稱其賢史記曰官者可使王召見問簡才備行

難化也秦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史記曰秦王坐章臺見相如幸望奏秦王秦王大喜毛萸詩傳揮袂



一篇大章重峻  
節賞秋霜句寫  
於末章曲寫  
出照應之妙佳  
絕

長篇叙事安詳  
典麗為後人楷  
式雖則分章實  
為一首中間實  
叙有開合有頓  
挫有點綴有歸  
結極謀篇之勝

后留侯善畫計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領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令太子為書甲辭安車請以為客

冷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黥布歸龜欲易太子及置酒太子侍四人從上乃遊心公

易太子者良本相此自從吾兒之力遊乎煩公幸幸調護太子竟不易不

鄉漢書曰良從容步下邳地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曰孺子可教後五口與我期此良夜半往學道欲輕

舉喜出一華封人謂是則為王者師且視其書乃太乙雲法又曰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學道欲輕

舉九夜桃蟲朝飛維馬鄭步曰肇始也允信也薛君韓詩章句曰翻飛說

歌曰清埃飛連埃猶清塵也李元武賦神武陸陸三正裁成被八荒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聖心豈徒甄惟德在無忘也  
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歸  
翰墨場  
死也死者可起之而令仕度子之志亦慕此周行周行喻宋也國語曰趙文子與夾譽遊於濟濟屬車士祭  
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歸  
翰墨場  
死也死者可起之而令仕度子之志亦慕此周行周行喻宋也國語曰趙文子與夾譽遊於濟濟屬車士祭

秋胡詩首  
唐夫採桑奉二親吾不願婦之金髮胡生遂去歸至家奉金遺其母使家人呼其婦婦至乃向採  
桑者也秋胡子見之而慙婦曰金髮胡生遂去歸至家奉金遺其母使家人呼其婦婦至乃向採  
忍見不孝之人遂去而投河而死

梧桐傾高鳳寒谷待鳴律  
五穀生黍也影響豈不懷自遠每相匹  
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又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司馬  
五穀生黍也影響豈不懷自遠每相匹  
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又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司馬

千里外結綬登王畿  
巾裏上所服綬任者所佩今欲官於陳故脫巾而結綬也東觀漢記王章妻孟光曰  
巾裏上所服綬任者所佩今欲官於陳故脫巾而結綬也東觀漢記王章妻孟光曰

所陳王者 戒徒在昧且左右來相依 易歸藏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左 驅車出郊郭行路正威遲 古詩曰驅車

曰四牡騤騤周道倭遲毛萇曰倭遲歷遠 存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 後來歸死當長相思當嗟余行役三陟窮

晨暮 毛詩曰周道倭遲其風同復於無已又曰陟彼崔嵬我馬虺虺 嚴駕越風寒解鞍犯霜露 鄭玄禮記注曰越

下 悲哉遊官子勞此山川路 其三 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述維其勞矣 超遙行人遠宛轉至運徂 楚辭曰東

又曰愁備夜而婉轉莊子老聃曰 良時為此別日月方向除 李陵詩曰良時不再至離別在斬更毛詩曰昔我

日方始也 孰知寒暑積僂見榮枯 僂 僂猶俯也 程曉女典 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座隅 詩曰空房來悲風

昔醉秋未素今也歲載華 蘇月觀時暇 桑野多經過 毛詩曰蓋月餘桑又曰趙李相繼過 佳人從此務窈窕

援高柯 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薛君韓詩章 傾城誰不顧 強節停中阿 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 絕

知傾城國佳人不再得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勳 年往誠思勞事遠 關音形 楚辭曰 關音形 楚辭曰 關音形

贈領涉先詩曰形影曠不接 吾心雖為五載別相與昧平生 為先昧平生所以致夢 孔安國論語注曰平生猶

少時 捨車遵往路 鳧藻馳目成 周易曰舍車而徒 義弗乘也 往路所來從之路也 李陵詩曰行人懷往路班彪

相親成爲親也 南金豈不重聊 自意所輕 毛詩曰元龜象象大賤南金飾 義心多苦 調密比金玉聲 從六諸岳

義心清尚 莫之與 荆調 德辭也 高節難久淹 竭來空復 薛七言曰竭來歸耕未自疎 王逸楚辭注曰竭也 集

遲遲前塗 盡依依 造門基上 堂拜嘉慶 入室問何之 問居 屈曰太夫人在室 蘇亥婦 女詩曰時雲兮室與導

何之日暮行采歸物 色桑榆時 物色桑榆言日晚也 東觀漢記 美人望昏至 慙歎前相持 其七 楚辭曰美人

懷誰能已 聊用申苦難 毛詩曰有懷于衛 靡日之東 偶收之桑榆 美人望昏至 慙歎前相持 其七 楚辭曰美人

春來無時 豫秋至恒早 寒 豫雅曰明發動愁心 閨中起長歎 毛詩曰明發不寐 曹子建 慘悽歲方晏 日落遊

子顏 其八 言情之慘悽在乎歲之方晏日之將落 高祖曰遊子悲故鄉 高張生絕 妙聲急由調起 絕妙生於

立前期 於效令聲急由乎調起 以喻辭切 與於恨深 揚雄解嘲曰 嗚呼 高張急微 物理論曰 琴欲高張 張欲下聲

使悲矣 調猶韻 自昔枉光塵 結言固終始 繁欽與子坐 聞有琴聲 應侯曰 今日琴一何悲 傳曰 結言如何 爲別

也 謂音聲之和 孔藏與從弟書曰 學者所以欲百行也 杜預 君子失明 義誰與借 沒齒 男女無別 則夫婦失義 昏禮

百行 魯語已 左氏傳注曰 魯失也 論語曰 君子求諸己 杜預 君子失明 義誰與借 沒齒 男女無別 則夫婦失義 昏禮

七賢不叙山王  
便見手眼其用  
意處皆於聲外  
得之以簡言勝  
人固非易事

歌車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  
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汜  
其九貞女不犯霜露而違禮  
而我貪生以棄義比之為劣  
豈不知當早夜成婚禮謂道中  
之露太  
多故不行耳爾雅曰水決復入  
河為汜

五君詠五首

嘉太守延年甚怨憤乃作五君詩  
好酒疎誕不能對酌當時劉湛  
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  
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  
籍籍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

阮步兵

表宏竹林名士傳曰阮籍以步兵校尉  
餼食  
中有數斛酒乃求為校尉大將軍  
甚奇愛之

阮公雖淪跡識密鑿亦洞

廣雅曰淪沒也識心之別名湛然  
不動謂之沈醉似埋照寓辭類託  
諷  
以政事為務沈醉日多善屬文論  
初不苦思率爾便成作五言詩  
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眾  
魏氏春秋曰籍少  
諒懷入十餘篇為世所重班固無  
漢書述曰寓言活潑詠賦始  
隱者莫知姓名籍從與談太古無  
為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  
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常謂  
遊嶺響亮  
蘇門生迫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  
亦謂若鳳凰之音焉毛詩曰嗟我  
懷人孫盛晉陽秋曰阮籍嫂嘗歸  
家籍見  
御輿或以禮慢之籍曰禮自放買  
遠國語注曰越禮也物故不可論  
途窮能無慟  
禮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  
物魏氏春秋曰籍時率意獨駕不  
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

秋中散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

孫盛晉陽秋曰嵇康性不偶俗呂氏  
春秋曰沈君並謂孫叔敖曰耦世  
接俗子不如  
我食霞謂仙也楚辭曰漱正陽而  
含朝霞同馬相如大人賦曰呼吸  
沆瀣餐霞霞

形解驗默仙吐論知疑神

顧凱之嵇康賦曰南海太守鮑照  
靈士也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靜  
室有琴聲解  
釋之不得屈莊子曰藐始射之山  
有神人居焉其神凝物象曰行若  
曳枯木心若聚死灰是其神寂也  
廣雅曰  
疑定  
也  
立俗迂流議尋山治隱論先生  
生論曰欲聞流議神仙傳曰王烈  
年已二百三十八歲康妻受之數  
與共入  
山遊戲採藥相子新論鸞翻有  
時斂龍性誰能馴子飛鳥翥羽  
許博曰斂斂羽也左氏傳曰劉累  
學擾龍  
于秦龍氏服虔漢書注  
曰擾馴也斂所例切

劉叅軍

表宏竹林名士傳曰  
劉靈為建成泰軍

劉靈善閉關懷情滅聞見

言道德內充情欲俱閉既無外累  
故聞見皆滅滅樂緒音書曰靈  
潛黑少言老子  
無所解耳無所聞汝神遊乎形  
成子日目鼓鍾不足歡榮色豈  
能勝  
夫鍾鼓以悅耳樂不足以悅目  
今聞見既滅  
能勝也賈逵國語注韜精曰沈  
飲誰知非荒宴  
廣雅曰籍  
豈能勝  
聲色俱喪故鼓鍾不足以悅目  
今聞見既滅  
毛詩曰好樂無荒  
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  
也蒼頡篇曰衷別外之辭也

阮始平

表宏竹林名士傳曰阮咸字仲容籍  
之兄  
也蒼頡篇曰衷別外之辭也

系七月月...

仲容青雲器實粟生民秀青雲言高遠也史記太史公曰夫問巷之人欲或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代哉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廣雅曰秀美也 達音何用深

識微在金奏傅暢晉諸公贊曰中護軍長史阮瞻之辭致後抑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壞以此尺度於鼻今尺短四分時人明咸為解班固句奴傳贊曰遠見識微周官曰鍾師 郭亦巴心醉山公非虛觀名士傳曰阮咸哀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八夏杜預左氏傳注曰擊鐘而奏樂

醉向秀見之醉不覺鼓腹列子曰有神巫自齊而來處於劇命曰季咸列子見之而心屢薦不入官一塵乃

出守曹嘉之晉紀曰山高樂成爲吏部郎三上武帝不能用也尚書曰學古入官 出守曹嘉之言爲是所拈麾也傳暢諸公讚曰武帝不任用也尚書曰學古入官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豪素說文曰淡薄味也文探道好淵夕觀書鄙章句 謂注莊子也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指要向秀於舊

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方風王逸研虫曰窮聖人之秘奧測六義交呂既鴻軒攀愁亦鳳舉 秀常與嵇康

偶鍛於洛邑與呂子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饗酒食之費于仲宣流連河裏遊惻陰山陽賦 漢書班伯大

雅所以流連也服虔曰荒樂也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與河

內向秀相友善遊於竹林思舊賦曰澹黃河以汎舟經山陽之舊居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郡郭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帥鄰少

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 史記陶朱公曰吾聞日士病不明經術苟

明其取青紫京師城十二衢飛薨各鱗次 飛薨并李尤詳瘞賦曰橫羅鱗次仕子彰華纓遊客疎輕轡華細

如俯拾地芥京師城十二衢飛薨各鱗次 飛薨并李尤詳瘞賦曰橫羅鱗次仕子彰華纓遊客疎輕轡華細

入兵廣雅曰疎余駕乎明星晨未稀軒蓋已雲至說苑曰翟璜乘車載華蓋田子方從而問之對曰吾祿厚得此

軒蓋雲浮至候賓御紛駭容鞍馬光照地孔安國尚書傳曰御侍也吳質 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周易

書曰野春生者繁華也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言身棄世而不仕世棄身而不任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於

辭曰野春生者繁華也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言身棄世而不仕世棄身而不任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於

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矣

詠霍將軍北伐首五言

虞子陽虞羲集建安徵字子陽會稽人也七歲能屬文後拾安王引爲

擁旄爲漢將汗馬出長城班固漢書曰臣愚篤無汗馬之勞史記曰秦使蒙恬築長城 長城地勢險萬里與雲葦涼秋

八九月虜騎入幽并宋子侯詩曰高秋九月白露變爲霜 飛狐白日晚瀚海愁陰生漢書黠食其曰昨飛狐之口臣贊曰飛狐

名說文曰陰雲覆日羽書時斷絕刁斗晝夜驚 李廣行無節曲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鐃受一斗晝

亦足平叙詞勝於情

參軍後連可善善於取勢勝人

詠史首五言

鮑明遠



質勝於文淡而有味自成一種格局

炊飲食夜擊持行名曰刀斗今乘墉揮寶劍敵目引高於周易曰乘其墉希克攻杜預左氏傳注曰乘登也廣在榮陽庫中乃音駭錄音遙作劍曰木阿晉卿聞而求之不得圍楚之城三年不解於楚王引太阿之劍登曰楚王使風濤子歐冶子干將城而麾之三軍為之破敗史記曰陸賈實劍直百金楚辭曰夕敵若雲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晉機從軍行曰胡馬如雲也穆天子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萃聚也亦猶軍有七典大夫皆眾聚林服有智力者為王爪牙也左氏傳曰王伐鄭原繁為魚麗之陣漢書曰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服服曰金城龍西天水胡笳閣下思羌笛隴頭鳴李陵書曰胡笳五翻沈約宋書有胡漢舊箏笛骨都先自誓曰逐次子精漢書匈奴有骨都侯又曰匈奴誓焉文類曰恐懼也王門罷斥侯甲第始修營漢書曰龍勒先自誓曰逐遇害又曰賜霍光甲第一區又曰上為霍去位登萬庚積功立自行成論語曰與之庚包咸曰十六斗為其母請粟病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位登萬庚積功立自行成論語曰與之庚包咸曰十六斗為其母請粟上見天長地久人道有虧盈老子曰天長地久雅曰有數也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楚辭曰宮庭震驚楚清聲也言樂眾並會復作激楚之聲也杜子新論琴道雅當令麟閣上子載有雄名漢書甘露三年暈于始圖周詠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

百一

百一詩一首

五言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汝南應休連作百一篇詩幾切時事論以示在事者成皆怪愕或以為應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然方賢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李充翰林論曰應休連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又孫盛晉陽秋曰應休連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世多傳之據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稱百一也今書七志曰應休連集調之新詩以百言為一篇或謂之百一詩然以字名詩義無所取據百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今開周公藏龜之禍按如百慮有一失序百一之蓋蓋與此也

應璩

文章錄曰璩字休連博學好屬文文帝時歷官散騎侍郎曹爽多違法璩為詩以諷焉與若作平文章志曰璩汝南人也詩序曰下流應侯自論也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

論語曰始之惡習歸焉尚書仲虺曰慎厥終惟其始

之高不宿著

易曰君子居則遷而動則省言今所占之上是謂仁智之所居平亦問者之辭

宗室為名高

史記曰灌夫亦得費嬰通侯侯前者隨官去有今論我問陳官賈士失志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漢書揚雄書曰田家作苦藜藿與夫公問我何功德三承明廬陸機洛陽記曰吾嘗怪獨帝承明廬問張公書曰酌醴焚枯就脫然樂在其中矣

張公云

魏明帝在建始殿朝會嘗語曰承明門然直廬在承明門側所占於此土是謂仁智居也兩雅曰隱占是謂仁智之所居平亦問者之辭

水仁者樂山

文章不經國筮篋無尺書典論論文曰文章經國之大業新序孫叔敖曰解庫之藏金玉筮篋之無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言文章既不經國筮篋又無尺書乃用何避席跪自陳賤字實空虛孝經曰君子

王臣請召賓

宋人遇周客慙愧靡所如言已安竊崇崇心常懷取類宋人之遇周客慙愧而無所如矧子曰來日端冕步服以發寶車圍十重巾十襲客見免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與瓦甃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社預左氏傳曰如從也

避席跪自陳賤字實空虛

孝經曰君子

瓦甃不殊主人

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社預左氏傳曰如從也

遊仙

遊仙詩一首 五言

何敬宗 藏禁縉者曰何劭字敬宗東國人也博學多聞善屬詩章物為相國掾稍遷尚書左僕射處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柏古詩曰青青陵上柏劉公幹贈從弟詩曰亭亭山上松亭亭高峻光色冬夏茂根根無凋落柏獨在受命於地唯松

昔王子喬友道發伊洛迢遞陵峻岳連翩御飛鶴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

見桐良日告我家五帝輕天下列我於嶺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反去立春秋曰

山下文子曰三皇五帝輕天下下列我於嶺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反去立春秋曰

君子反道以修德思玄賦曰緇連抗跡遺萬里豈戀生民樂此化自張湛曰上能友於道友數日反去立春秋曰

楚辭注曰緇連細微之思也又曰連連也

遊仙詩七首 五言

郭景純 凡遊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緇鍊縷緞養實倒景餌王步韻而

京華遊俠窟山林隱遯棲西京賦曰都邑遊俠張超之倫班子曰徐無鬼見魏武侯侯曰先生吾山林未

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東方朔十洲記曰臣故拾輶履史記曰李少君謂武帝曰臣常遊蓬萊中也臨源挹清波陵崗掇

丹萸毛萸謂傳曰過樹也又曰機拾也通活切本草經曰赤芝靈巖奇潛盤安事登雲梯靈巖名也史記曰

里有靈籟水雲梯言仙人昇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墨子曰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史記曰莊子者家人也

或王閔莊周賢使使厚幣迎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巫去無汚我列女傳曰萊子述世耕於萊山之陽

舂妾不能為人所制投其舂而去老萊乃隨而隱進則保龍見退為觸藩抵進中者求也退謂處俗也周易曰九二見龍不能退利

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左氏傳曰魯人之皐使我高蹈莊子曰孔子彷彿堯舜之外說文曰謝辭別也史記曰

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及卒叔齊讓伯夷夷曰父命也遂逃去

青翠餘仞中有道士庾仲雍荊州記曰臨沮縣有青溪山山東有泉泉則雲生梁棟聞風出窻戶裏借

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史記曰蘇秦東事師於齊而習於鬼谷先生徐廣曰穎川陽城有鬼谷鬼谷子序翹迹

企頽陽臨河思洗耳廣雅曰翹舉也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為天下於夫子許由遂聞闔西

南來潛波渙鱗起關關風曰見西京賦曰高誘曰兌靈妃顧我笑蔡然啓玉齒靈妃宛宛也毛詩曰顧我則笑如

然皆笑莊子曰女商謂徐無鬼曰吾笑也寒脩時不存要之將誰使楚辭曰吾令豐隆雲兮令豐隆以爲理王逸

以京華山林並起是用意所在朱門二語見海仙本意初非有過怪之談也讀游仙詩須識得其意

曰古賢寒脩而煤理也廣雅曰肺欲也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言珍禽芳草遊相輝映可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陸機毛詩草木疏曰松蘿蔓女蘿施于松柏毛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冥女情陵霄外嚙蕊挹飛泉楚辭曰放遊志于雲中淮南子曰

長白女蘿松蘿也長白女蘿松蘿也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煙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漱神農能入火不燒

方曰赤松以水玉葉煙古曰鴻顏曰益亦歎介壽翻紫煙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有列仙傳曰浮丘公披文

而息龜潛匿而噓此其所以為壽也服氣養性者法焉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楚辭曰賈鴻濛以東竭兮維

吾生獨不化國語趙簡子歎曰莫不能化准人為蛤維入于淮雖欲騰升浴雲螭非我駕魏文帝與綏陽王書曰夫生之望

乘風雲翼與鸞龍共駕適不死之國即丹籙其人浮遊列缺愧無魯陽德迴日向三舍淮南子曰魯陽公

許博曰二十八宿一宿為之一舍臨川哀年邁撫獨悲國語曰如日月之並過儀禮曰婦人拊心不哭吒數聲

逸翻思拂霄迅足羨遠遊逸迅思拂霄及遠遊以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清源不足容乎仙者劉公幹贈徐幹

詩曰方塘含清源羨辭曰谿谷嶺巖水增波韓詩外傳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雖有特達之美而明月皆暗

難闇投以喻仙者雖有超俗之光非無捕影之識遺記孔子曰珪璋特達德潛穎怨青陽陵苕哀素秋言世俗

仙而怨天施之偏又歎浮生之促類皆類怨者陽之晚隱雅曰春為青陽及至也潛穎在幽潛而結穎也悲來

惻丹心零淚緣纓流悲怨緣纓流由斯飛明吾丹心淮南子曰丹心淮南子曰丹心淮南子曰丹心淮南子曰丹心淮南子曰

雜縣寓魯門風煖將為災國語曰丹鳥曰晏居止於魯東門外三日藏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文仲

夫廣川之鳥獸常知風而避其災也賈逵注曰晏居難縣也吞舟涌海底高浪駕蓬萊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吞舟魚

已見上文漢書齊威宣昭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陵陽挹丹溜容成揮玉杯列仙傳曰陵陽

者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而黃金白銀為官穀未至望之如雲山採玉石脂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抱朴子

曰流丹者石芝赤精蓋石流黃之類也亦見太一玉英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

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黃老之術也子師揮謂以手前姒娥揚妙音洪崖領其頤淮南子曰王母常娥

此游仙之故正以蟬蛻之悲故欲松鶴之養故欲辭榮而入道耳

人充夜官洪崖已見上列子曰願其頤則散合律廣雅曰頤動也五感切

一結妙有深意以仙者山林之所未非朱門之所得擬

當塗人即朱門中者山林字相應為七首之結

水史橋健招隱秀遠足以橫絕一特非蒞陸之所能及也

甯封子黃帝時人也積火靈術而隨煙上下淮南子曰履教游乎北海至于蒙霧之上見一士焉盧敖仰視之乃與語曰唯窮為背舉離靈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今卒觀夫子於是始可與教為交乎士笑曰今子遊始於此而語窮六合豈不亦速哉然子趣矣吾與夫漫期於九核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期也禮記注甲開山圖榮氏解曰五龍皇后者也昆弟五人皆人面而龍身長曰角龍木仙也次曰龍龍火仙也次曰商龍金山也次曰羽龍水仙也次曰宮龍土仙也父與諸子同得仙治在五角孔安國論語注曰方比方也釋文曰文曰孩小兒笑也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燕昭好道然形慢神穢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

晦朔如循環月盈已見魄說文曰朔月始也月朔月始也月朔月始也而魄收清西陸朱羲將自禮記曰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司馬彪續漢書曰行此陸謂之冬陸謂之秋生白道漢書云月有九行立秋秋分月同道也寒露拂陵若女蘿辭松准南子曰半拍半則寒露降若已見道左傳曰分同道謂春分秋分日月同道也女蘿葛藟也草鍾山出靈液外國圖曰鍾山有不死樹食之乃壽長若寒行曰靈液飛波蘭桂參天王孫列八珍安期鍊五石王孫列八珍以傷生安期鍊五石以延壽言優劣殊也漢書深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周禮曰鍊五石食醫掌和王八珍之齊列仙傳曰漢書武帝自言曰守地朴子曰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石英石曾青礬石也長揖當塗人去來山林客當塗即當仕路也漢書武帝自言曰守地朴子曰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石英石曾青礬石也

招隱詩二首五言韓子曰閑靜安居謂之隱 林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韓詩在居陵後而此在前韻也 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仲舒士不遇賦曰懼荒塗之難踐 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尚書大傳曰相與觀乎南山之陰高誘戰國策注曰陽木生於南山也 石泉漱瓊璣纖鱗亦浮沈尚書大傳曰相與觀乎南山之陰高誘戰國策注曰陽木生於南山也

楚辭曰飲石泉兮搗松栢濯澗猶楚辭曰飲石泉兮搗松栢濯澗猶 木毛長詩傳曰澤叢也秋菊兼糗糧幽蘭間重襟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毛詩曰乃裹梅樹 躑躅足力煩聊欲投吾簪言世務勞促故足力煩殆也韓詩曰獲食也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毛詩曰乃裹梅樹

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王隱晉書曰左思徙居洛城東著經始東山廬詩毛詩曰將立朝廷者則 雪飛榮流餘津爵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言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於不義則任非一途或給綬服矣家語孔子曰君子

仲東征賦曰行止屈伸與時息勞

雪飛榮流餘津爵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

雪飛榮流餘津爵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

雪飛榮流餘津爵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

雪飛榮流餘津爵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

雪飛榮流餘津爵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

左太冲

開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縵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  
說文曰纏繞也淮南子曰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物之紛可謂養生矣  
惠少連降志辱身矣史記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論語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  
相與觀所尚道遠撰良  
趙岐孟子草句曰各崇所尚則義不腐矣厲雅曰尚高也謂中心  
之所高尚也莊子曰逍遙乎無事之業東征賦曰探良辰而將行

招隱詩一首 五言

陸士衡

明發心不爽振衣聊躑躅毛詩曰明發不寐楚辭曰心蚤蚤而不夷王逸曰夷悅也新序曰古老躑躅欲安之  
幽人在浚谷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朝採南澗藻夕息西山足毛詩曰以采蘋南澗之濱予以采蘋于

採其薇毛萋詩曰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又齊都賦曰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賦曰  
傳曰麓山足也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又齊都賦曰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賦曰  
激楚結風楚辭曰遊蘭皋與薜荔王

靈波頽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醉樸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  
也樂與澆同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論語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從  
車曰稅駕寓也方言曰舍

反招隱詩一首 五言

王康琚古今詩英華題云晉王康琚然爾里木詳也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窺首陽老聃伏柱史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列仙傳曰李耳字伯陽生於殷時  
隱於首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皇甫謐述士傳曰巢父堯時隱人常山居不營也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

解朝曰遭盛明之世毛萋詩傳曰中林林中  
也班固漢書序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入於神青雲外絕迹窮山裏琴操曰許由字子志在青雲何乃劣劣  
難耶象曰不行則易也王隱晉書李

玉趾楚辭曰漱澗水之清又曰容則秀雅未頹毛詩曰爰有寒泉周才信衆人偏智任諸已隱居為偏智傳  
左氏傳楚太宰為蔭強謂魯侯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

子曰君子求諸已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劉向列子目錄曰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莊子曰夫明白於天  
季由楚於衛皆適性命之情而不得天和者也列子公孫朝曰矯性命以招名弗若死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  
疾又曰均天下之至理漲溢日物事皆均則理無不至郭象莊子注曰至理盡於自得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

始莊子有齊物論又曰萬物一齊事短孰長又曰遊乎

遊覽

芙蓉池作一首 五言

秀色天成

芙蓉池作一首 五言

芙蓉池作一首 五言

芙蓉池作一首 五言

魏文帝

魏志曰文帝諱丕字子桓太祖太子也為五官中郎將太祖薨嗣位為丞相魏王受漢節即皇帝位

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中毛萇詩傳曰乘輦于宮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林賦曰嘉木樹庭上中庭卑枝拂羽

蓋脩條摩蒼蒼天七言曰折羽翼兮摩蒼蒼天攜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張衡羽獵賦曰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

日明星皓皓華蓋之力也上天垂光采五色何鮮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喬王子喬即遨遊

快心意保已終百年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樂物之道而錄曰桓公字敬道出

南州桓公九井作一首直濱十里東通丹陽湖南有銅山一名九井山山有九井井與江通何法盛桓玄

殷仲文檀道鸞晉陽秋曰殷仲文字字仲文陳郡人也為懷騎行參軍以桓友之姊夫友

四運雖鱗次理化各有準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方李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潘安仁有秋興賦

於物也景氣多明遠風物自凄緊言欲成也爽籟警幽律哀聲叩虛牝言風之疾也激爽鏡而起其幽律而哀聲

故言有長短高下萬殊之聲鄭子游禮記注曰響起也地節論語注曰叩擊也大戴禮曰丘陵為牡谷為牝

歲寒無草秀浮榮甘風頽賈逵國語注曰浮輕也何以標身脆薄言寄松苗性也毛詩曰薄言采之毛萇曰薄

辭也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哲匠感蕭晨蕭此塵外軫匠謂桓友也蕭晨言秋晨也言秋晨蕭思即折子曰聖

之後凋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栢方禮記注曰蕭戒也莊子曰孔子彷彿塵垢之外遺道無為之業鄭象曰所謂塵物之逸廣雅曰塵傷也

引進也後漢書黃叔度傳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猥首阿衡朝將貽匈奴阿衡喻友也朝

則即客之萌後存乎心薛君翰詩注句曰祛去也爾監曰天盡也猥首阿衡朝將貽匈奴阿衡喻友也朝

苟如是一言藉意旬月取宰相後漢使王旬取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上書言事故單于曰

得之矣漢雅曰胎遺也馬融論語注曰哂笑也

游西池一首 五言

謝叔源臧荼續晉書曰謝混少有美譽善屬文為尚書左僕射以黨劉劭誅

謝家山水之作  
可稱開闢手而  
一種生物之氣  
力覺前人厥功  
不細

曰惠風春施廣景皇鳴禽集水木湛清華水不流也裴裳順蘭芷徙倚引芳柯毛詩曰裴裳涉溱期方曰楊友雅曰七梁也  
映蘭清注與詩同楚美人愆歲月遲暮獨如何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無為牽所思南榮誠其多孳  
辭曰步徒倚而通思東秦楚謂南榮楚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楚處朱切

泛湖歸出樓中翫月首注言登運山居賦注曰大小湖

謝惠運

日落泛瀝瀛星羅游輕橈楚辭曰倚沼暉瀛兮通望博王逸曰美人浴池澤中曰灑羽微魏樹面曲汜臨流對迴  
潮毛萇詩傳曰憩息也爾雅曰淡若天星之羅楚辭曰荃葳兮蘭旌王逸曰灑羽微魏樹面曲汜臨流對迴  
漢武帝李夫人賦曰釋子馬於山椒孟康曰山椒山陵名廣雅曰釋子馬於山椒孟康曰山椒山陵名廣雅曰  
曰山椒山陵名廣雅曰釋子馬於山椒孟康曰山椒山陵名廣雅曰  
沙涉露盈條注沙涉露盈條近矚絳蘿遠視盪謔李奇漢書注曰法開散也王逸楚辭注曰瀾風與夙夙斐斐氣幕曲積也鄭玄注曰法開散也王逸楚辭注曰瀾風與夙夙斐斐氣幕曲  
至清朝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一首注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黃屋數十丈號曰北固

謝靈運

玉璽戒誠信黃屋示崇高聖人佩玉璽所以徵成誠信居黃屋所以顯示崇高奇折子曰為之符璽以信之秦紀信乘王車事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言上二事乃為名教之所用而其至道實神理而起然也文子曰聖人說教而天下服曾植武帝諱昔聞汾水游今見塵外鑣莊子曰堯見四子苑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塵外已馳竟神理方言曰越遠也  
鳴笳發春渚稅鑾登山椒魏文帝書曰從者鳴笳以啓路張組眺倒景列筵矚歸潮吳都賦曰張組惟精流景於重溟王彪之遊仙詩曰遠遊絕塵霧輕舉翰凌溟蓮遠巖映蘭薄自日麗江皐蘭薄即蘭林也楚辭曰朝萊陰朝景崑崙曾城並以山臨水而影倒謂之倒景  
楚辭曰朝聘驚芳江阜王逸注異不可以王義非之原隔美綠柳墟圍散紅桃大戴禮夏小正曰正月神農稼穡曰墟居楚然此意微與王逸注異不可以王義非之原隔美綠柳墟圍散紅桃  
也皇心美陽澤萬象咸光昭光昭天子舜謂堯曰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司馬彪曰言陽顧已枉維繫撫志慙場呂氏春秋曰至治之世賢不肖各反其質若苗鄭方毛詩箋曰顧念也毛詩曰皎皎工拙各所宜終以及林巢  
曾是繁舊想覽物奏長謠毛詩曰曾是在位舊相謂盧君之志也歎胡賦曰覽覽前物而懷之劉琨答盧諶詩曰引領長謠

晚出西射堂一首注五言末嘉

謝靈運

步出西城門遙望城西岑劉公幹贈徐幹詩曰步出比寺門遙望西苑園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連郭壘嶽巒青翠杳深沈爾雅曰山正郭嶽曰重嶽陳文字集略曰嶽山也曉霜楓葉丹夕曛嵐氣陰  
也重嶽陳文字集略曰嶽山也曉霜楓葉丹夕曛嵐氣陰楚辭曰道遠途兮嵐氣清理春曰嵐山風也嵐深舍切  
節往戚不淺感來念已深羈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馮毛長詩傳曰懷思也合情尚勞愛如何離賞心







潤嶺溪一清  
出層次固是如  
此山人帶轉  
起處文情周匝

大費錘鍊而之  
生趣

也瀟與石橫水分流林密踐絕蹤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容周甲曰天地解而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  
梁同石橫水分流林密踐絕蹤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容周甲曰天地解而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  
茂貌也音輝初筮音綠籜新蒲含紫葦服處漢書注曰筮叢竹也籜竹皮也音謂籜曰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  
風南越志曰江鷗一名海鷗海中隨潮上下兩雅其地其謂蒲華也江賦曰擢華其華  
物曰見上文不借去人遠但恨莫與同共遊人謂古人也孤遊非情歎賞廢理誰通言已孤遊非情歎而賞  
春借戀也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首

山與七里遊分名山志曰神數里南

謝靈運

後鳴誠知暇谷幽光未顯宿地記云後與獨猴不共山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沙廣雅曰委迤傍隈隩蒼遽  
陟陘峴山誌曰陘山曲也爾雅曰陘隈也和璞曰今江東呼為浦澳於到切又於不切爾雅曰過澗既厲急登  
棧亦陵山誌曰陘山曲也爾雅曰陘隈也和璞曰今江東呼為浦澳於到切又於不切爾雅曰過澗既厲急登  
谷迴復流深溪澗蘋萍泛沈深孤蒲冒清淺毛萇詩傳曰蘋大企石挹飛泉攀林摘葉卷詩文曰企舉踵也毛  
鳥賦曰乘流則逝蘋萍泛沈深孤蒲冒清淺毛萇詩傳曰蘋大企石挹飛泉攀林摘葉卷詩文曰企舉踵也毛

泉已酌也飛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楚辭曰若有人兮山之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靈運南樓中望所知  
折蘭若已屢地路阻莫離問云何怨離折然捩捩藟藟帶女蘿以相贈問也楚辭曰折麻心莫展靈運南樓中望所知  
所思王逸曰石蘭香草也藜藜逸民賦曰沐甘露芳餘滋握春蘭兮遠芳楚辭曰折麻心莫展靈運南樓中望所知

居王逸曰疎麻神麻也司馬彪莊賦曰沐甘露芳餘滋握春蘭兮遠芳楚辭曰折麻心莫展靈運南樓中望所知  
得所遺淮南子曰吾獨懷博德遺物其所遺道之以至於無遺然後無所不備而足也觀此遺物慮一悟

應詔觀北湖田收一首五言丹陽郡田收經曰樂遊花晉時樂園元嘉中築田園水顏延年  
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左氏傳曰子乘四載隨山乘木孔安國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馬踏馬向

標切蓄軫豈明憇善遊皆聖山舊曰蓄積也范曄後漢書劉安策曰安皇帝聖德明憇聖訓謂禹仙謂周穆帝

暉膺順動清蹕巡廣廡周易曰聖人以順動而民服漢儀注曰皇帝輦動出則備一百獸也棲觀眺豐頰金駕映松山

因尚書傳曰頰頰也金駕金輦飛奔互流綴綈代迴環飛奔車也陸景典語曰飛車策馬橫騎起進絕絕就

也言上樓看德也映猶蔽也

金吾吳都賦神行埒浮景爭光溢中天列子黃帝夢遊華胥國其神行曰與日月爭光可也列子曰神行埒浮景

中開冬者粗物殘碎盈化先言開冬而粗物殘碎盈化先言開冬而粗物殘碎盈化先言開冬而粗物殘碎盈化先

日春視也白虎通曰春萬物始陽陸園精氣陰谷曳寒煙陸園精氣陰谷曳寒煙陸園精氣陰谷曳寒煙

生艸方禮記注曰化猶生也

既森藹積翠亦蔥什廣雅曰息饗報嘉歲通急無年漣記曰蟬者索也歲十二月合眾萬物而素豐之黃衣

一年之食九年耕於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維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周禮曰無時温渥浹與隸和惠屬後



只言行役之勞  
皆非無所事者  
故慨然有連累  
之感耳

短章以遠遠取  
致

寬廣一丈五尺二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九丈  
影雲麗蓋吉祥殿被綵旂  
天台山賦曰影雲斐疊以異  
日君政頌平則祥風  
江南通判藍河激獻趙謳  
吳都賦曰刑黜楚舞列女傳曰趙津女始者趙河津吏之女也  
至旌旌旗之族也  
江南通判藍河激獻趙謳  
吳都賦曰刑黜楚舞列女傳曰趙津女始者趙河津吏之女也  
加竹表心驚  
罰既釋芳濱乃清安持擗芳操其雄交龍助芳主將歸呼來耀日光  
多拔簡子大悅以為夫人  
練照海浦笳鼓震溟洲  
金練金甲細練也焚艸女球詩曰卓泉來東下金甲耀日  
被練三千西京賦曰萬舞震海浦列于北極之北有溟海藐盼靑崖行漾  
觀綠疇  
魏踰窮窺顧盼也  
行漾遊衍漂漾  
人靈騫都野鱗翰斡淵止  
騫從音騫覆也意也都野民盡氣所居靈德  
禮既普洽川嶽徧懷柔  
尚書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孔安國曰道至普洽其德惠施乃浸潤生民毛詩曰以洽  
曰王行待來  
安羣神也

行樂至城東橋一首 五言

鮑明遠

雞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  
史記曰關法嚴車臨迴陌延瞰歷城圍  
楚辭曰嚴車駕兮戲遊神女賦曰望城曲而  
雞鳴出谷

蔓草緣高隅脩楊夾廣津  
隅也  
迅風自旦發平路塞飛塵  
楚辭曰轉迅風於清涼  
擾擾遊官字營營市井人  
乘

七發曰擾擾若三平莊子仲尼  
高賈曰於市井以求其贏司馬彪曰九夫為井井有市  
懷金近從利撫劍

遠辭親  
為之倒屣說文曰懷載也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列女傳秋胡子妻謂秋胡曰于辭親在仕  
事靜照在忘求百年已見上文  
開芳及稚節含采吝齷春  
少節既以含彰理惜齷春及

先萬里塗各事百年身  
王羲之答許詢詩曰爭先非吾  
開芳及稚節含采吝齷春  
少節既以含彰理惜齷春及

草之鶻春花葉必盛盛必有衰固所當惜也陸機秦賦曰豐雅節以風茂  
藜勁風而後凋曹毗治城賦曰含彩可以寶珍孔安國尚書傳曰吝惜也  
尊賢永昭灼孤賤長隱淪說光曰子

請者老尊賢與之共治泡澤後漢書黃香上疏  
容華坐消歇端為誰苦辛  
陸機長歌行曰容華宿夜零無  
曰江淮北賤愚昧小生隱淪謂幽隱沈淪也

游東田一首 五言 賤有莊在鋪

謝步暉

感感苦無惊攜手共行樂  
行曰端居苦無惊駕遊博望山徐載宗切揚博報孫會宗書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  
時  
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  
累皆重也上文楚辭曰層臺累榭臨高山王逸曰層  
遠樹暖任任生煙紛漠漠  
廣

日芊芊盛也  
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  
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言野外昭曠取樂非一若不對茲春酒還則  
望彼青山魏武帝短歌行曰對酒當歌陸機

仟與羊同  
毛詩曰道客芳春林  
毛詩曰為此春酒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峯一首

五言 沈約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為冠軍將軍湘州刺史劉瑤梁典曰  
江淹年二十以五經授宋建平王景素待以客禮速法師廬山記曰

山東南有香爐山孤峯秀起

游氣籠其上即樊籠峯煙氣

廣成愛神鼎鼎淮南好丹經  
神仙傳曰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中抱朴子曰服九轉丹內神鼎中  
夏至之後暴之神仙傳曰淮南王劉安者漢高皇之孫也好道術之士於是八公

江文通

天然秀句殊不易得

乃往遂授此山具鸞鶴往來盡仙靈張僧鑿漳州記曰洪井西有鸞鶴舊說云洪崖先生乘鸞為所感興也鸞尚以丹經其北戶出承洲山西王母瑶草正翕絕玉樹信葱青瑤草玉芝也本草經曰白芝一名玉芝之青葱絳氣下紫

薄白雲上杳冥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中坐瞰蜿虹俛伏視流星西京賦曰瞰蜿虹之長鬚魯靈不尋遐

怪極則知耳目驚必驚也鄭玄禮記注曰極也日落長沙渚曾陰萬里生曾重也蔡景月令章藉蘭素多

意臨風默含情多意多佳意也含情情未申也騷騷文慮所以未極申情欲待藉皋蘭之芾蕝楚辭

羞逐市井名方猶將也言將隱而棄榮利也楚辭曰山中人幸承光誦末伏思託後於光誦猶華篇也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一首子野宋略曰孝武封皇子尚為西陽王沈休文

靈山紀地險資嶽靈說苑齊景公曰天不雨寡人欲祠靈山可乎鄭少周禮注曰鎮名山也德者終南

表秦觀少室邇王城毛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枚史記曰始皇表南山嶺以馬關南山則終南山也爾雅曰觀謂

作登山臺在少室峯下東開戴延之西征賦曰嵩中嶽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高嶺名也漢武帝

峽也神帶神峽並見上文北阜何其峻林薄杳葱青其一北阜鍾山也西都賦曰賦北阜陸機擬古詩發地多奇嶺干雲非一

狀子虛賦曰其山則支合杳共隱天參差互相望謝靈運登廬山詩曰靈隱有合杳楊雄蜀都賦曰蒼山隱注

言相山也鬱律構丹巘峻嶒起青嶂西京賦曰隱鬱鬱律嶽已見上文勢隨九疑高氣與三山壯道幽谷於九

疑山海經曰南山崑崙其氣魂魂漢書曰蓬萊方丈瀛州即事既多美臨眺殊復奇即事即此山中之事也列

此則事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儲胥即昆明池皆在山中感可悅賞逐四時移春光發壟首秋風生桂枝其

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號為沙門山息心達本源故八解鳴澗流四禪隱巖曲維摩經曰八解之浴池定禪

三禪四禪山海經曰和窈冥終不見蕭條無可欲老子曰窈兮冥其中有精王弼曰窈冥深遠貌深遠不可得

山五曲舉璞曰曲迴也窈冥終不見蕭條無可欲其四家語孔子曰無聲之樂不可得志從莊子曰魯有兀者其

可欲使心不亂所願從之遊寸心於此足其四家語孔子曰無聲之樂不可得志從莊子曰魯有兀者其

疾虛君王挺逸趣羽旆臨崇基說文曰挺拔也疏旆旌之垂基山之旗以羽為飾故云羽旆陸機擬古詩

霞雜桂旗玉趾已見上文曹毗臨園賦曰桂旗霞淹留訪五藥顧步佇三芝楚辭曰攀桂枝兮聊淹留周禮鄭陽

行日顧步咸可懷著謠篇曰顧旋也王逸楚辭注曰步徐行也於焉仰鑣駕歲暮以為期韓詩曰蟋蟀在堂歲

抱朴子曰參成世木梁芝建實芝此三芝得而服之白日升天

對偶既工聲律又協已是律詩

宿東園一首 五言 沈休文

佳境矣  
休文嚴於聲律  
而氣骨已衰如  
別范安成等章  
不易多得也

前用虛後用實  
別成一格先議  
論而引證也

人境絕故望爾  
來同此是關合  
處

陳王闞維道安仁采樵路數陳思王名都篇曰闞維東都道走馬長楸關潘岳詩曰東都東郊豈異昔聊可開余  
步七略曰雍野徑既盤紆荒阡亦交互則盧賦曰其山權離疎復密荆扉新且故謝靈運詩曰柳橫當列壠  
也荆門盡樹頂鳴風颭草根積霜露鶴磨去息征鳥時相顧毛詩曰野有死麕今以江東人呼鹿曰麕呂  
毛詩箋曰茅棟嘯愁鳴平崗走寒兔在預雷詩曰寒鳥驚夕陰帶曾阜長煙引輕素飛光忽我道寧止歲暮春  
我董挑行日年命冉冉若蒙西山藥頰齡儻能度魏文帝詩曰西山一何高高高味無極上有兩山童不飲亦  
古董挑行日年命冉冉若蒙西山藥頰齡儻能度魏文帝詩曰西山一何高高高味無極上有兩山童不飲亦  
機應詞曰悲來日之  
苦短悵頹年之方侵

遊沈道士館首 五言

沈休文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過秦論曰始皇振長策而御宇內懽娛人事盡性情猶未充何休公羊傳銳意三山

上託慕九霄中沈岳書曰長自絕於埃塵超遊身于九霄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穆公所造望仙宮在華陰

所造武帝寧為心好道直由意無窮漢武內傳曰帝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遇可淹留

處便欲息微躬沈岳書曰長自絕於埃塵超遊身于九霄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穆公所造望仙宮在華陰

為念在玄空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朋來握石隨賓至王烈服食養生性賦

康基敬信之隨入山烈嘗得石髓柔滑如鉛即自服半餘都令人選絕唯使雲路通吳都賦曰選路絕風雲通

半取以與康皆號而為石郭璞遊仙詩曰駕鴻乘紫煙都令人選絕唯使雲路通吳都賦曰選路絕風雲通

升而超可舉陵倒景無事適華嵩漢書公羊曰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選典輕舉選倒景如淳曰

者漢中闕下師也壽百餘年夜有仙人持二竹竿來至呼子先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見上文

子駒之闕下師也壽百餘年夜有仙人持二竹竿來至呼子先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見上文

古意訓到長史溉登琅邪城詩一首五言何之元梁典曰到觀字茂權為司徒長史沈約宋書曰南琅邪郡

武改南琅邪為琅邪郡江寧縣西二十八里

徐敬業何之元梁典曰徐勉弟三息字敬業

甘泉磐烽候上谷拒樓蘭漢書揚雄上疏曰孝文帝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烽火通甘泉又此江稱豁險茲山

復鬱盤蜀都賦曰崑崙吞若叻子表裏躬形勝帶盡巖巖左氏傳谷犯曰表裏山河也漢書田疇

而高山脩篁壯下屬危樓峻上干子虛賦曰下屬江登陴起遐望望首見長安左氏傳曰鄭子產授兵登陴曰

哀詠曰南登霸陵金溝朝瀟瀟甬道入鴛鴦周圖經曰金谷水出藍田縣西終南山門入灑水二水名也雍

朝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甬道關道也淮南子曰鮮車驚華轂汗馬躍銀鞍車駕馬以財貨自達漢書劉向上封

嗣宗懷專為  
易姓之軍生感  
窮途之哭豈為  
一身計哉讀者  
幸善觀之

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又公孫弘曰臣愚  
驚無汗馬之勞幸延年用林郎詩曰銀鞍何處論翠蓋空馳  
怒髮上衝冠懷紀燕山石思開函谷丸范曄後漢書曰實憲為車騎將軍與比單于戰于狼落山破之遂登燕  
索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也豈如霸上戲羞取路傍觀漢書曰匈奴入邊遣王元正劉德軍霸上補勞軍  
東南隅行曰兄弟兩三人中子侍也寄言封侯者數奇良可歎漢書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  
中郎黃金絡馬頭觀者滿路傍寄言封侯者數奇良可歎  
上為以爲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數所具切奇居恒切

詠懷

詠懷詩十七首

五言類延年曰說者阮籍在晉  
阮嗣宗魏榮緒晉書曰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容貌瑰傑志氣宏放騰濟辟為掾後謝病去為尚書郎遷步兵校尉卒顏延年沈約等注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衿廣雅曰孤鴻號外野胡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  
思獨傷心嗣宗身任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詩故每有憂生之嘆雜志在刺讖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推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二如遊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嬈變有芬芳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列仙傳曰江妃二女出游江濱見南鄰賦王逸楚辭注曰在衣曰懷毛萇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漢書李延年歌曰一顧傾人城登徒子好

慕感激生憂思諷草樹蘭房膏沐為誰施其兩怨朝陽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毛詩曰焉得

其兩果吳出曰鄭女曰人言其兩其兩果吳然曰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後不來也伯且君子字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沈約曰婉變則千載不忘金石好

自善曰漢書曰楚王使武涉說韓信曰足下雖色善曰漢書曰楚王使武涉說韓信曰足下雖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李爭類延年曰左傳季孫氏有嘉樹善曰班固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沈約曰風吹飛

零落之日華實既盡柯葉又彫無復一毫可悅善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言無常也文子曰有榮華必有

下為憔悴山海經曰季夕之山驅馬舍之去去西山趾欲從之以避世禍而已耳善曰繁霜已凝歲亦暮止野

況復妻子者乎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草殘憔悴身亦當然楚辭曰激凝霜之紛紛字書曰凝水堅也毛詩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史記華陽夫人婦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本說苑曰安陵君纏得寵於楚恭王

乎會王出獵江安陵有火若雲蛇曳尾隨南來王乃封囊車下三百戶故江江善謀安陵善知時龍陽君釣十餘魚

樂無注下沾衣曰大王萬歲後臣將隨南來王乃封囊車下三百戶故江江善謀安陵善知時龍陽君釣十餘魚

得也今以臣克惡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至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

平會王出獵江安陵有火若雲蛇曳尾隨南來王乃封囊車下三百戶故江江善謀安陵善知時龍陽君釣十餘魚

樂無注下沾衣曰大王萬歲後臣將隨南來王乃封囊車下三百戶故江江善謀安陵善知時龍陽君釣十餘魚

此首全以及言  
取意

司馬氏真情思  
怨思可忘而怨  
不可忘也着意  
在此

東陵瓜西山蔴  
皆凌然有易代

石拓古文選 卷二

五

單襄裳而越王臣亦襄之所得言美人者族矣  
桃李花灼灼有輝光  
毛詩灼灼其華  
悅懌若九春  
馨折似秋霜  
春秋元命苞曰陽氣敷成於三故時別三月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十時九十日  
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  
神女賦  
辭未云四時皆榮此類不唯春也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榮折  
芬芳其若蘭  
攜手等歡  
愛宿昔同衣裳  
廣雅宿昔也願為雙飛鳥比翼共翱翔  
安中無名詩曰中有丹青著明誓  
求世不相忘  
楚魚也亦豈能盡青著水代不忘者哉蓋則愛他是以雙鳥不辭席變男不弊輿安陵君所以  
傳之未代非止取會一時故漢記光武詔曰明詔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  
青不渝故以方誓善曰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詔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

天馬出西北由來東道  
漢書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草經千里  
春秋非有託當真焉  
常保沈約曰春秋相代岩環之無端天道常也  
晉書如天馬本出西北忽清露被華蘭凝霜露野草  
迅疾也楚辭  
文右詩曰白露沾野草朝為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見上晉已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  
應劭風俗通曰葬於郭松栢翳岡岑飛鳥鳴相過  
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感懷懷辛  
酸然毒常苦多  
毒之於人甚矣哉廣雅曰毒痛也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  
沈約

南河東河北秦之近  
泗水曰李斯曰人呼水皆為河耳蘇子以兩河之狹求不足逞其志力故去保六國相印也云二  
子豈不知進趨之近禍歟哉或以交利貨賂禍故目而周之所請求仁得仁也松栢岡岑墓所在也古有皆  
死之義莫有免者焉達者安小大之涯各遂分內之感委天任命以至於俱為一丘之土夫何異哉故因此望  
山阿而發此句明祖謝之理維同天逝之途則異也感憤之來誠逝者所不免至於顛沛逆天怨毒求生蘇子  
李斯張本也善曰李斯已見西征賦蘇秦已見左太冲諫史詩漢書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  
地止霸座以西論語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開秋北涼氣蟋蟀鳴林  
惟開秋蟋蟀初鳴也楚辭曰開春發歲發四子講德論曰重言之猶心懷誠懷誠善  
微風吹羅袂明月耀  
轉詩曰耿耿不寐如有勞憂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吐論曰吐誠擊辭繁不見信

清暉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  
錄曰雞鳴高樹顏古辭孔雀子孔子歌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紗歌  
論語曰久車命駕將適居都毛詩曰薄言旋歸

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並以善歌妙舞幸  
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  
顧望河黃金百溢盡資  
於二帝也善曰李夫人也並以善歌妙舞幸

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  
戰國策曰魏王欲伐邯鄲季梁聞之曰中道而反衣焦不信願臣不浴往  
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太行乃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雖  
良此非楚之道也曰吾聞多臣曰雖多此非之楚之路也曰吾善御此數者逾善而難楚逾遠耳今王勤欲成  
霸耳猶至楚而北行也高誘曰面向也駕馬也之至也用資也賈逵國語注曰蓋二十四兩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軌距阡陌子母相拘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  
戰當為珍宋東太步經注曰眇  
安國尚古傳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記曰鄒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膏火自煎

安國尚古傳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記曰鄒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膏火自煎

安國尚古傳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記曰鄒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膏火自煎

安國尚古傳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記曰鄒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膏火自煎

安國尚古傳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記曰鄒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膏火自煎

安國尚古傳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記曰鄒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膏火自煎

安國尚古傳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記曰鄒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膏火自煎

安國尚古傳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記曰鄒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膏火自煎

安國尚古傳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記曰鄒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膏火自煎

安國尚古傳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記曰鄒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膏火自煎

安國尚古傳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記曰鄒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膏火自煎



之感龍林難居  
為當日清流之  
禍也

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沈約曰當東陵侯依服之時多財爵貴及種瓜青門四夫耳寔由羞致嘉賓夫得固易失榮難久恃膏以明自煎人以財與累布衣可以終身豈寵祿之足賴哉蓋曰莊子曰山木自夜也膏火自煎也漢書疎廣曰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左氏傳曰石磻曰四者之夾寵祿過也又宋華元曰不能治官散類寵乎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河南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河南郡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沈約

齊尚不食周粟況取山以不義者乎善乎齊史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吐之義良辰在何許凝霜露衣襟寒風

振山岡兮雲起重陰沈約曰良辰何許言世路險薄非良辰也風霜交至周將非一步重雲陰多所據故是鳴

鴈飛南征鷓鴣發哀音沈約曰此鳥鳴則勞歌也芬芳歇矣所存者是腐耳善曰楚辭素質遊商聲悽愴傷我

心沈約曰致此勝素之質由於商聲用事秋時也遊字應作由古夫百草為之不芳素質遊商聲悽愴傷我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

也顏回曰已見幽通賦史記曰問換字子騫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沈約曰自我之以前相與者非一輪或從駕參差同

注曰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悞羨門子噉噉今自蚩為今日之一亡夫豈異哉故云萬代同一時也若

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志事不同但沒理一追悟羨門之輕舉方自笑耳善曰戰國策曰

史記曰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門草昭

曰古仙人也說文云瑩笑也噉與蚩同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開封縣東北有蓬池或曰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毛詩曰率

辭曰莽茫茫之無涯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左氏傳曰晉伐虢公問卜僂曰吾

乎鶉火中必是時也杜預曰夏之九月月相望也尚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爾雅曰朔北方也杜預曰九月十月之交

雷羈旅無時匹倪仲懷哀傷左氏傳曰陳敬仲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惜終憔悴

蓋由不應憔悴而致憔悴君子失其道也小人計其功而通君子道其常而塞故致憔悴也因乎昧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君韓詩章句曰惟辭也鄭玄詩箋曰炎熱氣也芳樹垂綠葉清雲自逶迤淮南

志博清雲楚辭曰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孫綽曰四時代節徘徊空堂上切莫我知毛詩曰勞心切切又無

鵝火中九十月之交也嘉平六年司馬師發曹芳在九十月間景元四年司馬昭封晉公加九錫亦在十月中

此首着眼隱然有自附於夷齊之意

五

馨折志所歸豈為夸譽名憔悴使心悲沈約曰天寒即飛鳥走獸尚知相依周周銜羽以免顛仆豈負盛以  
悲也善曰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晏之功可復許乎泰母遂曰當仕路也馨折也見上文呂氏春  
秋曰古之人有不肯富貴者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為其實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夸虛名不隨燕雀為侶而  
名令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鸝飛黃鸝遊四海中路將安歸沈約曰若斯人者不念己之短駟不隨燕雀為侶而  
不速將安歸乎為其計者命與燕雀相隨不宜與黃鸝  
齊譽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方雲決絕將安歸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求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  
思親友晤言用自寫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鄭方曰晤對也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音也輕薄閑遊子俯仰乍浮沈捷徑從狹路僂倮趣  
荒淫輕薄之輩隨俗浮沈乘彼大道好從狹路不尊時俗趨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以慰  
我心荒淫言可悲甚也漢司馬遷書曰從俗浮沈與時俯仰我延長其心毛詩曰仲山父永懷以慰其心毛詩曰慰安也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楚辭曰湛湛兮望兮皇蘭被徑路青驪逐駸駸皇蘭已見上文楚辭曰青驪結駸齊千乘  
驟貌駿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孟康漢書注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  
為朝雲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為黃雀哀涕下誰能禁戰國策曰劇辛諫楚王曰郭必危矣王獨不見  
南遊高陵不知夫巫山飲孫左拔彈石攝丸以其頸為之畫遊茂樹夕調酸賦曰黃雀其小者也蔡聖侯因是已  
不知夫子發受命于宣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君不自因是已左州侯從鄂陵與壽  
陵君飯封祿之粟池塞府之外襄王聞顏色變四體戰慄於是乃執珪中授之封以為陽陵君延救聖戰國策  
論曰因是已因事已復有是也姑谿谿流所沃者美好也孔叢子賈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禁  
也

此為諸章之結  
點哀字見時運  
之可哀與憂思  
相應

因秋興感是古  
人興體全用對  
偶成篇為永明  
先聲

秋懷一首 五言

謝惠連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平生已見上文如何乘苦心矧復值秋晏古詩曰晨風懷苦心皎皎天月明奕奕河

宿爛古詩曰明月何皎皎薛君韓詩章句曰蕭瑟含風蟬啾啾度雲鴈楚辭曰秋之為氣也蕭寒商動清閨孤  
燈暖幽慢齊商秋風也楚辭曰商風蕭蕭而害之百草耿介察慮積展轉長宵半楚辭曰獨耿介而不夷險難豫

謀倚伏味前筭夷險謂道也喻時也演連珠曰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淮南子曰伏雖奸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  
不拘禮也楚康高士傳司馬長卿謔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頗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宦偃謂偃仰不仕也范

鼻居市不耻其狀託疾避患茲比卿相乃至仕人超然莫尚

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公車特徵再遷尚書後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  
篤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人號為白衣尚書  
命觴躬來當染翰操紙慨然而賦高臺驟登清淺時陵亂爾雅曰水正頽魄不再圓傾義無兩旦魏月魄  
日謂也金石終消毀丹青暫燬煥張綱集曰書功各勉之髮歡無貽白首歎阮籍詩頽魄不再圓頽魄不再圓傾義無兩旦魏月魄  
成賦聊用布親串爾雅曰串音也古患切

臨終詩一首 五言

歐陽駘若 王隱晉書曰石崇外生歐陽建渤海人也為馬羽太守趙王倫之為征西撓亂關中建

無少長皆行斬刑孫盛晉  
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伯陽適西戎子欲居九蠻長城窟行曰西遊尹喜見之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魏武飲馬苟懷四方志所在可

遊盤左氏傳姜氏謂晉公曰遊盤無度況有專寒顛沛遇災患歐曰遂遇不復自嬰屯蹇論語曰往蹇來連孔叢是

古人達機策馬遊近關周易曰機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已左氏傳蓬伯玉咨余沖且暗抱責守微官孔安

書傳曰冲童也賈逵國語法曰暗不明也孟子曰吾聞入遂行從近關出也

若是有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板叔上吳王書曰恢恢六合之投迹松栢隆冬悴然後知歲寒孫卿子曰松栢經

不獲安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山海經曰地之攸足而合之松栢隆冬悴然後知歲寒孫卿子曰松栢經

有定分慷慨復何歎平聲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呂氏春秋曰百里上有慈母恩痛酷推心肝

說文曰負受貨不償然受恩不報亦謂之下顧所憐女側側中心酸謝女毛詩箋二子棄若遺念昏造凶殘詩

負也方言曰博以慈母慈子折凌以答之

不惜身死惟此如循環薛君韓詩章句曰惟念也尚書大傳二子棄若遺念昏造凶殘詩

者中黃子曰色有五色文章人有五情漢書息夫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也執紙五情塞揮筆涕汎瀾文子

哀傷

幽憤詩一首 四言

魏氏春秋曰東及呂安事為詩自責曰安事  
已見思舊賦班固史遷述曰幽而發憤乃思乃精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恭嘗書曰嗟薄祜早喪二親毛詩曰閔予小子哀荒靡識越在緜緜莊氏傳后成叔曰閔君

王幼在緜緜之中張華博物志曰緜緜織為之廣八寸長丈二尺約小母兄鞠育有慈無威魏氏傳曰康兄南子曰成

兒於情上韋昭葉書注曰緜若今時小兒腹衣李奇曰緜小兒大藉也說文曰  
宗正詩曰孫氏毛長詩傳曰鞠養 恃愛肆姐不訓不師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說文曰 爰及冠帶馮寵自放抗心希

柩叔夜

感叙夙昔之事  
自見所尚

右任其所尚廣雅曰希庶也趙岐孟子曰尚庶幾也託好老莊賤物貴身蓋喜謂康長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准

而保真莊子曰真者精誠之志志在守樸養素老子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河上公曰抱守也薛綜東京

者又曰真者曰余不敏好善聞人謂與呂安交也孝經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左傳曰吳

子王楚大夫也左氏傳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陘孫朝而畢不戮一人子復治兵於蔣終日而畢

實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薦賈尚幼後至不質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文之傳故於子玉子玉之敗

塵冥冥與之曰輸大夫進軍小人適自作憂患也大人舍引藏垢懷恥宗謂晉曰舍引光大品物成事左氏傳伯

杜預曰忍汝君臣之過無自謂得法度論語曰為仁由己惟此爾顯明臧否臧否謂臧否也

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論辭也毛詩曰惟是感悟思愆恒若創痛言曰恒痛也說文曰痛痲也漢書音義曰以

痛擊人刺其皮膚起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昔斯柳惠今愧孫登柳下惠已見西征賦魏氏春秋曰

青黑無創者謂痲痲欲寡其過謗議沸騰論語曰而遠伯玉使入於孔子者庶人謗於市毛詩曰百

川沸性不傷物頻致怨憎物不傷物亦不能傷也昔斯柳惠今愧孫登柳下惠已見西征賦魏氏春秋曰

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年將去康曰先生世也竟內負宿心外惡良朋初康采藥於中山北見隨氏春秋曰

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也竟內負宿心外惡良朋初康采藥於中山北見隨氏春秋曰

慙也毛詩曰仰慕嚴鄭樂道閑居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身無世務而心與世絕

聞數人得百錢足以自贖則閉門下簾而授老子年九十餘與世無營神氣晏如蔡謩釋謨曰安貧樂賤與世

遂以其業終論語子曰貧而樂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閉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蔡謩釋謨曰安貧樂賤與世

上瞻石之階猶如也冷亭不淑嬰累多虞毛詩傳曰咨嗟也毛詩曰之子不淑匪降自天寔由頑踈毛詩

嗒背增職曉由人理弊患結卒致困圍杜預左氏傳注曰所以守禁繫者秦曰圍圍漢曰圍對答鄙訊執此幽阻

對答之辭謝於見訊也張晏漢書曰執者三日復問知之與實耻訟免時不我與論語曰賜貨曰日月逝矣歲

前辭同不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警拘執也歸便也復問知之與實耻訟免時不我與論語曰賜貨曰日月逝矣歲

亦不以文害意也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毛詩傳曰沮澡身滄浪豈云能補孟子曰子路曰滄浪之水清可以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也才與切澡身滄浪豈云能補孟子曰子路曰滄浪之水清可以

之也劉歆答父書曰誠思拾遺箕以云補嗚嗚焉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毛詩曰痲痲鳴嗚嗚

時而南有時而北又曰嗟我憤歎曾莫能儔毛詩曰嗟我憤人說文事與願違造茲淹留海留謂因繫而留也

窮達有命亦又何求由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古人有言善莫近名莊子曰為善莫近名被禍懷玉惡莫近刑司馬彪

於形也郭象曰志善惡而奉時恭讓悔不生尚書曰恭默思道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萬石周慎安親保

居中心任萬物之自為也蔡時恭讓悔不生尚書曰恭默思道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萬石周慎安親保

榮漢書曰萬石君魯長子建為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親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建

木嘗不問安親之道也孔世務紛紜祗攬予情詩曰祗攬我心攬亂也祗適也安樂必誠乃終利貞家語曰

安樂必誠戒也周易曰乾元亨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西京賦曰擢靈芝之末柯楚辭曰采予獨何為有志

歸到自處一段以結全篇偏龍性

何等激昂

寫出幽憤二字

難則莫可追悔

向曰七哀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怒而哀目聞見而哀口哀而哀鼻酸而哀也

陳王詩多用比與便意味深長如此篇亦是託

連語兩喻意目深遠風人之道子建是比體仲宣是賦體比體遠賦體沉著杜工部傷亂諸樂府實從此一派來

不就楚辭曰云有志而無難思復心焉內疚潘元茂九錫文曰懲難念功毛詩庶旨將來無馨馨無臭爾雅曰毛詩曰上天之采薇山阿散髮嚴岫采薇已見上文琴操許由曰散髮披裘所以求嘯長吟頤性養壽杜馬能

不就楚辭曰云有志而無難思復心焉內疚潘元茂九錫文曰懲難念功毛詩庶旨將來無馨馨無臭爾雅曰毛詩曰上天之采薇山阿散髮嚴岫采薇已見上文琴操許由曰散髮披裘所以求嘯長吟頤性養壽杜馬能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夫皎月流輝輪無礙以其餘光未沒似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古詩曰嘯借問歎者誰言是客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漢書其歌曰涇水浮沈各異勢會合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左氏傳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可必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執大象天下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在道也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荆蠻已見登樓賦荆州之蠻兩親戚對我

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言迴顧雖聞其

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帝葬霸陵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毛詩序曰下泉治也驅馬棄之去不

荆蠻非我鄉何為久滯留賈誼曰處久滯留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山崗有

餘曠巖阿增重陰通俗文曰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皆言不忘本也文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流波激清響

猴猴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露夜衣楚辭曰擊迅風於清涼禮記曰孟秋之法衣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漢書公起攝衣延籟食其也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史記曰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

曹子建

七哀詩一首

王仲宣

七哀詩二首

張孟陽

七哀詩二首

北芒何壘壘

陵墓彭臙

世也仲虎

末也仲虎

世也仲虎

世也仲虎已見上文

入情語都是雅  
正之音故佳

三首是一篇文  
從冬起復思春  
秋以至冬盡一  
期之歲序也

寶見劉虜魏文帝典論曰表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坑取玉押金鐵體骨并盡西京雜記曰漢帝及王侯送死皆珠襦玉匣王匣如鏡甲連以金銀枚乘七發曰天子玉體不安說文曰割劫人也又

園寢化為墟周捕無遺堵懷慶曰自高祖下廷至宣帝各居陵傍立廟及園中各有寢

詩傳曰一丈為板五板為堵蒙籠荆棘生蹊徑登童堅孤兔窟其中蕪穢不復掃除中記曰漢諸陵守衛掃

君今為亡山土漢書曰天子歲方千里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士方感彼雅門言懷愴哀往古門周以琴見孟

上行人見之悲愴孟嘗君曰西風急疾鵬鵠賦曰涼風蕭瑟陽鳥收和響寒蟬無餘音孟秋寒蟬應陰而鳴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才剛西風急疾鵬鵠賦曰涼風蕭瑟陽鳥收和響寒蟬無餘音孟秋寒蟬應陰而鳴

禽禮記曰草木皆蕭蕭也仰聽離鴻鳴俯聞蜻蛉吟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蛉鳴燕鷗鳴哀

人易感傷觸物增悲心哀人易感傷日籠日已遠纏綿彌思深古詩曰相去已見上文蕭蕭高桐枝翩翩孤

誰云愁可任古詩曰誰云愁可任徘徊向長風淚下霑衣袵楚辭曰悲風淅淅兮哀風

悼亡詩三首五言風俗通曰悼終悼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荏苒猶漸也冉冉歲月流貌也王逸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之子謂妻也毛詩曰

事不暇去勢復謂所任也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其謂此日思過也帷屏無髮髯翰墨有餘跡廣雅

帳也聲類作轉說文曰彷彿相似見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洛神賦曰步蘅薄而悵恍如或存周違忡驚惕

王逸楚辭注曰揮翰墨以奮藻翰鳥飛也曹植種葛篇曰下有交頤禽即雙栖禽也如彼遊川魚比目

中路析爾雅曰東方有比春風緣隙來晨露累檐滴說文曰雷寢息何時忘沈憂日盈積宋玉笛賦曰武庶幾

有時衰壯岳猶可擊郭璞爾雅注曰庶幾微幸也莊子妻死惠子吊之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

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卒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見個

然寢於巨室而我數數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

皎皎窻中月照我室南端室南端室之南正門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秋風為商已見上文禮記曰季夏土潤溽暑

凜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古詩傳曰衾被也豈曰無重纊誰與同歲寒孔安國尚書傳曰纊細綿也

潘安仁

寒無與同朔月何隴隴毛詩曰叔兮伯兮靡所與展轉眄枕席長簾竟牀空見上文林空委清塵室虛來悲

風莊子曰空穴來風可馬也獨無李氏靈髮鬢觀爾容桓子新論曰武帝所幸李氏死方居世少

懷從中起史記曰文帝意慘懷悲愴寢與自存形遺音猶在耳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禮記曰色

志難具紀尚書曰詩言志賈逵命也可奈何長戚自令鄙魚豢典略趙岐卒歌曰有志無時命也

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焉藏李何悼淑儀儀容空替鬢儀偶也魏太叔祭橋方文曰幽靈

日誰包卒歲蒼頡篇曰昨隔日也改服從朝政哀心寄私制苗愴張故房朔望臨爾祭

爾祭詎幾時朔望忽復盡衾裳一段撒千載不復引爾雅曰壘壘春月周戚戚彌相愍

悲懷感物來泣涕應情噴感物已見上文駕言陟東阜望墳思行軫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楚辭曰

間欲去復不忍禮記周禮曰墟墓之間徘徊不忍去徒倚步踟躕楚辭曰步徙倚而過思

墳隅聲類曰埏墓也孤魂獨煢煢安知靈與無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曰孤魂翔

車揮涕方言曰芟根也誰謂帝宮遠路極悲有餘毛詩曰誰謂帝宮遠路極悲有餘

盧陵王墓下作一首周旋屬少帝失德朝義封廢陵王末之藩而高祖崩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越絕書曰曲阿為雲陽縣左氏傳曰吳伐楚以鍾朱方

中麗青鳥相冢書曰天子葬苑山諸侯葬連崗眷言懷君子沈痛結中腸毛詩曰眷言顧之

蕩運開甲悲涼道消少帝之日運開文帝之初也沈約宋書曰少帝諱義符武帝長子即位為

求文松栢森已行尚書曰帝乃徂落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

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使於晉願反則徐君死於是

見人文誼尚可想

一首中三轉韻  
自成段落與前  
首同一局法  
寫悲憤之思古  
人文誼尚可想

謝靈運

吾徒也遂越而出莫知其誰徐州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解劍已見上注潘岳震茂春詩曰魏撫墳兮告辭皆莫能先賢傳曰楚老者故城之隱人謂之楚老也今德高遠是通也解劍撫墳是誠也論語子謂子誠曰君子哉

今平生疑若不通蔽互相妨若人謂之楚老也今德高遠是通也解劍撫墳是誠也論語子謂子誠曰君子哉

通人而蔽者也必理感深情慳定非識所將非心誠之所能行也王隱晉書曰荀粲與傅嘏夏後女亦親常謂嘏

少日子等在世業閒功名少必勝我識滅我獨難非心誠之所能行也王隱晉書曰荀粲與傅嘏夏後女亦親常謂嘏

名局之所覆然則志自一物耳固其識之所獨齊我所能復子等為貴未能齊子所為本不足而未有餘者樂曰功

促良可哀天枉特兼常莊子曰其生也柔脆其死也柔脆其死也柔脆其死也柔脆其死也柔脆其死也柔脆其死也

灑長歎不成章孟子曰君子之志於

拜陵廟作一首

五言沈約宋書曰漢儀上陵歲以為常魏無定制江左元帝崩後諸侯始有謁陵

頽延年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周書曰各助王恭明祀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今送光烈皇后哀敬隆祖廟崇

樹加園塋漢書房中歌曰乃立祖廟敬明也逮事休命始投迹階主庭書曰陳子商郊俟天休命莊子曰多物將

往投述者眾周易陪廟迴天顧朝識流聖情毛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詩箋曰迴首德不明早服身義重晚達生戒

輕服服事也早服恩淺也故以存身之義為重也達官達也脫思厚故否來主澤竭泰往人悔形否帝之時

也否象也列子曰公孫朝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才悔矣周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不帝之時

人道勅躬斯積素復與昌運并孝經春秋曰勅躬勸學帝當當昌成封岱宗宋均曰應會之期耳恩合非漸漬

榮會論語曰赤也束帶於朝西廡廟在也衣衾終冥漢陵宮轉葱青漢書曰自高祖以下各自君陵傍立廟

帶也論語曰赤也束帶於朝西廡廟在也衣衾終冥漢陵宮轉葱青漢書曰自高祖以下各自君陵傍立廟

漢書書帝紀曰帝崩於五刑也景帝松風遵路急山烟冒壘生談文曰冒覆也方音曰萬紀載紗吹千載託旒旌

聲自度曲被歌應劭曰詩新曲以為發聲也然此言人之思慕被在歌詠之聲萬紀載紗吹千載託旒旌

詔曰制禮作樂各有由時所以發聲也又曰聖王已沒鐘鼓管絃之聲未衰儀禮士喪禮曰有銘未朱帝世

遠已同淪化萌言帝澤被天下咸靈若存故未殊其遠識之以別貴戚故云表德也天子各有銘未朱帝世

軌喪衷易歸軒慎倚傾將先起封禪書曰軌喪衷易歸導也歸軒尊年也楚辭曰振軌兮步崎傾

同謝詔議銅雀臺詩一首

五言集曰謝詔議銅雀臺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銅雀臺魏武遺令曰吾欲人皆

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

謝之暉

輕秀入情自成  
品格須看其幾  
虛字生動也



總幃飄井幹 樽酒若平生  
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縹今南陽有鄧總淮南子曰大樽架與宮室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  
不放指月故芳襟染迹遊婢媵空復情楚辭云心婢媵而傷懷也王座猶寂漠况迺妾身輕易是蝶類也假處出坐玉床壽少而施重車來處天之位也寡婦賦曰懼身輕而施重

出郡傳舍翠范僕射一首

五言劉琨與弟書曰天監二年僕射范雲卒任叅自義興貽沈約書曰求令平生有情信乃得合於傳也

來轉相傳也風俗通曰諸

任彥昇 劉琨與弟書曰天監二年僕射范雲卒任叅自義興貽沈約書曰求令平生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  
國楨謂范雲也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女史曰式瞻清越毛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  
莊子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史待時屬興運王佐俊民英  
動班固漢書曰劉向稱董仲舒禮謂之英子產季札人之英也

結懽三十載生死一交情  
左氏傳曰楚子使椒舉如晉曰寡君願結懽於二三

携手道衰孽接景事休明  
哀孽齊東野語也休明梁武帝也班固漢書述曰携手秦卿步毛詩  
華時泰玉階平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謀而後仕無道則君子謀而後食左氏傳曰王孫滿曰德之休明運阻衡

值狂生  
傅暢撰曰玉戒字漸冲戎為選官時江夏李重字茂曾汝南李親字茂重以清尚獲淹而過二人擢異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用夫于謂范雲狂生助自謂也梁典曰范雲為吏部尚書又曰助為吏部侍郎

意千齒萬恨生  
言昔日將拜不忍一振之意况今千齒未隔再恨俱生者乎毛詩  
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

時見范侯還叙平生意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  
子丑傳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也弗親朱顏改徒想平生人  
楚辭曰

哀國均  
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農曰均平也

贈蔡孚篤詩首  
四言晉官名曰蔡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  
翼翼飛也鸞為子鶴也楚辭曰我友云徂言及舊邦  
蔡氏譜曰華濟陽人毛詩曰舫舟翩翩以沂大江  
楚辭曰翩翩而蔚矣荒塗時行靡通  
董仲舒詩不遇賦慨我懷慕君子所同  
毛詩曰慨我寤

仲宣四言可謂  
雅人深致但於三百篇中字句太近比之曹劉五言及少生色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  
翼翼飛也鸞為子鶴也楚辭曰我友云徂言及舊邦  
蔡氏譜曰華濟陽人毛詩曰舫舟翩翩以沂大江  
楚辭曰翩翩而蔚矣荒塗時行靡通  
董仲舒詩不遇賦慨我懷慕君子所同  
毛詩曰慨我寤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  
翼翼飛也鸞為子鶴也楚辭曰我友云徂言及舊邦  
蔡氏譜曰華濟陽人毛詩曰舫舟翩翩以沂大江  
楚辭曰翩翩而蔚矣荒塗時行靡通  
董仲舒詩不遇賦慨我懷慕君子所同  
毛詩曰慨我寤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  
翼翼飛也鸞為子鶴也楚辭曰我友云徂言及舊邦  
蔡氏譜曰華濟陽人毛詩曰舫舟翩翩以沂大江  
楚辭曰翩翩而蔚矣荒塗時行靡通  
董仲舒詩不遇賦慨我懷慕君子所同  
毛詩曰慨我寤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  
翼翼飛也鸞為子鶴也楚辭曰我友云徂言及舊邦  
蔡氏譜曰華濟陽人毛詩曰舫舟翩翩以沂大江  
楚辭曰翩翩而蔚矣荒塗時行靡通  
董仲舒詩不遇賦慨我懷慕君子所同  
毛詩曰慨我寤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  
翼翼飛也鸞為子鶴也楚辭曰我友云徂言及舊邦  
蔡氏譜曰華濟陽人毛詩曰舫舟翩翩以沂大江  
楚辭曰翩翩而蔚矣荒塗時行靡通  
董仲舒詩不遇賦慨我懷慕君子所同  
毛詩曰慨我寤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  
翼翼飛也鸞為子鶴也楚辭曰我友云徂言及舊邦  
蔡氏譜曰華濟陽人毛詩曰舫舟翩翩以沂大江  
楚辭曰翩翩而蔚矣荒塗時行靡通  
董仲舒詩不遇賦慨我懷慕君子所同  
毛詩曰慨我寤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  
翼翼飛也鸞為子鶴也楚辭曰我友云徂言及舊邦  
蔡氏譜曰華濟陽人毛詩曰舫舟翩翩以沂大江  
楚辭曰翩翩而蔚矣荒塗時行靡通  
董仲舒詩不遇賦慨我懷慕君子所同  
毛詩曰慨我寤

而慕悠悠世路亂離多阻毛詩曰悠悠南行濟岱江行邈焉異軌濟岱近兗州子鶴所住江風流雲散一別如

兩鵲聽絕于何然詩人同有以此言未詳其始人生實難願其弗與或與與非子書曰人瞻望遐路允企伊佇詩

曰瞻望弗及付立以出又曰或子望之烈烈冬日肅肅淒風傳中豐曰春無見風潛鱗在淵歸鴈載軒詩曰

慕予思罔宣法言曰夫進也者進於道慕瞻望東路險增數率彼江流爰逝靡期毛詩曰車君子信誓不遷

于時毛詩曰言笑晏晏及子同寮生死固之左氏傳曰先農之使也皆林父止之何以贈行言投斯詩晏子春秋

行晏子送曰嬰聞贈人以財不若以言請以言乎夫藹木三年成中心孔悼涕淚漣漣毛詩曰中心是悼周易

傳注曰而嗟爾君子如何勿思毛詩曰君子行復如之何勿思

贈士孫文始一首四言三輔決錄道坡注曰士孫孺子名萌字文始少有才學年十五能屬文初董卓王仲宣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毛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亂萌于今詩猶存也我豈我友自彼京師兩雅曰暨與也毛

用道遠杜預左氏傳注曰越遠也鄭玄注曰遷于荆楚在漳之涓毛詩曰居河之涓在漳之涓亦越

處劉歆七略曰寔和通篋墳比德車輔如墳左氏傳曰官之自虢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

既度禮義卒獲笑語毛詩曰獻酬交錯禮庶茲永日無營厥緒毛詩曰尚書曰荒庶厥緒

不我我思弗及載坐載起毛詩曰瞻望弗及張衡怨詩惟彼南汜君子居之論陋之有悠悠我心薄言慕

之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人亦有言靡日不思毛詩曰人亦有言靡日不思矧伊嫵婉胡不懷而毛詩曰

矣又曰人無兄晨風夕逝託與之期毛詩曰維此良人弗克弗迪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四國方阻俾爾歸

我思肥泉茲之矣數良人在外誰佐天官毛詩曰維此良人弗克弗迪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

蕃爾之歸蕃作式下國毛詩曰四國于蕃又曰伊爾多益尚書曰命于下國無曰蠻裔不虔汝德賈逵國語注

慎爾所奉由嘉則毛詩曰慎爾出言又曰不德不忘率爾龍雖勿用志亦靡忒周易曰潛龍勿用陽在下悠悠

澹漣鬱彼唐林荆州圖曰漢壽縣城南一百步有澹水出縣西陽山又曰澧陽縣蓋即澧水為名也在郡西南

連延相按唐林澧澧水晉書曰天門有零陽縣南平都有作唐縣盛引之荆州記曰零陵東接作唐然此三縣



燻炎光史記侯嬴曰公子自是迎或擊聚廣坐之中楚辭曰幽昏明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毛詩曰公庭萬

千舞燻華銜錯銜與燈音義同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盞楚辭曰大其切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毛詩曰公庭萬

馮金雲含甘醴羽觴行無方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盞長夜志歸來聊且為大康毛詩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四牡向路

馮馮悅誠未央四牡謂驪駒也漢書王式曰問之於師歌馮馮主人歌無庸歸音義曰逸詩篇名也

余嬰沈痼疾寬身清漳演邯鄲入漳山海經曰少山清漳水出焉東流于濁漳水自夏涉冬彌曠十餘

旬楊雄羽獵賦曰方冬季月天地隆烈杜預曰常恐遊岱宗不復見故人清書曰夕至岱宗太山嶽四岳宗也

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今君親步玉趾清談同日久情昉叙憂勤毛詩曰朝夕思勤也便復為別辭遊車歸西隣

西隣素葉隨風起今君親步玉趾廣路揚埃塵逝者如流水哀此送離分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水不捨晝夜

死不得見子陽春恐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文蔡邕贊師賦曰悲歌勉哉脩令德北面自寵珍北面自寵珍左氏傳曰忠為令德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毛詩傳曰終夜不遑寐叙意於濡翰芳不違寐韋昭漢書注曰翰筆也明燈曜閨

中清風淒已寒白露塗前庭應門重責關楚辭曰白露紛以塗毛曰乃立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禮記曰歲

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壯士謂五官也漢書高祖曰壯士行何畏出征謂在孟津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文帝

有鎮孟津及黎陽而無功伐故疑出征謂在孟津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文帝

涼風吹沙礫霜氣何皚皚易通其說曰異氣不至則大風揚沙礫小石也文曰明月照綬幕華燈散炎輝魏

色也華燈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論衡曰輿論上說也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漢儀注曰列禮為丞相

不知文雅之任小臣信頑鹵倂俛安能追儀禮曰小臣正辭李尤東觀賦曰臣雖頑鹵慕小雅斯于數誅之

贈徐幹一首五言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毛詩曰誰謂宋遠政子望之洛陽故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史記曰景帝居禁中

侍御不得入楚辭思子沈心曲長歎不能言毛詩曰在其板屋亂我心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步出北寺門

遙望西苑園風俗通曰尚書侍御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思賦曰目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翩翩楚辭曰

其上乖人易感動涕下與袵連仰視白日光數數高且懸毛詩曰瞻余不信有如皦日毛詩曰故秉燭入絃內物類

無頗偏韓子曰朱孺對衛靈公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揚雄解嘲云日月之耀不

與比焉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入絃音義曰八方之繩維也尚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誥我獨抱深感不得

與比焉

一起登拔入情  
結亦實而有餘  
味

四詩皆用比意  
未用鳳凰結出  
明君不露正意  
高其  
三詩用三豎字  
見意遙然不羣

子建詩麗而有  
則沉酣於風雅  
而得之者

結處接入比喻  
便深

贈從弟三首 五言

汎汎東流水 磷磷水中石 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停也 蘋藻生其涯 華紛何擾弱 采之薦宗廟 可以  
羞嘉客 蘋藻以喻從弟也左氏傳君子苟有明信謂蘋藻此之毛蘋藻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 青園中葵  
朝露待日晞 朝露待日晞爾  
雅曰懿美也

亭亭山上松 瑟瑟谷中風 風聲一何盛 松枝一何勁 冰霜正慘愴 終歲常端正 楚辭曰霜露漙漙而交下豈不羅凝寒松柏

有本性 凝嚴也 莊子曰天寒既至雪霜  
將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鳳凰集南嶽 徘徊孤竹根 鳳凰之性非竹實不食亦喻從弟也 於心有不厭 奮翅凌紫氛 豈不常勤苦 羞與

黃雀羣 黃雀喻俗士也 何時當來儀 將須聖明君 尚書曰鳳凰來儀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鳳凰至

贈徐幹首 五言

曹子建

驚風飄白日 忽然歸西山 夫日麗於天風生乎地而言飄者夫浮景駛奔條焉西邁餘光 圓景光未滿 眾星粲

以繁 國景月也論衡曰日月之體狀如正圓鄭玄曰夏門箋曰景明也 志士營世業 小人亦不閑 論語子曰志士仁

孔叢子曰仲尼大聖 自效以降世業不替 聊且夜行遊 遊彼雙闕間 文昌鬱雲興 迎風高中天 劉惔林魏都賦注曰文昌正殿名也

書曰迎風觀在軌列子曰周 穆王築臺號曰中列子曰臺 長廊之 顧念蓬室士 貧賤誠足憐 蓬室士謂徐幹也 著論篇曰朝旋也 列 薇霍弗充 虛皮褐猶不全 墨子曰古

食也足以增氣充虛而已 鄭少周禮注曰充足 忙慨有悲心 興文自成篇 說文曰忙慨士不得志於心 寶棄怨

何人和氏有其怨 寶以喻幹和氏喻知己也 韓子曰楚人斲石得璞玉於楚山之玉人又曰石也 明其石足成

而得寶焉 遂名曰和氏之璧 胡音別友安國尚書傳曰怨過也 彈冠俟知己 知己誰不然 言欲彈冠以俟知己

語曰蕭朱結綬 王貢彈冠 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申乎知己 良田無晚歲 膏澤多豐年 良田膏澤喻有德也

祭也 漢書曰霍義請破下良田國語曰豐年穰穰 亮懷瓊瑤美積久 德逾宣 兩雅曰亮信也 蒼頡篇曰懷抱也 左氏

若君音澤之使能成嘉穀 良田國語曰豐年穰穰 亮懷瓊瑤美積久 德逾宣 兩雅曰亮信也 蒼頡篇曰懷抱也 左氏

虎將以與 璫欲杜頤曰璫璫美 親交義在敦 申章復何言 莊子曰親交益疏孔安國尚

贈丁儀首 五言

曹子建

初秋涼氣發 庭樹微銷落 漢書考武傷李夫人疑霜依王除清風飄飛閣 楚辭曰淑凝霜之紛紛字書曰凝水

都賦曰玉除彤庭 朝雲不歸山 霖雨成川澤 傳曰凡兩自三日已往為霖 黍稷委疇 隴農夫安所獲 注曰委棄

又曰脩塗飛閣

亦多用比興只  
結搆拔出奇自  
深遠

皇佐之稱在陳  
王國應爾且其  
名甚正亦異於  
元后之頌矣

首尾以歸朝言  
為異止宿興感  
始戀城關中感  
任城後勉白馬  
借切骨月至情  
也一氣呼應極

也說文曰晴耕治之田 在貴多忘賤為思誰能博言俗之孤白足禦冬焉念無衣客言服狐白者不念無衣也  
也毛詩曰帥時農夫 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飢雪三日公被楚辭曰無衣坐於堂則謂晏子曰雨雪三日天下不寒思慕廷陵子寶劍  
晏子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飢雪三日公被楚辭曰無衣坐於堂則謂晏子曰雨雪三日天下不寒思慕廷陵子寶劍  
非所惜言延陵不貲於死而況其生者乎故已思慕之異異於俗也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  
帶徐君徐君去 子其寧爾心親交義不薄 廣雅曰惜愛也

贈王粲一首 五言

曹子建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遊右詩曰徘徊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鴛鴦喻禽也毛其詩  
辭曰覽可言願報鳥而無輕舟以喻己之困窮而無良會也欲歸忘故道顧望但懷  
與勞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賈逵國語注曰痛也戰國策蘇代曰水浮輕舟欲歸忘故道顧望但懷  
愁傳賦七激曰無物可樂願望懷悲風鳴我側義和逝不留楚詞曰哀江介之悲風又曰吾令及弭節兮王  
愁鄭女毛詩裝曰迴首曰顧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重陰以喻太祖密雲也誰令君多念自使懷百憂毛詩曰我生之  
後逢此百憂

又贈丁儀王粲一首 五言

曹子建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魏志曰建安二十年西征張魯漢書山峯高無極涇渭揚濁清相入而清濁異  
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漢書曰高相南面曲逆曰壯哉鬱高誘戰國策注曰佳負闕出浮雲承露襲秦清  
賦曰園關疎以造天淮南子曰魏闕之高上除霄雲西秦賦曰抗仙掌與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皇佐章  
華賦曰建皇佐之高勳飛仁聲之顯赫左氏傳欽尹克黃曰君天也家語權家雖愛勝全國為令名史記曰  
孔子曰君惠臣忠楚漢春秋吳說陳涉曰王引兵西擊劉野無交兵史記曰權家雖愛勝全國為令名史記曰  
次之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之興也鄭多禮記注曰名令聞也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君子謂丁王也琴操  
不踰時德聲謂太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言歡怨雖殊俱非忠貞之則惟有中和  
中和樂職宣布詩如淳曰言王政中和  
在官者樂其職鄭夕周禮注曰絕法也

贈白馬王彪一首 五言

曹子建

贈白馬王彪一首 五言 魏志曰楚王彪字朱虎武帝子也初封白馬王後徙封楚集曰於國城作又曰  
黃初四年五月王歸蕃道路宜異宿止意壽  
恨之蓋以大別在數日是用自剗與王驛馬憤而成篇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

始擬朝會記曰承明門後宮出入之門吾常往謁帝承明廬問張公云魏明帝作建  
始擬朝會記曰承明門後宮出入之門吾常往謁帝承明廬問張公云魏明帝作建

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

始擬朝會記曰承明門後宮出入之門吾常往謁帝承明廬問張公云魏明帝作建

怨彼東路長

京賦曰起洪濤而揚波顧瞻懸城關引領情內傷

內傷太谷何寥廓

風俗通曰泰山松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

魏志曰黃初四年

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魏志曰黃初四年

為卷容大雅實  
從三百篇化出  
或妄為去取摘  
其一二可勝機  
常  
多用此喻悲憤  
之喻再按此  
一章以見感物  
傷懷之意亦甚  
寬展

親愛離居念白  
馬也此處忽入  
任城之亡一跌  
更生無限悲感  
心悲章仍說到  
離居開拓一筆  
苦辛莫解

本為離別生情  
兼感年命為任  
城映發說到王  
其愛玉體二句  
正見骨月至情  
得風人遠愛

流毛長詩傳曰中遠絕無軌改轍登高崗毛詩曰謂肅夷異施於中遠廣黃以舒憂志脩坂造雲日我馬其二毛詩曰陟阪

衰日方濤衰日方濤步黃猶能進我思楚詞曰願儻黃以舒憂志鬱紆將難進親愛在離居楚詞曰願儻黃以舒憂志

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毛詩詩傳曰其難釋王逸曰紆屈也鬱愁也鬱紆將難進親愛在離居楚詞曰願儻黃以舒憂志

衡何休注曰楚莊王伐鄭放乎路蒼蠅聞白黑護巧令親疎毛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窮路不宜復問狐使

欲還絕無蹤其三楚辭曰攬騁轡而踟躕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漢書若夫窮絕命也秋風發微涼

寒蟬鳴我側蔡邕月令章句曰寒蟬鳴應陰而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又曰日杳杳而西歸鳥其四廣雅曰感傷也古

翩厲羽翼毛詩詩傳曰翩厲疾也孤獸走索群衛草不違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詩曰感物懷所思列子

日師襄乃撫心高蹈楚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鄭少周易注曰天命所授詩曰同楚辭曰屬天命而委

親慈分生願孤魂親慈分生願孤魂親慈分生願孤魂親慈分生願孤魂親慈分生願孤魂

疾馳影響人間也自顧非金石咄嗚令心悲說文曰咄叱也丁死切聲類曰嗒大呼也子夜句言人命此呼

天間或至心悲動我神心悲動我神蓋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志相應也爰猶志如

何必同衾憐然後展愁勤毛詩曰抱衾與裯毛長曰衾被也憂思成疾疾無乃兒女仁毛詩曰仁曰公謂呂

焜曰非兒女之所知又韓詩謂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齊詩云骨肉緣投葉古詩又曰軼阿長苦辛苦辛

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及吾歎道為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魏文帝善哉行曰痛飲樂不見可

神變故在斯頃百年誰能持漢書谷永曰三朝所奏皆有變故鄭少周禮注曰故災也禮記君子曰禮樂不可

過離別求無會執手將何時蔡琰詩曰念別無會期毛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七發曰太子執報福樂安東君

慎疾加澹重愛玉體杜預注氏傳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楚史援筆而書於策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贈一翼首儀之弟也傳曰翼字敬禮

嘉賓填城闕豐膳出中厨鄭方禮記注曰填滿也毛詩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論語子曰二曹子建

於城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徵歌錄有美女篇齊瑟行史記蘇秦說肴來不虛歸陽至







才輕論語則不知化不知化者每舉必危范曄後漢書劉寬曰任重責大憂心如醉曹植上表曰爵重才輕  
任有遺規其言且清論語孔子云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馬融曰周任古之  
自驚周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  
帝書曰嘉發篇雖溫麗無乃違其情西樞賦曰啓發篇章漢書曰司馬相  
脫益映

贈張華一首 五言

何敬祖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淮南子曰二者代謝沖馳周易曰  
節俱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毛詩曰習習谷風毛萇傳南子曰陸陽麻縮卷舒論於不測  
瞻廣武廬滅梁緒晉書曰吳滅於春風武既貴不末儉處有能存無謂富無謂貧鎮俗在簡約樹塞焉財  
募周易曰簡則易從廣雅曰約儉也論語曰或問管仲知禮乎孔子曰拜君樹塞門管子曰綜理繁  
綜琴書事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揚樂器茂陰下攜手共躋踏籍曰躋踏躋也奚用遺形骸忘筌  
在得魚莊子曰申徒兀者謂子產曰吾與夫子遊十有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

贈馮文罷還斤仁令一首 四言

陸士衡

非不整瞻然而情不逮乎詞矣

於皇聖世時文惟晉毛詩曰於皇時周周禮梁氏量銘曰時文思素受命即天奄有黎獻謂武帝也毛詩曰有  
黎獻其惟帝臣孔安國曰黎衆也獻賢也閭闔既闢承華再建陽記曰太子宮在太宮東齋室門外中有承華  
門再建謂立愍懷太子國明明在上有集惟彥其下赫赫在上奔奔馮生哲問允迪方謂之奔奔尚書曰允  
迪厥德漢明謂孔安國曰天保定子厥德不鏠毛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劇秦美邁心方曠矯志崇邈雅  
曰邁行也王逸楚辭注曰遵彼承華其容灼灼其華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辭曰遊於江潭有命集止飛飛自南周易曰大君有命既既出幽谷及爾爾林榮緒晉書曰楊駿  
為難有頌者弁千載一彈毛詩曰有頌者弁實綸伊何毛萇曰頌弁貌也弁皮弁也彈冠已見  
齊歡班固議曰以漢興以來曠世歷年廣雅曰驅逐也利斷金石氣惠秋蘭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羣  
黎未紆常用勤止毛詩曰文王既勤止我求明德肆于百里毛詩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書曰  
賜厥大率百里其人會曰爾諧俾民是紀尚書命曰汝諸毛詩曰四方是維俾民是紀也乃眷北徂對揚帝祉

叙次有法措詞  
安雅措其所贈  
依附權門為說  
詞耳

其五毛詩曰乃眷西顧又曰對揚疇昔之遊好合纏綿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毛詩曰妻子  
王休又曰既受帝社施于孫子居陪華榭出從朱輪馬駟與趙叔潛書曰皇太子安華榭典樂輪方驥齊鑣比迹同

洽亦既三年毛詩曰既抱子未塵其六鄭方儀禮注曰方併也南都賦曰駟驥齊鑣范曄後漢書之子既命四牡項領毛詩曰駕彼四牡遵塗遠

踏騰軌高騁也鄭方考考工記注曰軌謂轍也慶雲扶翼清風承景廣雅曰嗟我懷人其邁惟外我懷人毛詩曰嗟

也否泰奇殊窮達有違窮子造事而達也雲子西門子謂北宮子曰汝造事而及子春華後爾秋暉秦味

也流窮達異轍今暉及爾春華之美終當後爾秋暉之盛逝將去我陟彼朔華逝將去汝已見上文毛詩曰朔華

也也春華喻少年秋暉喻老成也蘇武詩曰努力愛春華逝將去我陟彼朔華逝將去汝已見上文毛詩曰朔華

也也論文曰非子之念心孰為悲入垂遠邊也

余昔為太子洗馬如漢書曰太子屬官也先或先洗賈長淵以散騎常侍東宮積年高誘曰春秋注曰東宮余出補

吳王郎中令臧榮緒晉書曰吳王晏字平度武帝第二十三元康六年入為尚書郎臧榮緒晉書曰機魯公贈

詩篇篇作此詩答之云爾

伊昔有皇肇濟黎蒸爾雅曰伊惟也郭璞曰發語辭也毛詩曰有先天創物景命是膺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

也君子萬年景命有儀毛詩曰樂降及羣后迭毀迭興史記太史公曰遞興遞廢能邈矣終古崇替有徵其

也也毛詩曰戎覆是膺毛詩曰膺當也前出之崇替於是乎有徵章詒也答賓歲曰麻帝紱版皇綱大辰匿耀金虎習質漢書曰東方蒼龍房心

毛詩曰季末也皇綱以綱章詒也毛詩曰綱志崔瑗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

房心尾也石氏星經曰昂者西方白虎之宿也太雄臣馳騫義夫赴節折駟驚而不足釋位揮文言謀王室

其者金也精太白入昂金虎相薄圭有兵亂王室之亂糜邦不泯毛詩曰亂生不夷靡國如彼陸景

以開王政說文曰揮奮也左氏傳曰會于兆謀王室也王室之亂糜邦不泯毛詩曰亂生不夷靡國如彼陸景

曾不可振丁德禮寡婦賦曰振舉也乃卷三哲俾父斯民三哲劉備孫權曹操也尚書帝曰治也啟土雖難改物

承天政其三尚書曰建邦啓明堂陰陽錄曰王者承天統物也

取求爾手吳實龍飛劉亦岳立龍飛白于戈載揚俎豆載載毛詩曰載戰于戈毛詩曰載戰于戈毛詩曰載戰于戈

輿國玩凱入其四毛詩曰民亦勞止玩與與同天厭霸德黃祿告豐神記曰魏惟玉德之運以土承漢春秋保

議禪位於晉嗣王魏世庸岷稽顙三江改獻其五庸蜀境也庸國名也岷山名也禮記孔子曰

率土曹府君陳定謀曰赫矣陳君毛詩對揚天人有秩斯祐對揚見上文曰天人之際已

惟公太宰光翼二祖祖受晉禪晉書曰晉太祖為大將軍以賈充為司馬右長史及出誣晉

自表陳是充遺意也帝許之以諡為魯公毛詩曰誕彌厥月誕彌厥月毛詩曰誕彌厥月

多日成汝也毛詩曰俾我祖考東朝既建濟濟我我謂魯公也魯公曰我求明德濼同以和我求

侯曰唯據與我和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和如美焉馬宰夫和之濟魯公戾止衣服委毛詩曰魯侯

禮曰三公自表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七王隱晉書曰諡以賈后之姝子數入宮與德懷

詩曰退食自公委地委地思媚皇儲高步承華思媚周姜又在東宮故曰同林而書賤賤隔年殊志比

見上昔我逮茲時惟下僚下僚謂及子棲遲同林異條故曰異條毛詩曰或棲遲賤賤

服章服也尊卑殊制故也遊跨三春情固三秋其祗承皇命出納無違詩書曰祗承于帝

曰外也賦文曰稠多也紫微蕃朝吳也紫微至尊將相名臣董文通訓條在南宮秘於省閣唯書

紫微蕃朝吳也紫微至尊將相名臣董文通訓條在南宮秘於省閣唯書

因得開覽序云入為尚書者郎執云匪懼仰肅明威周佑命將人明威分索則易携手實難

遊茲焉求歎白曰潛輝毛詩曰茲之末厭公之云感貽此音翰應劭漢書注曰云有蔚彼高藻如王之闕

貌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楚辭曰文彩耀於玉石王逸曰言惟漢有木曾不踰境南有金萬邦作詠

發文皆謂爛然成章如五石之有文彩也隴力曰切協韻力丹切變質故不可以輸境金百鍊而不

銷故萬邦作詠買戒之以不而陸自財以金也寂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境毛詩曰大駭南金民之肯好狂

猶厲聖者有所不為尚書曰謂相戒思以所好尚也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自昇若金之受厲儀形在

昔子聞子命其十一毛詩曰儀形文王萬邦矣

於承明作與空龍一首五言集云與士龍於承明亭作

牽世艱時網駕言遠徂征鄒陽上書曰豈拘於俗幸於世曹子建

弟匪婉嬖居人思紆鬱遊子情善書述哀紀曰婉嬖董同古字通統

他子曰雍門子以琴見孟嘗君涕泣霑纓分塗長林側揮袂萬始亭佇盼要遐景傾耳玩餘聲

得而聞杜預左氏南歸慰劉安北邁頌承明息也舍也永安有昨軌承明子葉予毛詩曰葉

傳注曰亂貪也

懷慨念辜楚范曄後漢書劉瑜上書曰痛如楚痛如楚懷往歡絕端悼來憂成緒和悅繞往歡已絕端哀悼來憂便成

絕端方言感別慘舒思歸樂導渚針謂謂導渚謂鳴言感別之情際於舒瀾之飛鶴思歸之志樂於導渚

曰梓東也

士衛五言去建

安已遠所急畫

不違詞對偶勝

而古調來矣

贈尚書郎顧彦先首

五言 王隱晉書曰顧崇字彦先吳人也為尚書郎

大火自朱光積陽照南爾雅曰大火謂之大辰爾雅曰夏為朱明尚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淮南子曰積

陽之執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爾雅曰望舒離金虎屏翳吐重陰言王逸曰望舒月御也楚辭曰前望舒使先

尚書考續漢書曰西方秋虎漢書曰夏白虎三星又曰精氣為虎首孔安國尚書傳曰昂白虎中星然西方七星

畢昂之屬俱白虎也毛詩曰月離于畢仰涉池矣楚辭曰屏翳起兩王逸曰屏翳雨師名也曹子建贈王粲

詩曰物陰淒風淫時序苦雨遂成霖惠苦也小雅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杜預曰苦雨為人所朝遊志輕羽夕

息憶重衾輕謂肩也傳毅有感物百憂生纏綿自相尋百憂纏綿並與子隔蕭牆蕭牆隔曰深論語子曰吾

在蕭牆之內也形影曠不接所託聲與音聲日夜闊何用慰吾心毛詩曰仲山甫

朝遊遊層城多息旋直盧張晏漢書注曰直盧直宿曰盧也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奇辭曰夜驚雷駭駭電光夕雲掩朱閣振

風薄綺疏說文曰施曳也徒可切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風以動物故謂之振孔安國禮記注曰溢雷黃潦浸階

除王逸楚辭注曰雷屋宇也說文停陰結不解通衢化為濕流穉湮梁賴流民汙荆徐廣雅曰毛萇詩傳曰汨

向也荆徐二州名也春言懷桑梓無乃將為魚毛詩曰春言顧之及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曰天王使劉定

贈顧交趾公真首五言 曹公名曰交陸士衡

顧侯體明德清風肅已邁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鄭玄曰體生也尚書發迹翼藩后政授撫南裔漢書王也顧

氏譜曰漢為吳王郎中令南裔謂交趾也解朝曰擊騎發迹於祈伐鼓五嶺表揚旌萬里外漢書之役南有五嶺

連紫裝湘廣州記五嶺南裔近始安臨賀州周禮注曰撫安也

揚揚漢書劉向上疏曰甘延壽懸旌方里之外遠績不辭小立德不在大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子亦亦遠績焉

其次高山安足凌巨海猶縈帶古辨異博遊曰眾星累聚帶惆悵瞻飛駕引領望歸旆左氏傳穆姜謂晉侯曰引

領而望曰庶幾乎

贈從兄車騎一首五言 陸士衡陸士衡

孤獸思故數離鳥悲舊林周禮曰數牧養蕃鳥獸翩翩遊官子辛苦誰為心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遊官事人髮鬢谷水嗚姪

寢岷山陰楚辭曰於岷山陰飛沈老子莊子曰北谷東二十里有岷山父祖葬焉海盜傳曰北水曰陽姪已見上文管嵬懷茲土精爽若

欽言思子密康贈秀才詩曰思我所欲感歸空艱使我怨慕深謂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集本云歸塗頓也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神樹謂背然林猶前也斯言豈虛作思鳥有悲音

答張士然一首

少以文章與陸機友善後七全切

終朝理文案薄暮不還

陸士衡

契身躋秘閣秘閣峻且少

秘書備德論曰契身倫思曰機出補著作遊乎秘閣然

終朝理文案薄暮不還

暇毛詩曰不違假駕言巡祀致敬在祈年

致敬也毛詩曰祈年孔夙黃矣曰我祈豐年甚至所以

道選春圭圖

躑躅千畝田晉官關銘曰洛陽宮有春王園躑躅同禮記曰天子為籍田千畝回渠繞曲陌通波扶直阡風俗通曰南北嘉穀垂重穎芳樹

發華顛廣雅曰農殖嘉穀余固水鄉土物纏臨清淵水鄉謂吳地家語孔子曰善術者正身以勉德戚戚多遠念行

行遂成篇賦而不解

陸士衡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五言集云為全彥先作今云顧彥先誤也且

陸士衡

辭家遠行遊悠悠三千里

此上篇贈婦下篇答而俱云贈婦又誤也

念同懷子孟子曰古之人不得志脩身陰思辭心曲沈歡滯不起薛君韓詩章句曰晴風又且暴歡沈難壯興

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毛毛詩傳曰緇黑也脩身悼憂苦感

心亂誰為理願假歸鴻翼翻飛浙江汜

魏文帝書書彥賦曰思君身於鴻鵠

借問歎何為佳人眇天末京賦曰眇遊官久不

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閨

曹子建七哀詩曰上有愁思婦悲

歸山川脩且闊遊官已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達

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

別後離離照釋名曰矢末曰括括會也與發會願保金石軀慰妻長飢渴

金石已見上文李陵贈蘇武詩

昔與二三子遊息承華南

見上文拊翼同枝條翻飛各異尋班固漢書曰苟無凌風翮徘徊守故林

立望朔塗悠悠迥且深

馮在丘丘故云朔塗毛詩曰行立以泣王

川結苦言隨風吟

張平子書於言愧無雜珮贈良訊代兼金毛詩曰知子之來之雜珮以贈之孟子曰齊王

贈馮文熊一首

五言

贈弟士龍一首

五言

行矣怨路長愁焉傷別促

論語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怨彼東路長詩曰我心憂傷怨

別促會指途悲有餘臨觴歡不足我若西流水子為東時岳

雲止類東岳之不移也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賈

陸士衡

陸士衡

陸士衡

陸士衡

陸士衡

陸士衡

陸士衡

陸士衡

陸士衡

陸士衡

詩之以情勝者  
淡而彌旨此二  
詩殊深詭作

前為遺婦後為  
婦答是甚其情  
而代之言非必  
代為之作也  
意致疏散猶帶  
建安風格

贈一人耳何必  
如此且贈其人  
而輕其主倫詞  
失體文彩何為

逝機自謂也居謂雲也言博懷不平逝  
者之言多感徘徊與德居者之志彌生  
安得携手俱契闊成駢服  
毛詩曰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又曰携手同行  
服中夾夾轅也  
女毛詩箋曰兩

### 為賈謐作贈陸機一首 四言

潘安仁

肇自初創二儀烟煴周易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  
初生民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又攬之  
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也書契即伏羲  
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也書契即伏羲  
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也書契即伏羲

行五行者易代改號取法五  
畫野離疆爰封眾子  
漢書曰昔在黃帝書壘分州得百姓之國萬區  
夏殷既龔宗

周繼祀典毛詩曰赫赫宗周綿綿瓜瓞六國平峙  
史記曰黃帝二十五年得百姓之國萬區  
夏殷既龔宗

而緇南子曰經管四班還反於極高誘曰罔師否滅海  
子嬰面黷漢祖膺圖  
楚子圖詩並已見上文左氏傳曰

岐孟于章句曰白沙入泥不染自黑爾雅曰滄變也  
三雄鼎足孫啓南吳  
述曰三雄是敗漢書蒯通說韓信

揚始乃統天典易曰仁風朝于萬物  
偽孫銜璧奉土歸壺  
命王濬伐皓致書於涪濱受皓之降銜璧

上句婉婉離凌江而翔  
前其四長離翰機也楚辭曰駕八龍之婉婉漢書曰長離  
長離離鳥也離與麗古字通

思又曰容鶴鳴九臯猶載厥聲  
于天又曰鶴鳴九臯聲聞  
况乃海隅播名上京  
海隅謂吳也尚書曰至于海隅

名傳內北安國尚  
爰應旌招撫翼宰庭  
其五藏榮緒晉書曰世  
英英朱鸞來自南岡  
鸞亦翮機也毛萇詩傳

簡惟良漢書疏廣曰太子師友必之天下英俊爾雅曰簡擇也尚  
書傳曰簡布也  
爰應旌招撫翼宰庭  
其五藏榮緒晉書曰世  
英英朱鸞來自南岡  
鸞亦翮機也毛萇詩傳

序曰龍驚鳳以託君  
曜藻崇正方曷丹裳  
於春秋初命講孝經於  
崇政殿周禮曰大夫夕冕禮記曰君朱

子毛詩曰我來自東  
曜藻崇正方曷丹裳  
於春秋初命講孝經於  
崇政殿周禮曰大夫夕冕禮記曰君朱

弟作弼桑梓已見上文作弼  
或云國官清塗攸失  
漢書曰武有淮南衡山之謀作左故謂之左官  
吾子洗然恬

淡自逸漢書其七莊子曰庚桑子之始來也吾西然異之鄭方禮記注曰  
淡自逸漢書其七莊子曰庚桑子之始來也吾西然異之鄭方禮記注曰

延麻廟君之居臣朝觀之所故曰俊又是延也尚書曰俊又在官鄭方禮禮注曰延進也  
擢應嘉舉自國而遷

方言曰齊魯龍光讚納言  
賢也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應劭漢書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  
擢應嘉舉自國而遷

擢後也齊魯龍光讚納言  
賢也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應劭漢書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  
擢應嘉舉自國而遷

擢後也齊魯龍光讚納言  
賢也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應劭漢書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  
擢應嘉舉自國而遷

擢後也齊魯龍光讚納言  
賢也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應劭漢書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  
擢應嘉舉自國而遷

擢後也齊魯龍光讚納言  
賢也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應劭漢書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  
擢應嘉舉自國而遷

注曰韓佐周禮優遊省闈珥筆軒持贖拜調曲章昭漢書注曰體殿上欄軒上板昔余與子繼緒東朝氏  
 從公無適外內也雖禮以賓情同友僚嬉娛絲竹撫鞞舞韶禮記曰簫韶九成孔安國曰韶舞樂名也脩日朗  
 月携手逍遙九自我離羣二周于今禮記曰子夏曰吾雖學索居雖簡其面心為志發言為欲崇其高必重其  
 丹者子其超矣實慰我心獲我心發言為詩俟望好音詩十毛詩序曰在心為志發言為欲崇其高必重其  
 層郭璞山海經注立德之柄莫匪安恒也恒德之固也在南稱甘度北則橙居甘以移植而易名恐人徒  
 子曰江南橘樹之江北而化為橙博物志曰橘柚類甚多甘橙枳皆是崇子鋒穎不頽不崩書曰有能者見鋒穎之秋毫毛詩曰如南山之壽不  
 廟不崩

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一首

晉文章志曰潘岳字正叔少有清才初應州  
 辟後以文章老歸供養父終乃出任位於大常

潘正叔

東南之美曩惟延州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左氏傳曰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顯允陸生於今彭  
 儔毛詩曰顯允君振鱗南海運翼清流高唐賦曰振鱗奮翼德德建婆娑安翰林容與墳丘一答賞賦曰晏安  
 已見上文杜預左氏傳楚左史倚相讀三墳五典入索九丘玉以瑜潤隨以光融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  
 挹之彌沖其二毛詩曰漢之廣矣泳之游之毛萇曰潛行為泳崑山何有有珉有珉班固晉大夫與共此樂安  
 人固奈對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崑山此三寶皆無足而及爾爾僚具惟近臣藏榮緒晉書曰正叔元  
 致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說文曰瑤玉美者又曰珉石之美者也

東宮已見上文惟帝臣國語曰近臣盡規子涉素秋子登青春書曰肅以素秋則落楚辭曰青者愛謝愧無老  
 僚東京賦曰文惟帝臣國語曰近臣盡規子涉素秋子登青春書曰肅以素秋則落楚辭曰青者愛謝愧無老

成前彼日新易曰三毛詩曰雖無老實輝光日新其德祁祁大邦惟桑惟梓毛詩曰祁祁采芣多也穆穆伊人南國  
 之紀毛詩曰穆穆魯侯又曰所謂伊帝曰爾諧惟王卿士尚書帝曰爾諧俯俛從命爰恤奚喜其四左氏傳孟僖子產  
 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我車既巾我馬既秣周禮巾車下  
 三命茲恭勤其鼎銘曰一命而後再命而備三命而俯循循而走莫余敢侮我車既巾我馬既秣周禮巾車下  
 夕日巾猶衣也星陳夙駕載脂載轄尚書大傳曰伯歌曰燭然星陳毛詩曰星言婉孌二宮徘徊殷闈醪澄莫  
 林馬已見上文星陳夙駕載脂載轄尚書大傳曰伯歌曰燭然星陳毛詩曰星言婉孌二宮徘徊殷闈醪澄莫

響孰覓飢渴其五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孔叢子昔子忝私貽我蕙蘭陸機詩贈全子祖東何以贈旃衛吳也  
 毛詩曰駕言徂東寸晷惟寶豈無瓊璫而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之陰難得彼美陸生可與晤言其六  
 又曰何以贈之寸晷惟寶豈無瓊璫而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之陰難得彼美陸生可與晤言其六

言卿友曰賜猶對也

贈河陽一首

五言

潘正叔

贈河陽一首五言

潘正叔

潘正叔

潘正叔

潘正叔

潘正叔

潘正叔

潘正叔



密生化單字奇在東阿呂氏春秋曰密子賤治曹父彈鳴琴身不下堂曹父治巫馬期以問於密子密子曰我之任人子之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說此曰子奇年十一曹君使治阿既行齊君悔之遣使追

皆白首者也子奇至阿鑄庫兵以為耕器聞童子為君庫無兵倉無粟乃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凡率弟以

敗魏師遂桐鄉建遺列武城播弦歌且死為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人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我

不如桐鄉人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人果共立為邑起家立祠祭至今不絕瑯琊

洪波驪龍喻弱冠步鼎鈔既立宰三河岳早碎賈充府出為河陽令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周易曰鼎金鈔

去三河之地止霸滄以西漢書曰流聲馥秋蘭擣藻翫華天姿茂豈謂人爵多風俗通曰太尉掾范滂天姿聰敏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

而亦亡矣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

贈侍御史王元貺一首五言

崑山積瓊玉廣厦構衆材崑山出玉已見上文慎子遊鱗萃靈沼撫翼希天階

階而膏蘭熟為銷濟治由賢能漢書曰蠶遂卒有父老來市王侯厭崇禮迴迹清憲臺漢書上謂嚴助曰君厭

賦注曰聽政殿左崇禮門漢官儀曰御史為憲臺也夔屈固小往龍翔迺天來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又曰泰

協心毗聖世畢力讚康哉尚書曰三后協心毛詩曰天子是毗鄭氏曰毗輔也呂氏春秋曰百官有

終

潘正叔

文選卷第一

系七月